

漢西嶽華山廟碑

順德本

26.32945

L 5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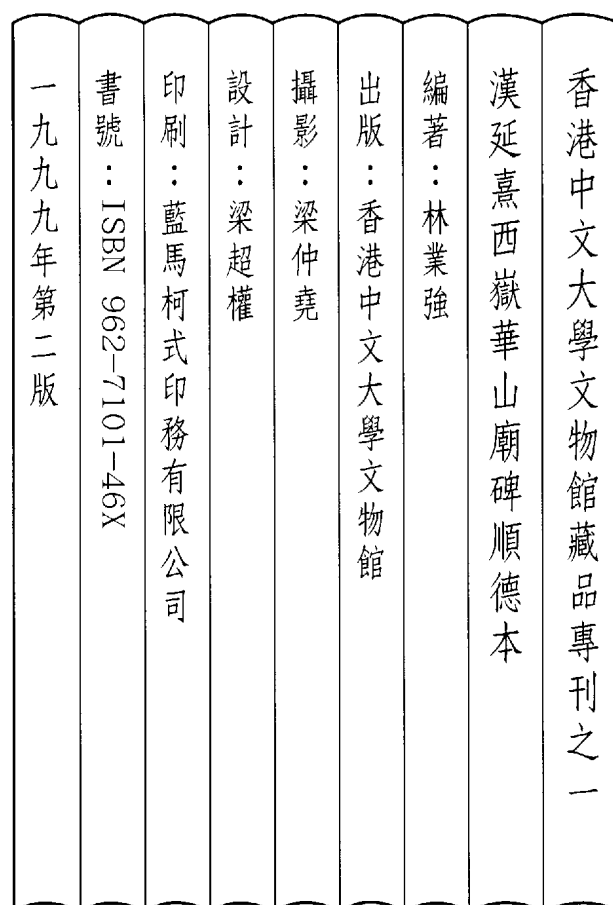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專刊之一

漢西熹西嶽華山廟碑
順德

林業強編著

0036000

FH22/26 07



1999.12.15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贈閱

文物館承

香港熱心人士贈資

成立出版週轉基金

本圖錄得以出版印行

謹此致謝

序

華山碑是漢碑中較重要的一種，歷來書法家和學者對它有很高的評價，甚至譽為「漢碑第一品」。這碑的原石失佚於明嘉靖陝西地震之後，所以流傳至今的拓本不多。現存的拓本中，最著名者有「長垣」、「華陰」、「四明」、「順德」四本。後者近百年來為李氏泰華樓珍藏。一九七一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新廈落成，文物館亦同時設立，利氏北山堂昆仲以順德本慨贈，遂為本館碑拓最早之藏品。自此本館益注意金石文字之收藏，至今所網羅漢至唐之碑帖舊拓已有數十種。現計劃將歷年所得藏品逐漸整理出版，以供大眾觀摩研究。華山碑入藏最先，故首為發表。這影印本按館藏本原大小印行，後附考訂及各本比較圖表，以備參考。

屈志仁記於中大文物館
一九七七年十月

目次

一 序——屈志仁	五
二 順德本原拓及題跋圖版	七
三 華山廟碑四本逐字剪裝比較圖	六七
四 考訂——林業強	八一
(甲)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	八三
(乙)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	九七
(丙) 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	一一七
五 後記	一五一

26.32945

L 533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專刊之一

漢西熹西嶽華山廟碑
順德

林業強編著

0036000

FH22/26 07

文物館承

香港熱心人士贈資

成立出版週轉基金

本圖錄得以出版印行

謹此致謝

目次

一 序——屈志仁	五
二 順德本原拓及題跋圖版	七
三 華山廟碑四本逐字剪裝比較圖	六七
四 考訂——林業強	八一
(甲)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	八三
(乙)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	九七
(丙) 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	一一七
五 後記	一五一

序

華山碑是漢碑中較重要的一種，歷來書法家和學者對它有很高的評價，甚至譽為「漢碑第一品」。這碑的原石失佚於明嘉靖陝西地震之後，所以流傳至今的拓本不多。現存的拓本中，最著名者有「長垣」、「華陰」、「四明」、「順德」四本。後者近百年來為李氏泰華樓珍藏。一九七一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新廈落成，文物館亦同時設立，利氏北山堂昆仲以順德本慨贈，遂為本館碑拓最早之藏品。自此本館益注意金石文字之收藏，至今所網羅漢至唐之碑帖舊拓已有數十種。現計劃將歷年所得藏品逐漸整理出版，以供大眾觀摩研究。華山碑入藏最先，故首為發表。這影印本按館藏本原大小印行，後附考訂及各本比較圖表，以備參考。

屈志仁記於中大文物館
一九七七年十月

順德本原拓及題跋圖版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

順德李棧以家藏小玲瓏館元拓本景印于北平

民國廿六年
影印三十部



漢西嶽華山廟碑

抗戰軍興 競食世兒 隻牙南渡 此碑寄存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
幸得無恙 丁亥孟秋 把讀一過 望即快慰 胡敦生題



漢西嶽華山廟碑

順德李

癸未八月順德李棧出家藏古影印
忠檀居士羅按爰題



漢西嶽華山廟碑

同治十一年順德李文田得之南昌屬會稽趙之謙補摹
關葉九十六字越一年重治成夏為題記



漢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四月

同治十一年得之南昌十二年重治之順德李文田題識

漢延熹西嶽廟碑

桐城姚鼐題籤



宋榻西嶽華山廟碑

北平周學和題

道光元年余以督糧北上薦染侍行三月望
後舟抵邗上晤金陵伍怡堂持以東求舊蓋
揚州馬氏玲瓏山館舊物也薦染一見愛玩
不能釋手余嘉其好古而府用綉鋪十五
畝購之因記得之由俾子孫永保存焉
是月廿九日己卯古好老人後于室廬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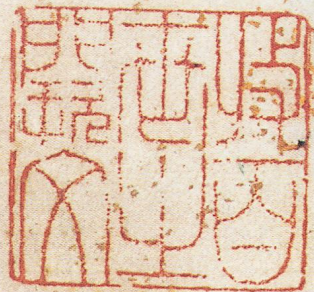


嘉慶己卯孟夏皖江陶然仁齋趙魏同觀于琴江寓樓

是碑在漢人八分書最為險勁已開魏碑之先今世所傳三本咸邱本榻
鼎古阮氏本末翦鋤朱氏本紙色墨色似是明初拓本題跋最詳是
三本固各有勝處耳 詒翁此觀是本惜不得三本合校之行篋无書
可攷書名冊內待他日詳說之道光元年二月廿泉汪喜孫記

道光甲申長夏余與古餘今年俱以退閒寓金陵因借臨一過陶唐仲寬識

上元車持謙秋齡是日同觀



宋拓漢西嶺山廟碑





同治十三年八月文田告養將出都始從崇尚書家借讀鄞縣本略記其剝蝕之異同十月望日到杭州又從梁敬叔觀察處得讀華陰本復記之同月廿四日舟泊嚴州晤宗湘文太守太守招文田飲郡樓中更獲觀長垣本焉天下三本於三閱月內見之豈不異耶文田記

長垣本周禮字尚明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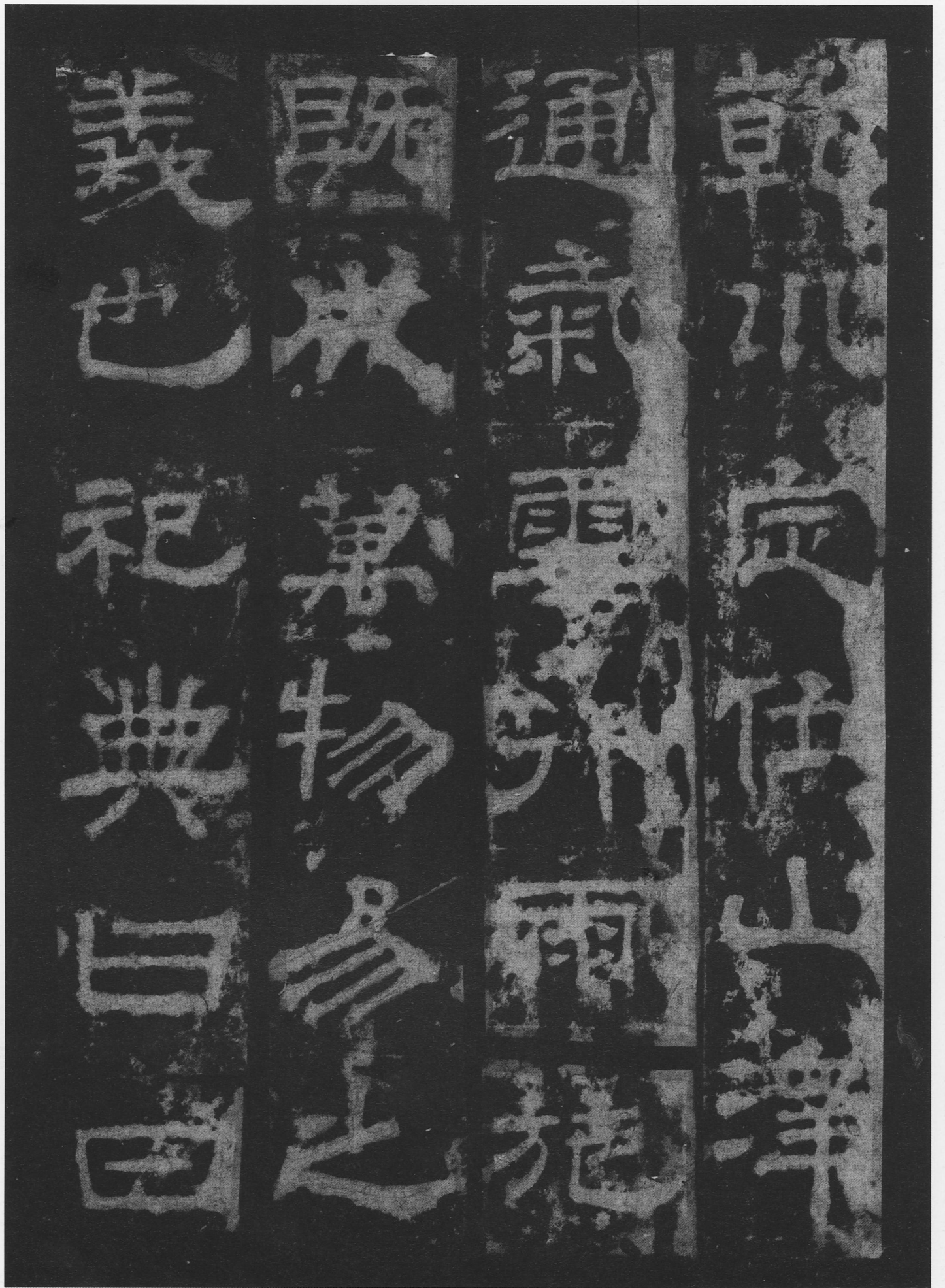
鄞縣本自河字起至乾坤定止並泐

華陰本同



傳字原有
下半據長
垣本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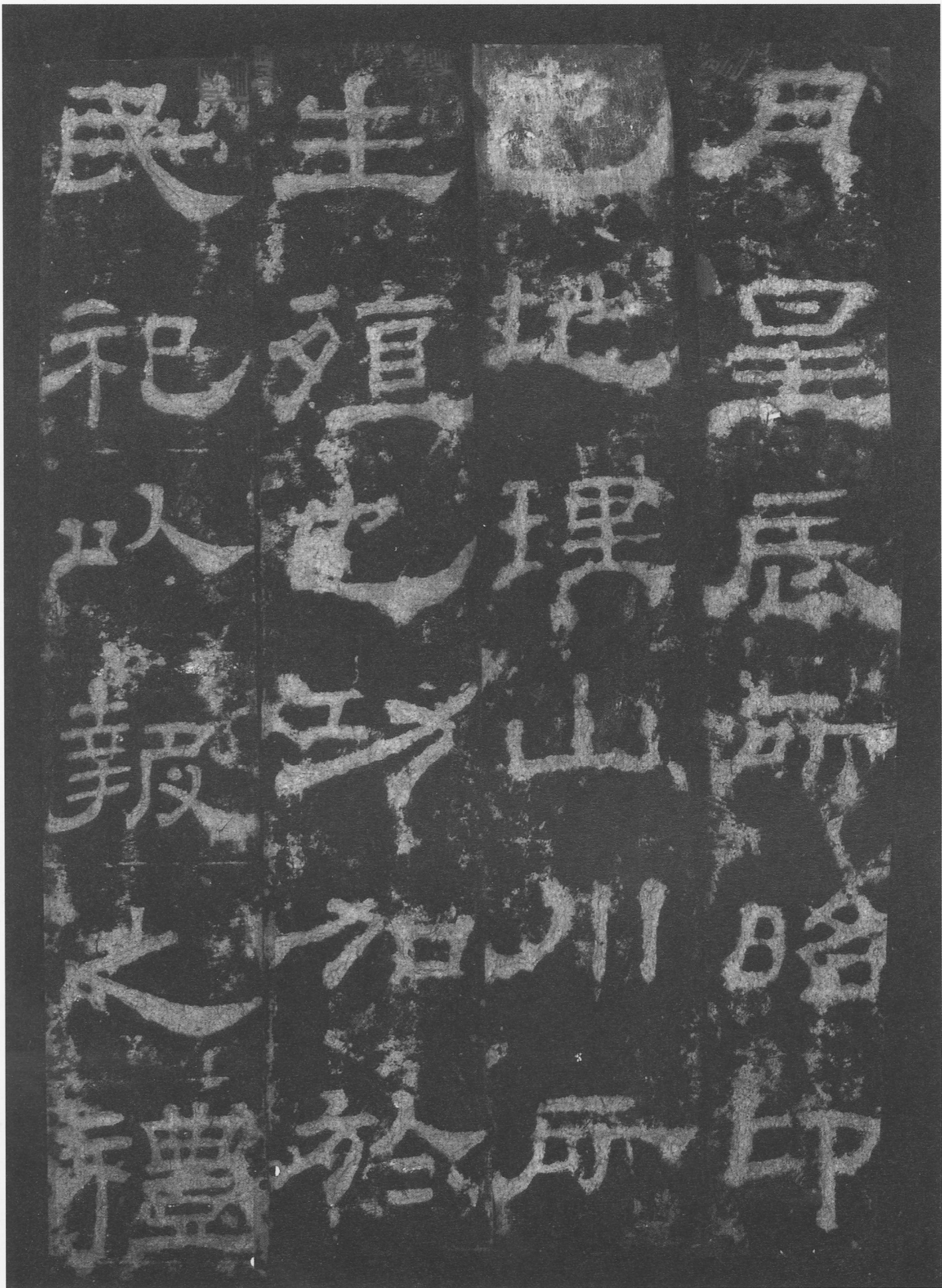
翁閣學復初齋
集卷二十有華岳
廟碑跋云昔年桂
未石自由阜借得
金冬心所鈎本即
從商邱本出而春秋
傳傳字竟誤作漢
子竟誤據以付伯恭
鉅本若非今親見之
悔曷何由追耶云云
今案翁蚤年所鈎未
石之本實出冬心所
鈎而冬心所鈎即本
其所藏故此本既缺
傳字下半而鈎本如
之非誤也虛氏既有此
本何為遠求之商邱
此緣翁氏未見金本而華陰鄞縣兩本此處均缺去二十二字遂意必出商邱本而反以其不相符合之處為誤也



鄧縣本自也字起至功字止泐二十一字華陰本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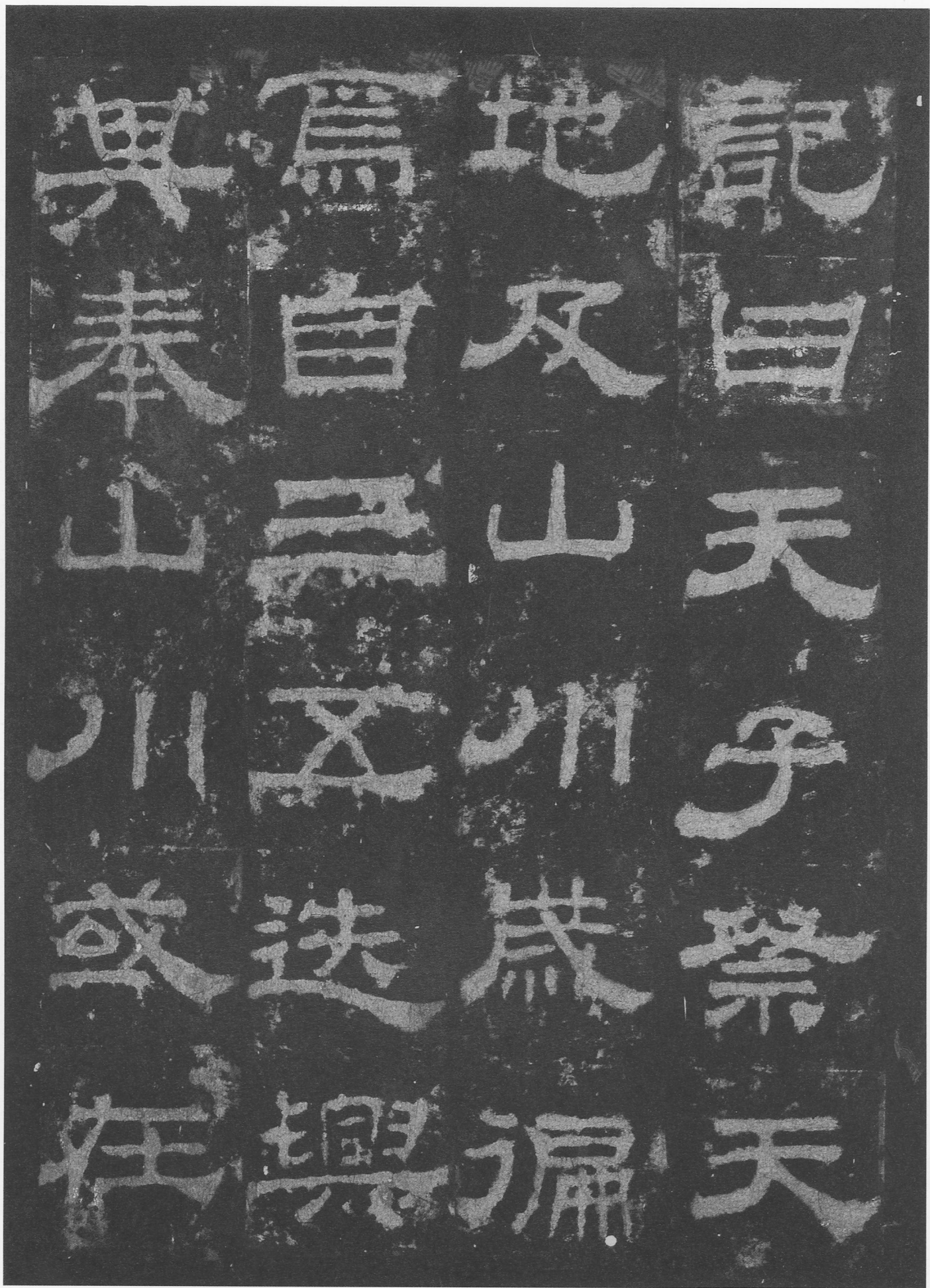
也字係兩紙合縫之
處日久致脫上面一
層索長垣本此字
甚瘦作也形

殖字長垣本有
缺泐



報字長垣本紙破損

禮字長垣本墨重曲
字不分明



鄴縣奉自山川歲徧起至或在諸侯之在字末筆有石泐

在字末筆
長恒本有
石泐

五字長恒本被
墨所掩甚重



華陰本歲
字拓較顯
長恒本亦明
白蓋此處石
面本不平

鄆縣本自時之中月起至夏字止泐十七字華陰本夏字缺右角餘同

中自各省其方
親至其山牝祭
燔燎夏啻則未
聞所損益周鑒

華陰本則字
右半下泐去

國有事於五字
鄭縣奉泐
華陰奉泐國亦
有三字事字至
圭字俱從右半
缺泐辭字至
歌字均闕

辭字長垣奉
上有裂痕如人字
形

於二伏古有二
歲王巡狩殿國
亦有事于方獄
祀人奉辭樂奏

六歌高祖初興
改秦淫祀大宗
承猶若詔有司
其山川左諸侯

司字華陰本
中裂作入字
形長垣本亦
微裂矣

禪字華陰本
右半臂裂
長垣本禪字有
墨漬思字完好
作思



禮思三字
鄭縣本油
華陰本同

備字鄧縣本泐華陰本同長垣亦然但長垣作斜裂而字尚存

種
祀
豐
宮
其
下
官
曰
集
備
故
立
靈
宮
壁
曰
存
僊
壁
曰
望
僊
門

門
各本此字如此

節字商邱本全
未缺損

仲 使 歲 後
宗 者 一 不
之 壽 禱 承
世 而 前
重 祀 三 至
使 焉 祠 于

仲約學士得伍氏本華山廟碑關九十六字者實海內第四本也惜長垣華陰二本近在浙中而不得借因摹舊雙白本補之俟諸異日更鉤真本趙謙



至字鄭縣本泐華陰本同

節祀二字
鄭縣本泐
華陰本同

止新寔用止
言今壇趾營北
猶存建武之元
事興中禮從

禮從二字鄞縣本泐
華陰本微裂至其字止長垣本同



仲宗之世重使
使者持節和
歲一禱布三祠
後不爭前至于

片新寧州正遠
訖令垣趾營兆
猶存建泰之元
事舉其中禮茂

其省但使三平
石以歲時注祠
其有風旱禱請
祈求靡不報應

往祠其三字
鄧縣奉勅
華陰奉同

長垣本字字之右
有石裂過祭字之
中斜曳過去至然
字左方止



有字華陰本上方已圯

祭字華陰
本左下泐

紀時事三字鄆縣本泐華陰本同
長垣本石字左拂下有裂文徑刻字
左邊轉右行至紀字右半之上止

長垣本四字墨漬
甚重



華陰本從字字左點以下裂至滅字三點全失

長垣本
雖有裂
文而滅字
三點但未
筆稍損
而已

華陰本掌字
從右邊有裂文
中過華嶽之三
字至主字右邊
過去長垣本同

亭侯汝南恭逢
掌華嶽之主位
應古制脩廢起
頓閔其蒼茲深

達和民事神也
義精通誠至約
祭之福乃祭綏
傳外載原本所

由難勒斯石垂
之于後果辭曰
歲歲西嶽峽極
穹蒼奔奔河朔

璫 簪 興 選

光 糧 雲 荒

崇 品 爾 華

冠 物 致 陽

二 六 農 觸

羽 相 棄 石



省 天 幽 古
方 子 峻 曰
王 屨 丈 雖
鼎 義 武 梁
之 趣 克 馮
贊 狩 昌 子



遂荒率陽燭石
興雲雨我農桑
資糧品物亦相
瑤光崇冠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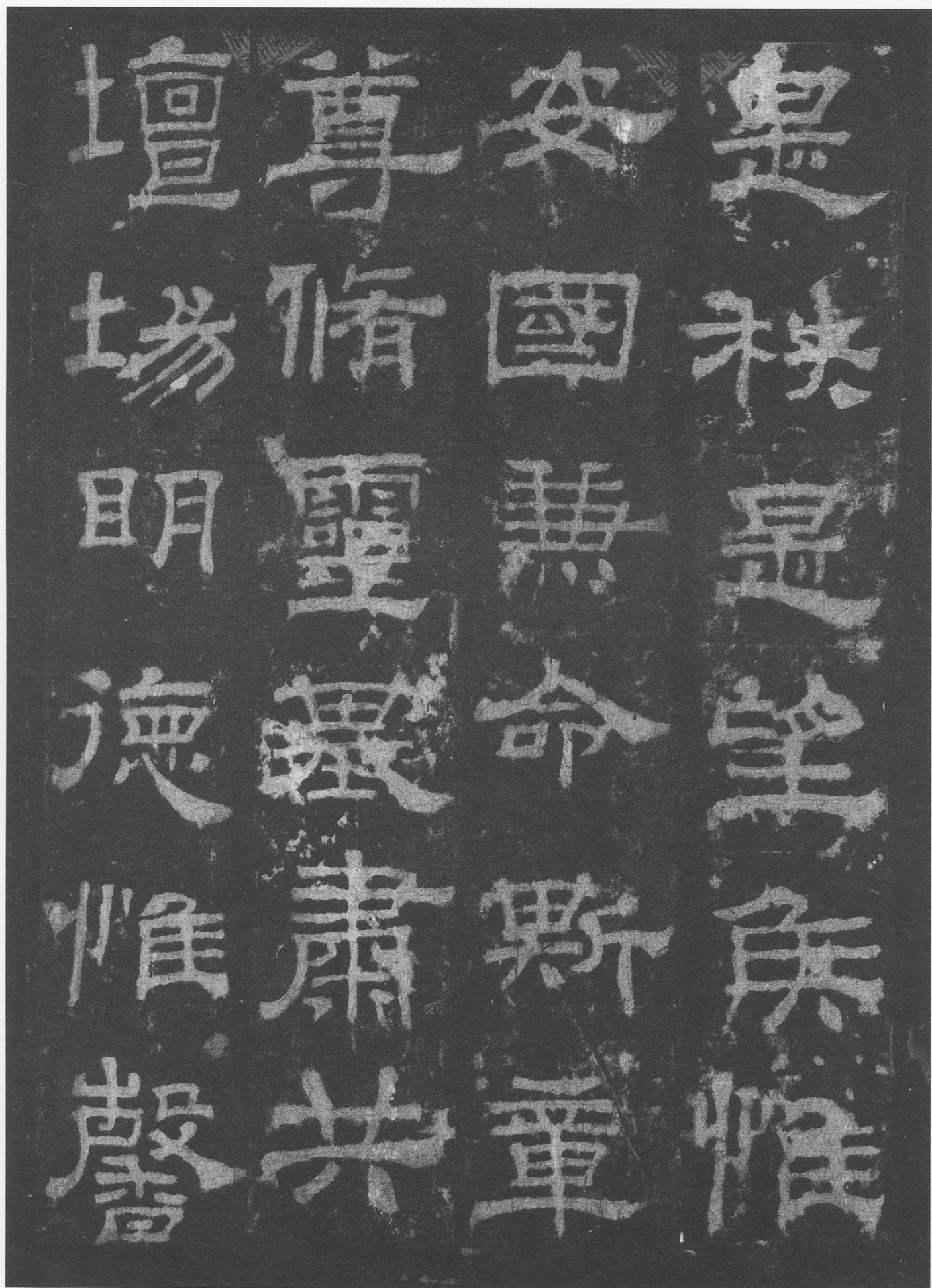
古曰維梁馮子
幽岐文武克昌
天子展義巡狩
省方玉帛之贄

禮與岱齊六樂

之變舞以致康

在漢中葉建設

宇堂山嶽之宇



華陰奉場字從土旁下起裂文中過明德惟三字
長垣奉惟字左半以下石圯去一片

神歆其芳遐禋
凶札禁斂吉祥
藏其有未民說
無疆表府君肅

民說三字鄞
縣奉泐

恭明神易碑飾
關會遷京兆尹
孫府君到歛若
嘉業遵而成之

延熹八年庚申四月
廿九日甲子就
表府君諱達字
周陽汝南女陽

人鑒府君諱璵
字宣得甘陵
都人時令朱顏
寂山陵安平信

人丞張昇字少
濟河南京人在
尉唐佐字君惠
河南密人丞者

蔡華陰王蒙字

德長
好心尹勅

陸都水塚霸陵

之楚市石趙人

陸氏
鑾
鄧
妻
察

書
記
奇
穎
如
耶

人
脩
蘇
袁
下

下
身



大和四年十月日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以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

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

都國練判官監十三日

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遍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

李慶

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就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

有二歲王巡狩殿國亦有事于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

判官殿中御史內供奉

御史大夫李德裕

兵部尚書成鄧尹兼

劍閣西節度使檢校

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裡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壁曰存僊壁門

曰望僊門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祀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正虛訖今垣趾營兆猶存

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

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亭祭然其所立碑石刺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

甲子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頽閱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

之義精通誠至約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策華陽觸石興雲雨戒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

曰雞梁馮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王帛之贄禮與岱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

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

芳遏穰凶札孽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

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孫府君諱瑒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

陵人丞張勇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長字德長

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士吏石遺書佐新豐郭蕃察書刺者穎川郎畢公脩蘇張工下言

察御史崔瑗巡官協律郎王式

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

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

浙西觀察使檢校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

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

察御史崔瑗巡官協律郎王式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

書兵部侍郎李德裕

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



道光丁亥冬十月仁和魏成憲觀於鍾山精舍洵為希世之寶

嘉慶乙亥二月姚鼎觀於江寧



是歲五月伊秉綬觀



又五年庚辰七月海鹽

此馬氏玲瓏山館藏本有宋牧仲

金壽門圖書治堂得於廣陵真

元揭也第廟碑收者成邱所藏

及大真生氏揚州阮氏世三本再

此而四豆為亦以之寶已其節

祖

此偽乳生識者勿惑之孫星衍記



嘉慶甲戌冬烏程嚴可均借觀其明年秋可均又借觀



然書此題

皆化去

三先生

如墨卿

姬傳瀾

於江寧

吳侯觀

月海鹽

道光庚戌十二月白門胡嘉槐借觀于霍山官廨之西軒



嘉慶戊寅菊月德清蔡之定觀於鍾山書院

書伍詒堂所藏西嶽華山廟碑後

烏程嚴可均撰

漢西嶽華山廟碑前明嘉隆間石毀所藏舊拓本最顯者有三其一長垣王文孫本後歸宋湯堂撫部又歸陳伯恭宗丞今歸成邱其二鄞縣豐道生本後歸天一閣范氏今歸錢竹汀宮詹又歸阮雲臺撫部已上二本余皆有跋尾編入鐵槁金石跋中其三趙子嶠所見東華商本後歸華陰王無異今歸朱竹君學士其本余未見之聞凍拓有墨暈就三本中長垣本最先拓家瘦無泐缺而鄞縣本稍肥前空行泐缺百餘字愛是整紙未經割裱額左右唐宗人題名全備余在撫部京寓借觀此二本坐臥相對皆七八日名雙鉤一再過其模糊泐缺處余皆能記憶之其重摹者有姜任修本巴慰祖本曲阜孔氏本大興翁氏本琉璃廠本阮撫部本孫大參本余皆收得之當前明嘉隆前碑石尚存安知無數千百本今流傳日少而其沈埋故紙堆中者往往有之特難得耳而收藏家堅執成見必謂舊拓僅存三本是不許嘉隆以前拓第四本也余未敢附和也去冬余在姑蘇曾見靈按察藏本云得於秦中墨色稍淡其模糊泐缺處如輕雲籠月神骨具存斷屬舊拓本今江甯友人伍詒堂又得馬氏玲瓏山館本於揚州較鄞縣本所缺百餘字此皆不缺惟裱工庸下割紙挺刷視長垣本稍肥而紙墨極舊其模糊泐缺處亦如輕雲籠月神骨具存斷屬舊拓本惜失去仲宗之世云一葉及遂荒華陽云一葉共九十六字又唐宗人題名盡皆割棄為非全璧要無害乎為至寶也又原碑隱隱有棋局界畫重摹本皆無而此本有之亦舊拓之徵嘉慶甲戌冬借詒堂本審觀乙亥冬又借觀搖筆書後

右跋一首見嚴氏所著鐵槁湯稿第卷中今按此頁祇有嚴氏觀款在夾縫中蓋但存此跋稿中當時實未寫入碑後耳同治壬申除夕張氏後人有在江右者出此碑求售余遂出俸銀三百收之於時會稽趙撫未明府來官江右因求明府鈎補缺頁以成全文明府因并檢示此跋蓋此碑在小玲瓏山館時馬氏頗秘惜不輕示人故世咸稱三本罕知此者洎歸伍氏後始見孫淵如一跋而嚴跋總之嚴跋尤表章不遺餘力不宜令離為雙美今亟錄之孫跋之後亦讀此碑者所齊心同願也癸酉十月順德李文田手錄計去嚴氏讀碑時適周六十年矣

元和顧廣圻獲觀於玉蘭堂

辛巳之春歸於

陽城張石錄先生

因獲在江丹次

再觀

嘉慶乙亥天中節徽州程式金大庾戴鐸同觀江都秦嘉謨題記

同治甲戌歲自江西差竣入都重為考究知此本所脫兩葉在馬氏既得未失之際而此本即金壽門本也吳山夫金石存所收華山碑一通自云據金壽門拓本摹得殘缺不十餘字或筆畫小損皆可辨認又云閩中郭允伯所藏得自樓雲駒後歸王無異其本又云入商山宋太宰家則凡顧亭林朱竹垞劉太乙顧南原所見皆此一奉幾以為世間無復副本乃允伯自云缺百二十字而此本乃不若是之甚耶本有頤而此本篆額六字亦全山豈不較勝於郭本耶云云據吳氏說是此本脫葉不在金壽門手可知矣是歲五月初八日檢金石存因記於嚴跋之後以見跋此碑者不始於孫伯開或係前人跋語均在馬氏時佚去也文田記

道光二年五月十四日長洲徐頤觀

道光丙午秋仲連平顏培文觀於宣城官廨

同治甲戌七月福山王孫榮敬觀

道光八年歲次戊子余在京師因王安齋恩植識其舅
氏朱少河錫庚得見竹君先生所藏華山碑以余所得
馬氏玲瓏館本校之朱本碑額作兩字一行裝三行碑
文亦每頁八行六字職方氏下缺河南至乾以定廿
二字易之下缺義也至功廿二字天子祭天地及下缺
山川至或在天子或在二十字皆以四下缺時之至燔
燎十六字殷國下缺亦有二字以圭下缺璧樂奏六歌
五字脩封禪之下缺禮字裡祀豐備之備字缺下用
字以歲時往祠之往字缺上半然其所立碑石刻下
缺紀時事三字文字摩滅之滅字缺三旁總共除
缺半字不計外實缺九十字余本則以時祠之下損
孝武二字巡省五嶽下損裡祀豐三字門曰望僊門

下失仲宗之世至禮從一頁四十八字奄有河朔下失
遂荒華陽至玉帛之贄一頁四十八字蓋朱本所缺
係石泐後所拓此本一則未裝以前回紙損壞一
則既裝已後失去兩頁而紙質墨色朱本不及遠
甚字畫亦校朱本肥潤其為北宋精拓無疑成邸
本歸劉燕亭喜海同年余亦得見後攜碑往訪不
值海內四本時三本在京師擬作華山碑會俗事匆
匆未果范氏天一閣本歸阮芸臺先生惟是本未獲
觀耳六月廿三日陽城張薦染識



整本初在天一閣范氏後在宋室錢氏今歸阮氏司河先生本以丙
申年歸于長樂果在宋侍郎成邸本在陽城張子鑒大令子子繁茂子
少館馬氏同慶鍾非石介紹昂我同年陽城張子鑒大令子子繁茂子
華在京師明昭相同屬齊手跋也西內楊君雲烟事多二十餘
年幸在石見同中子克廣子秋游秣陵子鑒嗣君祥事余少以本
看顯記如見故人摩挲法物適然燕笑時仁和龍雲自珍時年三十九

嚴跋華山碑在人間者并此得五本嘉興張未未有殘本

雙白刻入陵墓館金石文字辛酉亂後
亡未其子再得之上海據歸夏燾于賊

台州朱德園家藏本為汪退谷故物有退谷題識則世鮮知者辛酉之亂亦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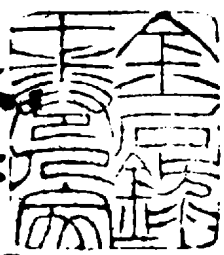
朱氏故居無恙
此本或尚可蹤跡

是尚有七本也四明本在京師長垣華陰二本皆在浙中均不得見來江右謁
仲約學士始見此本并獲附名紙尾實生平之幸癸酉十月趙之謙記



梁谿吳棟臣客淮陰自言亦
有一本得之其鄉秦氏云
見金石存 文田附記

長垣本後有甘泉汪憲孫跋云舊藏祁門馬氏宋拓本有孫淵如跋語知三本之外不少星鳳三本流傳有緒馬氏本烏知其尚在人間耶仲約學士於甲戌冬過嚴出此見示且與長垣本並陳細校密書滿紙學士之告歸風采隱然動天下瀚何幸得見之長垣本之在瀚屬寄烏而已又何幸而並見此本學士數月而見三本奇矣瀚之自奇過於學士學士其許烏否耶上元宗源瀚敬識



平生得見宋拓華嶽碑凡四本眼福厚矣此本

在四明本上余所極不忠者則子縈之居遠與否

仲徽父盤也未知何日遇之耳同治甲戌四月為

仲約學士仁弟題此並記之潘祖蔭



同治甲戌秋八月完顏崇實觀於京
師半畝園泰華雙碑之館



曩在國中得華山碑字畫肥潤共缺六十字紙質墨色不及此本伊墨卿
湯兩生均有觀款無跋語不知其為何本近為家弟携赴苔上不得與此本一
校殊可惜也 同治甲戌十月踈安沈秉成敬觀并記

秉成所得本亦隱有棋局界並與嚴跋合重使使者兩使字口均作口與北平翁氏重勒奉合与楊村張向本異成記



仲約學士見示此本云於福永殘本以補其
闕余嘗見高要何伯瑞有殘本有阮文達公
跋謂碑額篆字似舊年臺筆拖成可謂
妙於形容今伯瑞實遊京師學士蓋寄
書訪問之或有此本所闕字取而補之則大
快事也光緒元年七月陳湛題記



余昔在靈伯村舍人齋中見此碑一本今
三十餘年矣其有殘闕者不能記憶惟記
有魯二撫跋云生平見此碑二本然則

靈氏所得存之外為有一序今或在粵

中未可知也宜訪求之

禮人記



淑南六弟晚桂芳痛所教之研可
一搥即取寄來勿違并字少去四
再交他表大小行款已有式樣隨表
字來可也此間文場已完廿八日開考
馬射棚內有子不福者無要累守
一平安信來也八月十二起馬往建昌
府矣七月廿八日書此

此六
先文誠公手書也



仲宗之世重使
使耆壽節祀焉
歲一禱而三祠
後不承崩至下

事猶言亡
舉孺今新
與建壇用
中武趾工
禮之營工
從天兆室



環資興遂

光糧雲荒

崇品爾華

爾物裁陽

二亦農觸

州相樂石

古曰雖梁馮天
國岐大武克冒
天子履義迎狩
省方玉帛之觀



推野仁兄大人閣下南康奉致寸誠想登

記室就審

升祺茂集惟欣惟慰羅悟生屬書啓視係屏幅已書就
今寄上惡劣不堪藉以報

命耳昨伴回車後耿耿寸心雖買玉得羊究竟不能不失所

望負疚弥月愧未足以對

知己要是其人氣運使然矣此間士論責望過奢又以下駟之

姿當負乘之任側目者相望直廬同事日肆蜚語憂謗畏

譏日在憂患往時不及詳言者亦以無因及此故也一水盈之迄

不得明故未能詳言其故暇時容再底裏言之庶

執事不以為大遠人情也近得漢刻華山碑脫去兩葉係

揚州馬曰珞玲瓏山館藏本一馬氏甚秘不示人其家中
落璫之江甯伍詒堂福孫伯淵有跋珞玲瓏山館藏本有款
款別有跋六七百字刻入鐵橋漫稿中後又歸張薦棠
蘇定菴有跋珞玲瓏山館藏本有款記非
重刻也其本較諸家字為多茲錄其跋凡阮氏所藏
本缺百許字此本皆有之但脫去兩葉近趙益甫順府公署
來此為鈎兩葉補入重裝之阮本乃素請前所拓此真宗
拓矣孫伯淵云三本外以此而四誠希世之寶也
是下為借閱所不靳但難寄耳
費雅根也因白素偽跋
補安事甲子



廣州西關多寶坊

李探花第

李少老爺孔曼升啟

江甯學署緘

八月初六日
十三日

孔曼仁兄世大人閣下睽別多年時深馳仰比謫起居多豫

動定咸宜翹企

芝暉定符私祝敬啟者前晤王漢夫親翁稱閣下前曾致函有來甯之說不審近日能成行否敬署在淮清橋舊鐵造署地為寬敞大駕來甯伏乞責明即在敝署居住俾聚所久少慰渴懷

午帥甚念舊聞

閣下來甯屢為詢及如有所圖弟必可向

帥座陳之也弟奉職如恆之善可述惟頑軀猶適

豆豉

綉懷秋風淅涼諸惟

珍攝端此即請

大安惟

照不備

世弟 陳伯陶頓首 八月初六日

再啟者弟近日上院知海內華山碑四本其三本已歸午帥弟一時得見三本實徵眼福此次江甯擬開博物院

午帥稱收束即送博物院以備士夫縱觀且免散失用

意良深又言

弟大人所莊一本惜未得聚立一處如能合併尤屬

大觀弟里

閣下寶此家傳因當守而勿失然物得所歸亦為至

幸比之弄莊秘閣徒能露魚使海內人士不獲一觀

當亦非

弟大人之素願且

午帥購買碑帖不惜重貲收存之富近今罕有

閣下如能將所傳華山碑之諸同好或所重價或換他

名碑帖俱可商量不審

弟意何如弟以為弟言為然此行來甯可換碑至此不

暇來甯將所欲得價若干

圖示一切亦當與

午帥言之歐陽文忠稱凡物聚必有散來襄陽所

莊名盈數年後或與人或與人互換昔賢遠見非

近世所見及故散家浸乞

裁酌惠復為幸再誌

大安 弟里又啟

此碑藏吾家泰華樓六十年矣雖經
天地干戈乙卯大水先人遺澤幸獲
保存光宣間劫壘端方督兩江既得華
陰四明長垣三本欲并此而四數來書已
好官作餌然吾終不忍以此易彼也子孫
宜識斯意 佐默君灘暮春李淵碩記



跋文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原拓四本，世之愛好金石者，類能道之。此本紙墨最古；長垣拓字最完；華陰題跋最多；四明猶是整紙。茲四本者，實各有千秋也。

棧家藏此本，有明代北平周氏題簽；為清代金農、馬曰璐、伍福、張薦案遞藏。同治十二、三年間，先祖督學江西，於壬申除夕，以俸銀三百兩得之張氏後人。曾借長垣、華陰、四明各本合校，具見跋語。一九三六年，棧在北平，嘗兩約崇德吳氏、濟寧潘氏，作華山碑會于聊園，迭為賓主。當世鑒藏家黃賓虹、徐森玉、張伯英、于思泊、容希白、黃伯川，均以獲見真本，視為美談。賓虹、森玉兩先生審定此本之拓，實在各本之先。旋從希白、伯川議，選用尊古齋所藏乾隆羅紋紙精印三十部，分餉諸君子。翌年十月，複印七十部；以舊紙傳世不多，改用江南夾貢紙。今日此兩影本，亦難於市上求之矣。

碑中所生殖也之殖字，或在天子之在字；祀以圭璧之璧字；各詔有司之司字；禋祀豐備之備字；輒過亨祭之亨祭字；石刻紀時事文字磨滅之石刻紀滅四字；掌華嶽之主五字；明德惟馨之惟馨字；凡十有八字，長垣本皆斷然不如此本完整。又長垣本宋犖跋所云闕十字者，蓋指河南山鎮曰畢之畢字；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之春字山字；五歲壹巡狩之五字；然其所立碑之然字；霸陵杜遷市石之杜遷市三字；與碑尾工部君遷之君字遷字。此本亦均明晰，以視華陰、四明兩本，更當過之也。

嚴可均、江熹孫，謂四明乃宋紙明墨，今以華陰對校，則華陰的是宋物，蓋稍前乎四明；惟長垣惜未得讀，即以影本而論，則又前乎華陰，無可疑者。昔人既定長垣為宋拓，若此本宋紙宋墨，古色盎然，乃真宋本，更無論其拓字勝於長垣矣。顧為人所罕見，好事如端方，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其煊赫不如三本以此；迨閱之既久，一旦與真賞相契，頓覺其遠為三本所不及亦以此。原闕二葉，殆由冬心齋付小玲瓏山館時，并明季清初題跋抽出，欲為他日必贖之地；冬心在雙鈎本附記嘗隱約言之；獨惜後來終未作延津之合。寶物忌全，果如是耶。然四明本闕字百餘；華陰本闕字亦逾百；即長垣本亦有短蝕；視此本脫二葉闕九十六字者，相去為何如，正不必執完闕以相衡矣。

世俗所稱人間四本半者，其半本殆指桂未谷之殘冊；予頗疑其即此本之脫葉，然自同光以來，已無人得見之，極難攷證矣。至謂四本之外，別有所見，當是誤翻本為真耳。端方既得長垣、華陰及四明三本，為建寶華盒貯藏之，詎料不及十年，藏物星散。四明本歸濟寧潘氏。華陰本歸崇德吳氏，影木為匣，四周及護碑二板，刻字甚密，皆為阮元碑考所未收。長垣本則流落日本，予少時在廣州聞羅原覺先生言，恐或遭東京大地震之劫；予嘗去函日本中村不折氏詢其下落，始知存於東京書道博物館。一九四六年琉璃廠通古齋孫君函告，華陰本在戰爭時吳氏初投之枯井，繼瘞之園內；吳氏旋歿，今仍存北京。至

於四明本久存天津外商銀行。聞為某銀行家所得，未出京津一步云。

去歲壬寅除夕，為吾家得碑九十年紀念日，發憤編成華山碑考四卷，以誌墨緣。予曩所撰碑考初稿，早在戰時失去；及來海外倫敦十年，偶有所見，輒復錄之，亦欲質之當世賢士大夫，使知諸本流傳之有緒，與聚散之無常，而此古拓精絕如斯者，今猶在手中。若曰享帚自珍，豈知我哉。

癸卯初春一九六三年二月李棧記於英國倫敦大學東方非洲學院。

倫敦山居棧齋李棧題



先文誠喜臨池，蓄歷朝佳拓略備，而華山碑為世指目。尤喜聚書，多明籍，凡見於禁書目錄者幾盡有之。治元史已有成書；攷訂明事，則即錄於諸書，行裏眉端，丹黃殆遍。一九三一年，予讀書北京上庠，頗有事於明季史事之著述，因挈粵中家藏圖籍涉及明清之際者，并漢碑携之以行。其善本九百十五部，均倣明代包背裝，以五色宮綢為衣，先文誠直南書房時所受賜也。每書只鈐孔壁二字印記，殆以同光之際，文網雖疎，然供奉南齋前後三十餘年，不能不有所顧忌耳。鄉先輩黃丈晦聞教授節顏予北京老屋讀書之所曰壁書樓。一九三七年予南歸授教香港，因舉所藏善本寄存燕京大學圖書館。越三載，聞老屋存書，稍有散佚；欲北上巡視而道阻難行，則以屬於鄧丈文如教授之誠。自後世愈亂，道愈梗；又四年，知包背裝之書，為人盜賣，散落上海南京；獨華山碑賴鄧丈得存。予雖惜先人手澤之失，而得碑之喜固足以彌其萬一；況書之散失，猶在人間，人知其足貴而寶之，或有過於予者，是所謂人亡弓，人得之，又何憾焉。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得予舊稿東林黨籍列傳譜述，選出上卷，改名東林黨籍考，付之剞劂。以予教授倫敦大學，為時已久，消息隔絕，遂託文如丈代為校訂，丈寵以序文，於先人有所表彰，然予不肖，不善守楹書，滋足愧矣。

今夏來北美採輯甲骨卜辭資料，寓居紐約，洪丈煨蓮教授業自哈佛枉道相過，縱談往事，有感於當世能文之士，德行方潔若文如丈者已不可復見。丈於前歲謝世，洪丈嘗為五言四十韻哭之，不僅人琴之痛矣。予客中檢校新稿華山碑考，因題其後，兼及亡書情狀，猶冀其為人所重也。

一九六四年九月將歸倫敦記於哈佛大學圖書館

棧齋再題



華山廟碑四本逐字剪裝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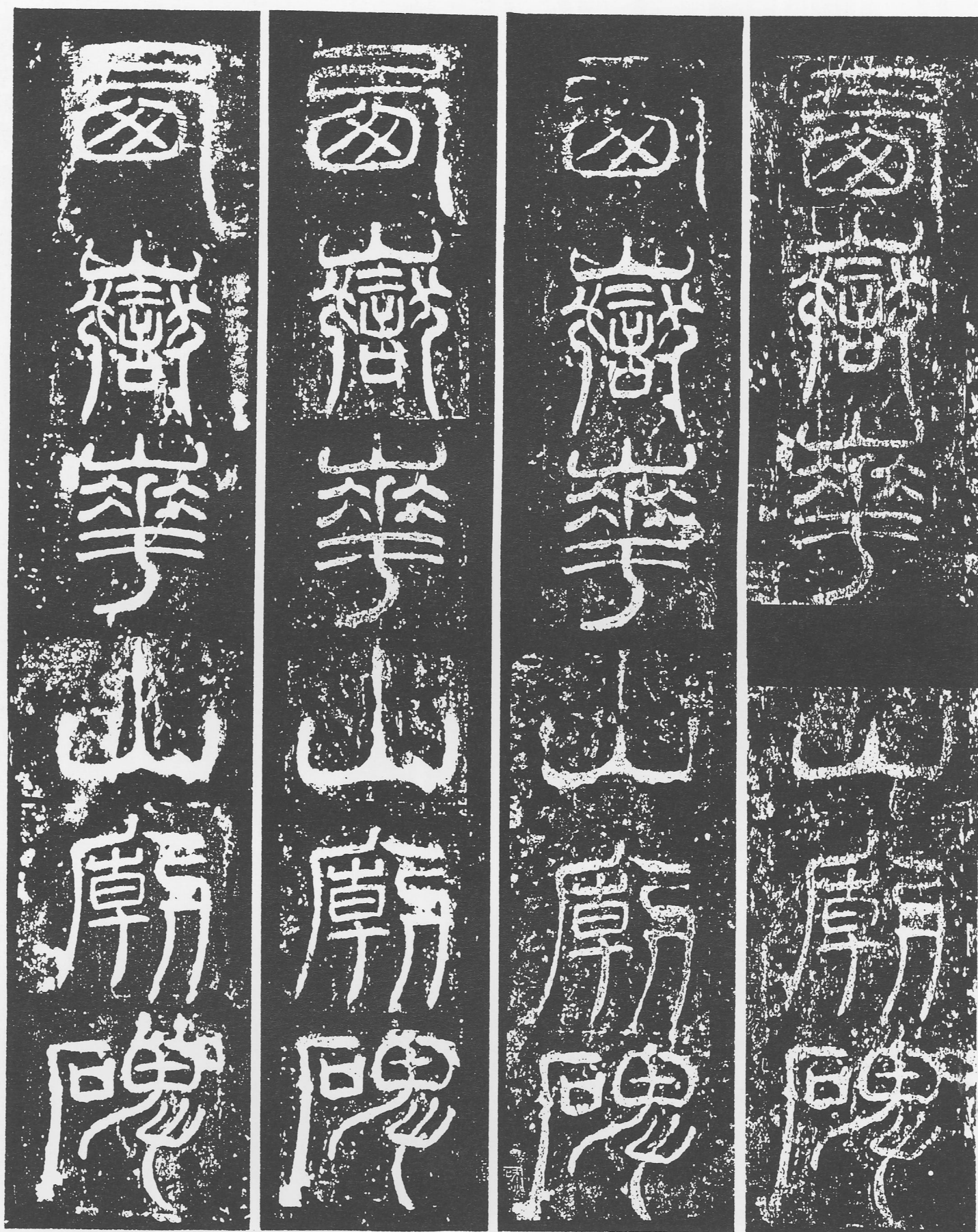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1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乾山定住山澤通氣重外雨施
德順
乾山定住山澤通氣重外雨施
垣長
乾山定住山澤通氣重外雨施
陰華
乾山定住山澤通氣重外雨施
明四

4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之山澤通氣重外雨施
德順
之山澤通氣重外雨施
垣長
之山澤通氣重外雨施
陰華
之山澤通氣重外雨施
明四

3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2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
德順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
垣長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
陰華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
明四

1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
德順
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
垣長
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
陰華
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
明四

10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爲自三五迭與其奉山川或在
德順
爲自三五迭與其奉山川或在
垣長
爲自三五迭與其奉山川或在
陰華
爲自三五迭與其奉山川或在
明四

9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漏
德順
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漏
垣長
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漏
陰華
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漏
明四

8

13

2

5

德順 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曰

垣長 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曰

陰華 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曰

明四 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曰

6

德順 月星底所昭印地理山川所

垣長 月星底所昭印地理山川所

陰華 殘泐

明四 殘泐

7

德順 生殖也所加於民祀以報之

垣長 生殖也所加於民祀以報之

陰華 生殖也所加於民祀以報之

明四 生殖也所加於民祀以報之

4

11

德順 四嶽五嶽壹巡狩皆以四時之

垣長 四嶽五嶽壹巡狩皆以四時之

陰華 四嶽五嶽壹巡狩皆以四時之

明四 四嶽五嶽壹巡狩皆以四時之

12

德順 中月各省與方親至其山祇祭

垣長 中月各省與方親至其山祇祭

陰華 殘泐

明四 殘泐

13

德順 燔燎夏嘗則未聞所損益周鑒

垣長 燔燎夏嘗則未聞所損益周鑒

陰華 燔燎夏嘗則未聞所損益周鑒

明四 燔燎夏嘗則未聞所損益周鑒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齊桓初興政秦淫祀太康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大宗

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大宗

六歌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大宗

臺不山主

卷二 方信 示 主

亦有事于方嶽祀人圭璧樂奏

亦有事于方嶽祀以圭璧樂奏

於二歲生巡狩

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

於二伏一歲王巡狩既國

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爲歲

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爲歲

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和親歲

失佚

宮壁曰亭興壁曰塾興門仲

宮壁曰孖壁門曰望壁明仲

宮壁曰序
侯壁門曰塾
侯門中

宮壁
三
亭
偶
鑿
月
望
偶
明

祀豐
古
立宮
其下
宴曰
集
醴

祀靈廟敬立宮其下宮曰集靈

祀豐儲故五宮其下宮曰集靈

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19	禮	豐	思	豈	假	之	道	巡	省	五	嶽
18	春	以	時	祠	之	孝	武	皇	帝	脩	封
17	奉	楮	告	詔	有	司	其	山	川	在	諸
	奉	楮	告	詔	有	司	其	山	川	在	諸
	奉	楮	告	詔	有	司	其	山	川	在	諸
	奉	楮	告	詔	有	司	其	山	川	在	諸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25	新	寧	用	止	虛	訖	今	垣	趾	營	兆
24	一	禱	而	三	祠	後	不	奉	前	于	亡
23	一	禱	而	三	祠	後	不	奉	前	于	亡
	一	禱	而	三	祠	後	不	奉	前	于	亡
	一	禱	而	三	祠	後	不	奉	前	于	亡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

28

112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有風阜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

27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省但使二十石以歲時注祠與

26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初祭

34

114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古制脩廢起頓閔興若茲深達

33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侯汝南表逢寧嘉穀王位應

32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31 13 30 29

羊十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
羊十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
羊十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
羊十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
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
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
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
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
過亨樂然其所立碑石耐紀時
過亨樂然其所立碑石耐紀時
過亨樂然其所立碑石耐紀時
過亨樂然其所立碑石耐紀時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37 36 35

巖西嶽峻極穹蒼奔有河朔
巖西嶽峻極穹蒼奔有河朔
巖西嶽峻極穹蒼奔有河朔
巖西嶽峻極穹蒼奔有河朔
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巖
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巖
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巖
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巖
之福乃榮經傳所載原本所由
之福乃榮經傳所載原本所由
之福乃榮經傳所載原本所由
之福乃榮經傳所載原本所由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40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39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38

曰雅梁馮子幽岐文武克昌天

失佚

16

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洲古

失佚

39

荒率陽燭石興雲雨我農桑資

失佚

38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46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45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44

歡男牙遐禳凶杞禁敘吉祥歲

18

脩靈藏肅共壇塲明德惟馨神

脩靈藏肅共壇塲明德惟馨神

45

袂是望侯惟安國蕪命斯章尊

袂是望侯惟安國蕪命斯章尊

44

德順

垣長

陰華

明四

41

失佚

禮

子展義巡狩省方王京之贄禮

子展義巡狩省方王京之贄禮

子展義巡狩省方王京之贄禮

德順

垣長

陰華

明四

42

與祗介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

與祗介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

與祗介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

與祗介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

德順

垣長

陰華

明四

43

17

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

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

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

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

德順

垣長

陰華

明四

47

其有丰民說無疆表府君肅恭

其有丰民說無疆表府君肅恭

其有丰民說無疆表府君肅恭

其有丰民說無疆表府君肅恭

德順

垣長

陰華

明四

48

明神易碑節關會遷京兆尹孫

明神易碑節關會遷京兆尹孫

明神易碑節關會遷京兆尹孫

明神易碑節關會遷京兆尹孫

德順

垣長

陰華

明四

49

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

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

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

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

19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孫府君諱璵字山陵安平信都

52

府君諱璵字山陵安平信都

51

熹八丰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表

50

20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新豐鄧壽察書刻者穎川郎

58

都水掾霸陵北渠石遺書

57

華陰王雲字德長

56

22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唐	唐	唐	唐	張	張	張	張	人	人	人	人
伯	伯	伯	伯	張	張	張	張	時	時	時	時
字	字	字	字	身	身	身	身	今	今	今	今
君	君	君	君	少	少	少	少	未	未	未	未
憲	憲	憲	憲	游	游	游	游	頡	頡	頡	頡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字	字	字	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宣	宣	宣	宣
密	密	密	密	京	京	京	京	得	得	得	得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甘	甘	甘	甘
王	王	王	王	左	左	左	左	陵	陵	陵	陵
者	者	者	者	尉	尉	尉	尉	耶	耶	耶	耶
探	探	探	探					人	人	人	人

21

明四	垣長	明四	垣長	明四	垣長	明四	垣長	明四	陰華	垣長	德順
侍	侍	侍	侍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省	省	省	省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內	內	內	內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侍	侍	侍	侍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殿	殿	殿	殿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頭	頭	頭	頭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既	既	既	既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易	易	易	易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簡	簡	簡	簡								
出	出	出	出								
使	使	使	使								
注	注	注	注								
原	原	原	原								

59

明四

明四

明四

明四

垣長

64

63

62

尹兼御史大夫寺卿
 御史大夫寺卿
 御史大夫寺卿
 御史大夫寺卿

李德裕 太和三年八月十六日
 浙西
 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判書兼御史大夫寺卿
 御史大夫寺卿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
 御史大夫寺卿
 御史大夫寺卿
 御史大夫寺卿

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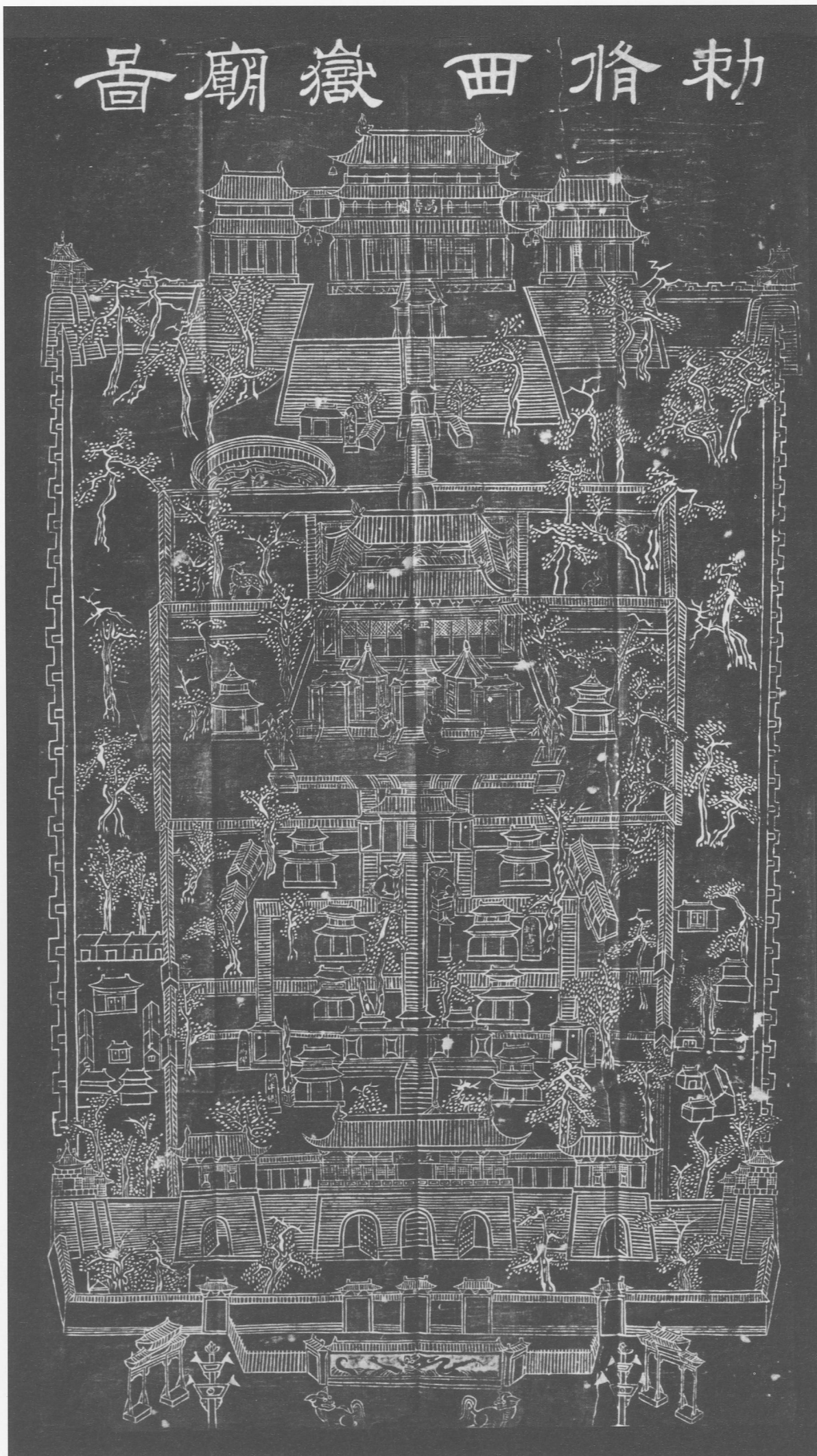
65

御史大夫寺卿
 御史大夫寺卿
 御史大夫寺卿
 御史大夫寺卿

考訂

林業強

勅脩西嶽廟畧



圖一：西嶽廟圖 乾隆間刻本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

西嶽華山廟碑，東漢桓帝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四月廿九日立於陝西華陰西嶽廟中（圖一）。原碑高一七三點五厘米，廣八四點七厘米¹；碑文共三十一行，每行三十八字，碑額「西嶽華山廟碑」篆書，其餘文字是典型的東漢隸書。碑文內容記述周至漢間，歷朝祭西嶽華山的祀典，也記載弘農太守袁逢主持重修西嶽華山廟的經過，後來袁氏遷京兆尹，繼任的太守孫瑒在四年之後，完成了重修西嶽廟的工程，並豎立了這塊碑石。²

漢碑很少有書者姓名的，此碑末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刻者潁川邯鄲公脩……」，歷代學者為「郭香察書」作了考證，聚訟紛紜。³有人主張「市石」、「察書」是對文，察書就是察看他人的字蹟，又以後漢無雙名的理由，而把書碑人讓給了較有名氣的蔡邕。然而亦有人認為後漢不一定無雙名，並指出其他漢碑無「察書」之例，主張書碑者應為書佐郭香察。

這碑的碑額兩旁有唐大和三至五年（八二九至八三一）李商卿、張嗣慶、崔知白、崔璿、王式、李德裕、李冑等人題名。李德裕和崔知白兩至碑下。另外碑右下方空白處刻有宋元豐乙丑年（元豐八年，一零八五）王子文的題記。可見華山廟碑在唐宋時代被人重視的情形。歷代金石家和書法家都對華山廟碑的書法藝術作出了很高的評價。朱彝尊題此碑長垣本說：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嶽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碑第一品。」⁴

這碑字形方整，運筆凝鍊而結構緊密，波勢挺拔有力，方正中寓變化；並且強調了每字中的抑揚和加強了波磔，更顯出整體的莊嚴和壯偉，確是漢碑中的妙品。此外，碑中字體變化多端，奇正互出，如朱筠《笥河文集》云：

1 此據有正書局影印四明本整紙拓本。又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一，頁一七，嘉慶十年（一八零五）經訓堂刊本，云此碑高七尺七寸，廣三尺六寸，不知何據。

2 見王氏上揭書。

3 見啓功：《華山廟碑何人所書》，香港大公報藝林版，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

4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七，跋六，頁七七三，《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

「……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偏，六曰篆變而楷不從。」⁵

朱氏又從碑文中舉出上述的六種遞變字例，從碑文字形的變化中，可以看到中國字體的造型由篆書到隸書，由隸書到楷書的演進過程。也可以說這碑文的本身就是一個漢字進化的絕佳標本。

華山廟碑的本身在宋代初期尚大致完整；到了明代，碑身右下損壞百餘字（圖二），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陝西大地震，西嶽廟及寢堂皆圯，此碑自此不久便失佚，不見有拓本流傳。⁶其後明清兩朝多次重修華嶽廟，重摹碑石置於廟內，民國初年，廟中尚存有道光四年（一八二四）錢寶甫所摹刻的碑石一通（圖三）。華山廟碑歷代流傳的拓本一定不少，但宋以前的拓本已不見流傳於世；現傳的舊拓本之中⁷，最顯赫者有四：一是長垣本，以明代長垣王文蓀所藏而得名；二是華陰本，原於明代關中東雲駒、雲雛兄弟所藏，清代入華陰王弘撰的手中，故得名；三是四明本，明代寧波豐熙所藏，以四明為寧波別稱而得名；四是本冊影印之順德李文田泰華樓舊藏之小玲瓏山館本，又稱順德本。

清嘉慶年間，阮元購得四明本，後來又借到長垣、華陰二本參校，詳考三本的同異，屬吳國寶摹刻碑石置於揚州北湖祠塾（圖四），並撰《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四卷，刻板行世。⁸《碑考》中輯錄了當時三本拓本中的各家跋語。這三本在清末俱為兩江總督端方（陶齋）所藏，因名其書室為「寶華齋」。上海有正書局曾借以影印，故此三本較為世人所熟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端方入川被殺，其收藏散佚；長垣本流入日本，現存東京上野書道博物館；華陰本曾歸崇德吳乃琛（費

5 朱筠：《笥河文集》，卷六，頁三，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謙德堂《畿輔叢書》本。

6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碑舊在華陰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影印錢熙祚《指海》第十二集，卷一，頁一七，上海：大東書局，一九三五年。

又《隆慶華州志》：「石刻：嘉靖乙卯冬關中地大震，山嶽石刻逸失過半。」

明·張鳳鳴：《羽王先生集》：「西嶽廟中無漢碑，以地震皆毀故也。」

上二條見《中國地震資料年表》，頁三九七，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7 據嚴可均：《鐵橋漫稿》云：華山碑舊拓的特徵是「其模糊泐缺處，如輕雲籠月，神骨具存……原碑隱隱有棋局界畫，重摹本皆無。」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蔣氏重刊心矩齋校本，卷八，頁一九，台北：台灣世界書局重印本，一九六四年。

又據《文物參考資料》報導，在華嶽廟中，灝靈殿東北端的一排新建築的兩側山牆用塊石疊砌的牆腳下發現華山廟碑殘石一塊（見圖五）。但該殘石乃摹刻本，而非原碑刻石。詳見《文叢》，一九五七年第五期，頁八零，李子春：《西嶽華山廟碑覓得殘石一片》；又同刊，一九五八年第三期，頁五八，何修齡：《華陰西嶽廟的古代建築》。

8 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四卷，嘉慶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文選樓叢書》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忱)，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⁹，四明本曾為濟寧潘復（馨航）所藏，其後也輾轉於一九七五年入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關於此碑各本的流傳經過，詳見圖六。

本冊影印的順德本，先後遞藏金農、馬曰璐（小玲瓏山館）、伍福（詒堂）、張敦仁、薦案父子；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除夕，廣東順德李文田督學江西，以三百金俸銀從張氏的後人手中購得了這碑拓。李氏又藏有宋拓本泰山刻字，遂以「泰華樓」來作他的齋名。二年後，他先後借到長垣、華陰、四明三本相校，將各本的異同以小楷分註在本冊碑文每頁的四旁。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李文田在北京去世，其子淵碩携同這拓本歸粵。光緒末年，長垣、華陰、四明三本都入藏於端方寶華齋，端氏想并得這順德本同聚齋中；時東莞陳伯陶任江寧提學使署布政使，曾為端方遊說，致函李淵碩云：

「近日上院，知海內華山碑四本，其三本已歸午帥……此次江寧擬開博物院，午帥稱將來即送博物院，以備士夫縱觀，且免散失，用意良深。又言尊大人所藏一本，惜未得聚在一處，如能合併，尤屬大觀……且午帥購買碑帖，不惜重貲。收藏之富，近今罕有。閣下如能將所傳華山碑公諸同好，或取重價，或換他名碑帖，俱可商量，不審尊意何如？……」

但是李淵碩珍視這碑，終不為所動。¹⁰一九三一年李文田孫李棧赴京就讀北大，此碑亦携京。三六年曾約吳氏、潘氏等作華山碑會¹¹；同年又輯錄了碑中的跋文和校字發表在《燕京大學考古學社社刊》。¹²同時李氏又把這碑精印了一百部分餉友好。自此以後，世人才得親順德本華山廟碑的真面目。

本冊首頁碑額右下方有長方形朱文「金氏冬心齋印」，此本即吳山夫《金石存》所記載的金農自藏本華山廟碑。¹³金氏頗自矜秘，平時僅以雙鈎本示人。翁方綱曾請曲阜桂馥從顏氏家中借得金冬心的雙鈎本以補其鈎摹華陰本的闕字。翁本中碑文第一頁「春秋傳」的「傳」字從金氏鈎本作「使」，按碑文「傳」字原有下半，但此本在未裝裱以前，因紙損壞，已失去下半，金冬心雙鈎時本其所藏本作「使」，而翁方綱後來看到長垣本，以為冬心的鈎本失誤，其實並非如此。¹⁴據此

9 馬子雲：《漢西嶽華山廟碑的三本宋拓》，《文物》，一九六一年第八期，頁三一。

10 一丁：《泰華樓的華山碑》，《藝林叢錄》，第二編，頁五一至五三，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二年。

又舊燕：《端方圖謀劉熊碑》，《藝林叢錄》，第八編，頁一零三至一零四，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年。

11 見本碑李棧跋語第二段。

12 李棧：《玲瓏本漢西嶽華山廟碑考》，《燕京大學考古學社社刊》，第四期，一九三六年，頁六二至七六。

13 吳玉搢：《金石存》，卷七，頁七至九，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山陽李氏聞妙香室刊本。

14 見本碑文第一頁李文田校字第二則。

亦可證此順德本實即金冬心自秘的藏本。金農那時寓居揚州，和馬曰璐、曰璐兄弟交往至密，常為馬氏小玲瓏山館上客。這時冬心的旅囊並不很寬裕；從《冬心十七札冊》中可以看到他多次向友人商借白銀約期歸還的事。金冬心很可能在這時候把華山廟碑讓了給馬曰璐。¹⁵馬曰璐也在碑額的第二頁左下角鈐上了「小玲瓏」、「馬」、「半槎」（曰璐別號）、「曰璐之印」、「馬氏圖書」等朱文藏印。而這冊拓本從這時起便失去了二頁：「仲宗」下至「禮從」一頁凡四十八字，「遂荒」下至「之贊」一頁凡四十八字，共計缺了九十六字。關於這二頁的遺失，李棧在跋語中有以下的考證：

「原闕二葉，殆由冬心齋付小玲瓏山館時，并明季清初題跋抽出，欲為他日必贖之地；冬心在雙鉤本附記嘗隱約言之，獨惜後來終未作延津之合……世俗所稱人間四本半者，其半本殆指桂未谷之殘冊，予頗疑其即此本之脫葉，然自同光以來已無人得見之，極難考證矣。」

本碑既然失去了二頁，李文田曾請趙之謙依照舊雙鉤本補摹缺頁裱在本冊中；後來又請胡鑠據長垣本再補鈎該二頁，一併附於冊末；現在該兩頁還鈐有「石門胡鑠印信」、「芻鄰」二印，又長垣本末頁王子文題記下也鈐有「石門胡鑠印信」一印，足證胡鑠雙鈎這兩頁是補摹自長垣本。

由於本冊失去二頁九十六字，而歷代藏者又不輕示人，故有人誤以為殘本、半本或斷本。¹⁶其實此本紙墨俱古，確是宋紙宋墨，其捶拓年代應比其他三本為早。長垣本是用凍墨所拓，墨濃掩字，故碑文字瘦，但存字比較完整。華陰本較長垣本為晚，已殘闕百餘字，然而拓工最精，題跋也最多。四明本為整紙未剪裱（俗稱簑衣裱）的全幅拓本，碑額兩旁和下方的唐宋題名都很齊全，可以看到整個碑的形制和行文的排列，這是其他各本所不及的；但以碑文的損壞多寡而論，則四明本損字最多，比華陰本約多損泐數十字，碑文中也有類似長垣本的墨濃掩字情形出現，其拓製年代也應最晚。長垣、華陰、四明三本中，以長垣本的年代最早，這是毫無疑問的。現以順德本與長垣本相校，雖然長垣本捶拓墨重，墨已侵字，故字瘦，又掩蓋了部份石泐的地方，但其中有十餘字長垣本已剝損者，而順德本還完整未損，¹⁷可見此本實為四本之冠。現在把四本的殘損情況一併列表附圖於後（圖七、八）。

¹⁵ 錫珍：《金農與西嶽華山廟碑》，香港大公報藝林版，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

又《冬心十七札冊》為日本高島氏槐安居藏品，圖版見《書苑》，三卷九期，一九三九年。

¹⁶ 如上引馬子雲文（見註九）。

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國學集要》二編，第十七冊，經二，頁九零、一七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一九四七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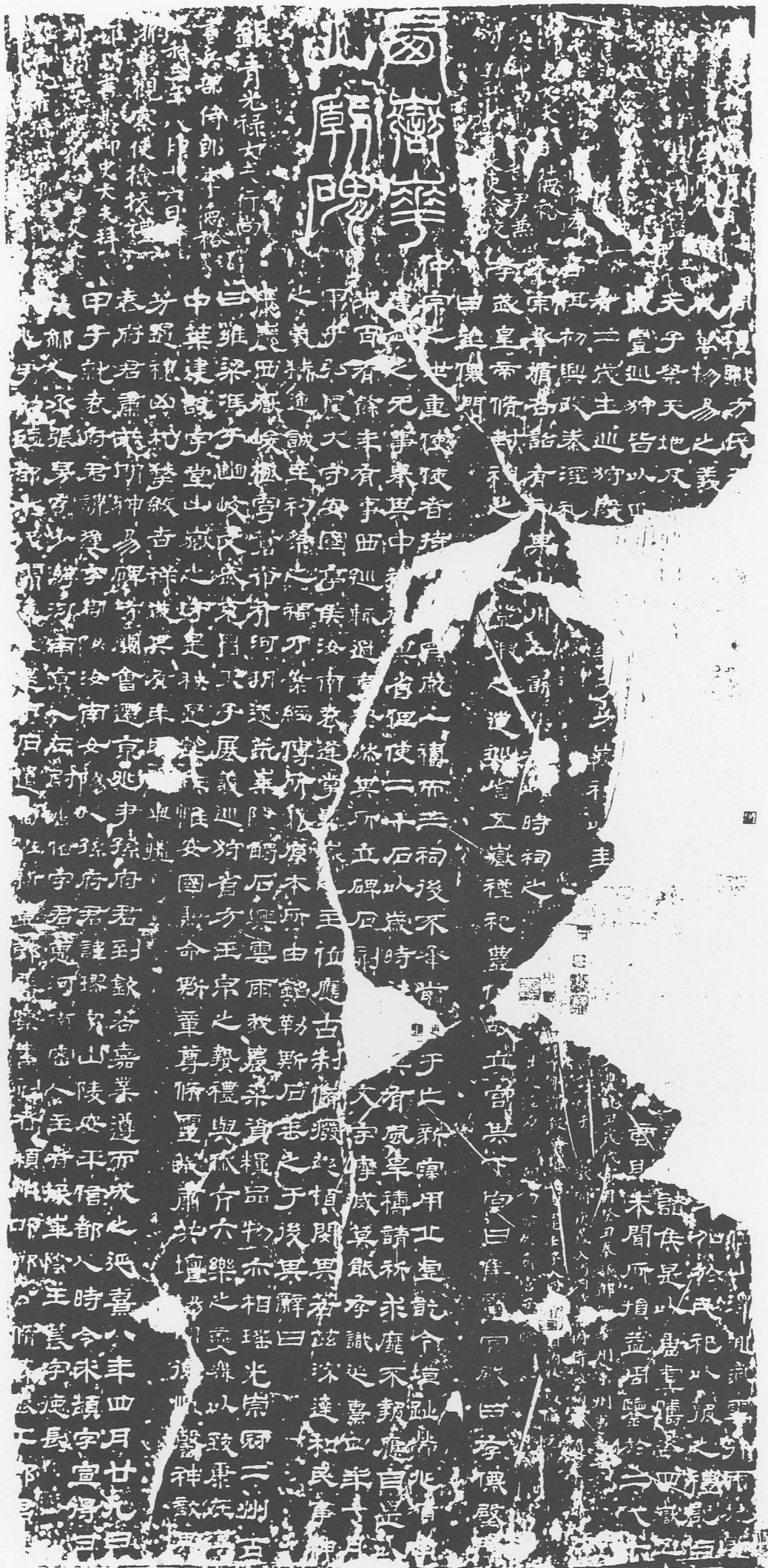
秦更年：《漢西嶽華山廟碑續考》，卷一，頁三三，轉錄劉喜海跋文，上海：石渠彙編，一九二八年。

¹⁷ 見本碑李棧跋語第三段。

順德本的一九三六、三七年影印本傳世不多，文物館現將此本原大影印，以供學者作進一步的研究。此本為經折裝，原冊前後夾板已佚；碑額六字，分裝二頁，每頁三字，框高二十五點二厘米，廣一四點七厘米。其餘碑文每頁四行，行六字，框高二十四點八厘米，廣一八厘米。冊首有周學和、姚鼎、李文田、趙之謙、羅惇冕、胡毅生、李榕等人題籤。而題識或留觀款者有孫星衍、嚴可均、姚鼎、伊秉綬、程式金、戴鏞、秦嘉謨、蔡之定、陶然、趙魏、吳修、湯貽汾、顧廣圻、汪喜孫、張敦仁、徐頴、唐仲冕、車持謙、魏成憲、張薦棠、龔自珍、顏培文、胡嘉槐、趙之謙、李文田、潘祖蔭、王懿榮、完顏崇實、宗源瀚、沈秉成、陳澧、李淵碩、李榕等（後二跋未書入冊內）。冊末又附有李文田信札二通、胡鑾依長垣本雙鈎本冊所缺二頁及陳伯陶函札一通。

（原刊於一九七七年本專刊初版，九九年略為補訂）

圖二：四明本整紙拓本



圖三：道光錢寶甬摹刻本

司馬廟碑

周禮賦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印也地理山川發在天子或左諸侯是以唐虞時各四歲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編寫自三五迭興與泰山川穀在燔燎夏霽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平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無山穀祭燔燎夏霽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平有二歲王巡狩段國亦有事于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

大宗奉順各詔有司其山川左諸侯者以時祠之

孝恭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遐之道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官曰集靈宮殿曰李侯殿門曰望僊門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爭前至于亡新竈用北虛說今垣趾營兆須季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十石以歲時法祠異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亭繁然其所立碑石耐紀時事大字摩挲莫能磨滅蓋西末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集汝南袁逢堂革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圯開其蒼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初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木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冥解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育河朔遂荒崑陽觸石興雲雨我農采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崑冠二州古曰雅梁馮子西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王京之崇禮與岱齊六樂之變舞以致肅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社是望雋惟安國兼命野章尊脩靈臺共壇塲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遐種凶札孽敵吉祥歲其亦丰民說無疆

表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閣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獻若嘉業遵而成上延喜八辛四月廿九日

甲子就表府君誨達字周陽汝南安人左尉君佐孫府君惠河南密人主右掾崔陰玉鳥字夷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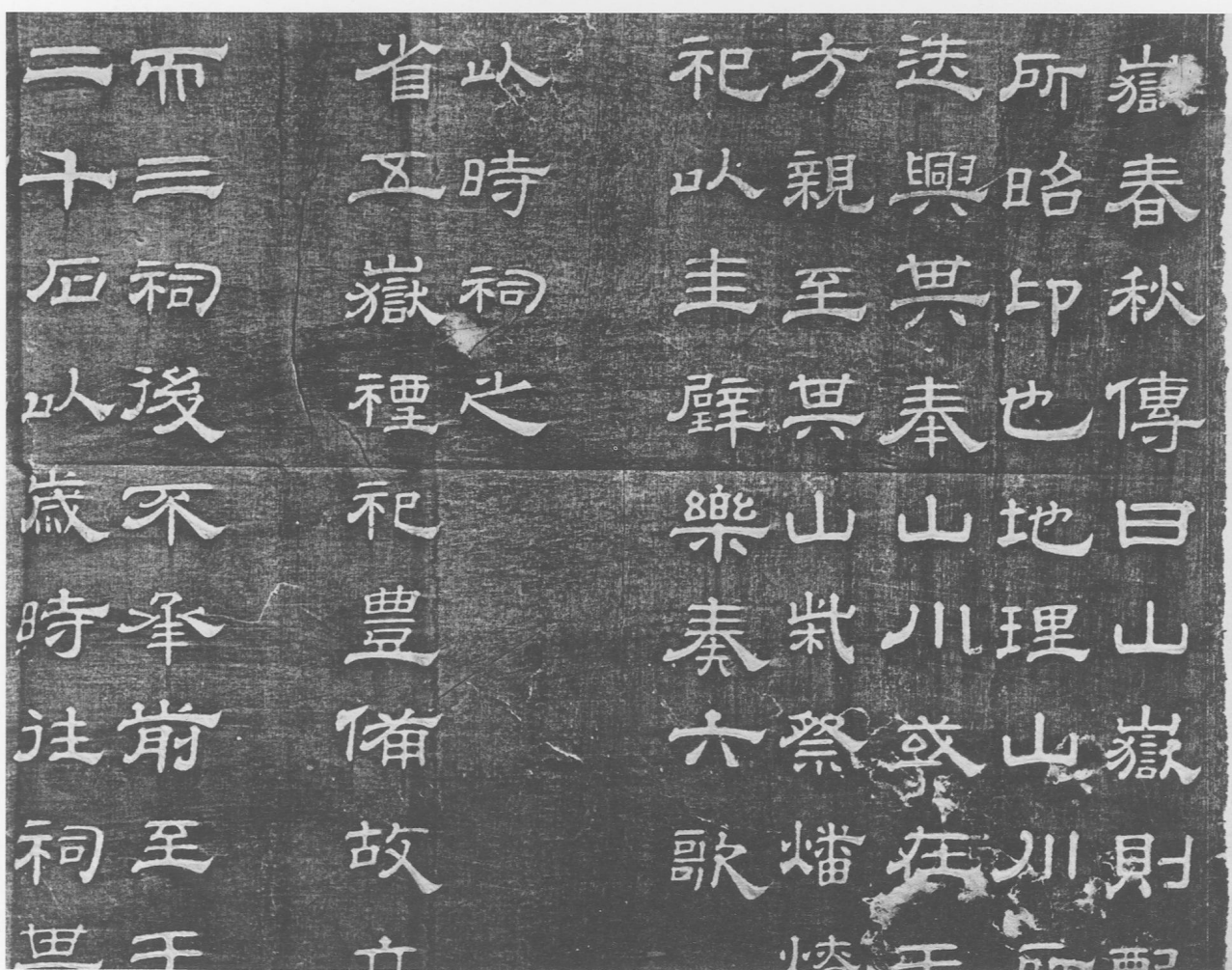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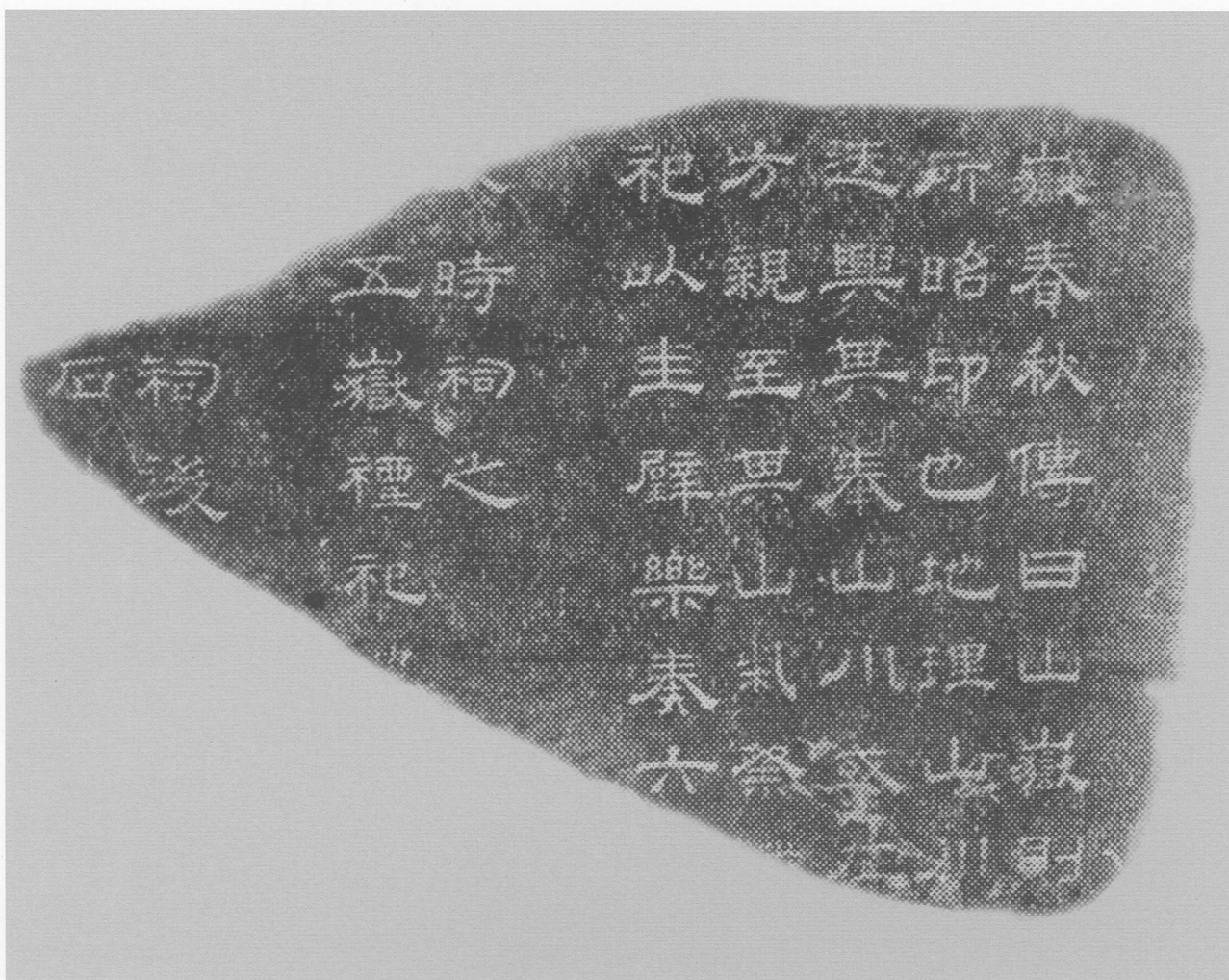
陵鄭人丞張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君佐孫府君惠河南密人主右掾崔陰玉鳥字夷長

京兆尹勅臨都水城霸陵杜述市后遺書生新豐郭泰祭書刻者前郎郭空清林張工部君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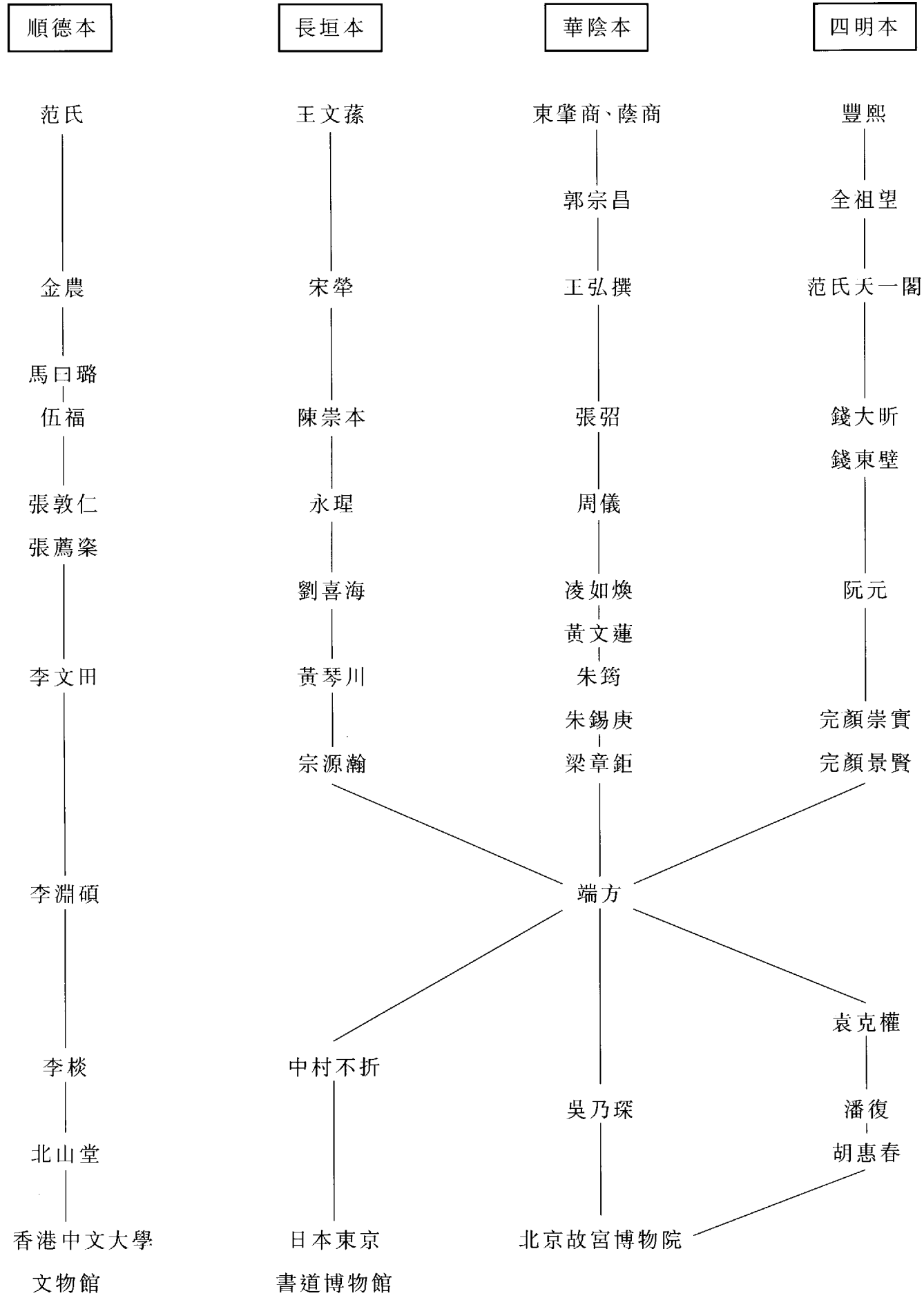
圖四：
阮元摹刻本

[illegible]

圖五：錢寶甫摹刻本殘石（上）及墨拓細部（下）



圖六：四本歷代流傳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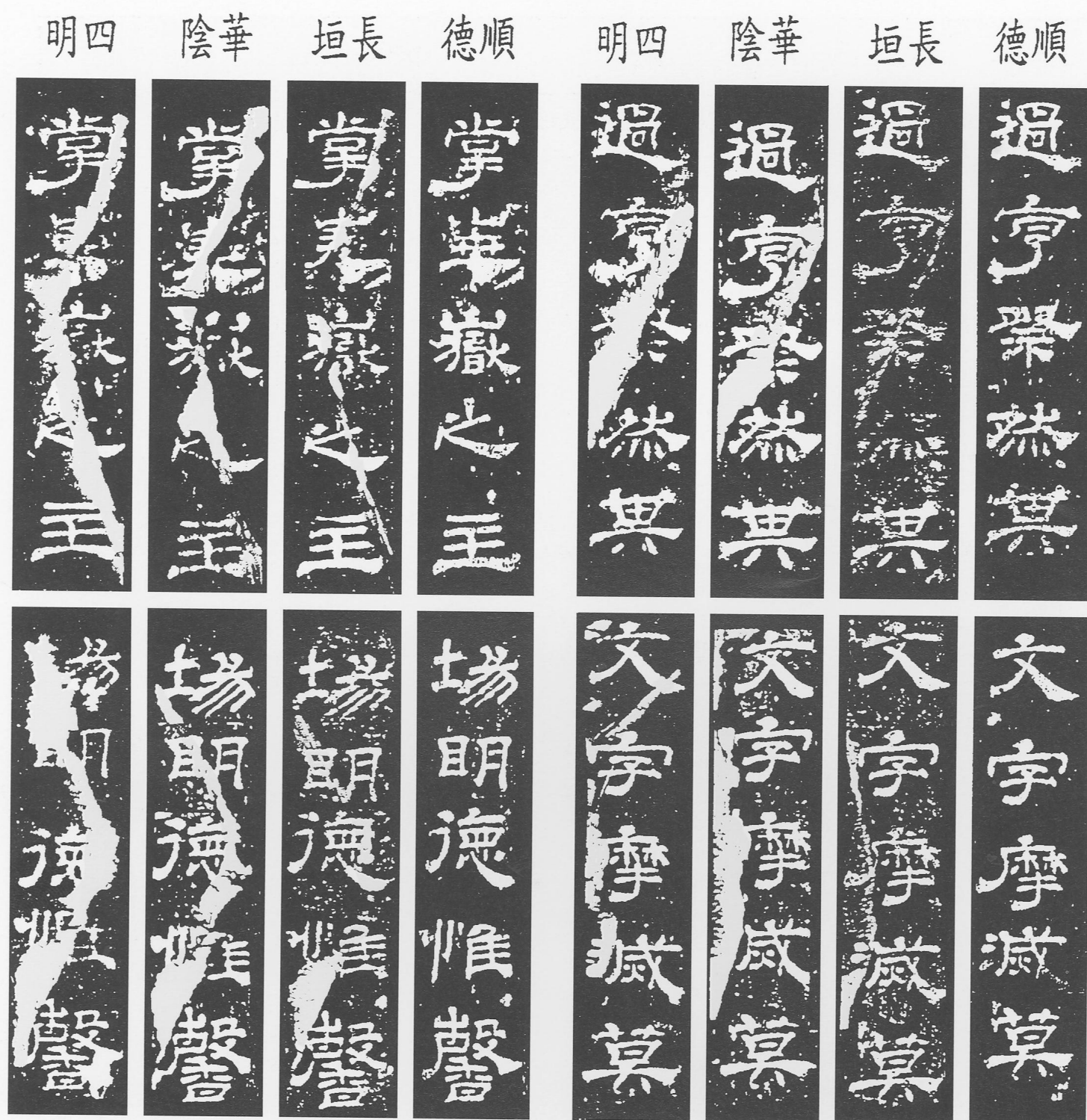


圖七：華山廟碑四本損泐比較表

位置	順德本	長垣本	華陰本	四明本
碑額	裝裱時山字上端被裁去。	(完好)	(完好)	西字左邊損泐，山字筆畫損，廟字左撇末損，碑字右上損。
第一行	周禮二字捶拓過輕，不甚明晰，傳字下半紙破，自河南山鎮的山字起損泐略同長垣本，但因捶拓不重，用墨適中，故石泐較顯著。	自河南山鎮的山字起各字略有損泐，職、方、謂、澤，既五字墨濃掩字。	自河南的河字起闕二十二字。	同華陰本闕二十二字。
第二行	所昭印也的也字紙破，(殖字完好)，也字略損。	物、民二字墨掩，報字下端紙破，殖也二字略損。	自義也紀典的也字起闕二十一字。	同華陰本，禮祀的禮字損泐。
第三行	四字下端稍損，(餘字均完好)。	焉、其、五三字墨掩，或在二字右側有石泐，四字下端稍損。	自山川的山字起闕二十字。	同華陰本闕二十字。
第四行	歲字捶拓輕，不明晰，(則字完好)，十字下半稍損。	夏、益二字墨掩，則字小損，十字下半稍損。	自四時的四字起闕十六字，四字半損，夏字右上半稍損，十字稍損。	同華陰本闕十六字，四字損半，夏字上大半全損，十字大半全損。
第五行	有、殷二字稍損，(圭壁二字完好)。	有字筆畫稍損，殷字筆畫稍損，圭壁二字筆畫損。	有字筆畫損，殷字筆畫損，自國亦有事的國字起闕八字損四字。	有字損不成字，殷字筆畫不可辨認，自國亦有事的國字起闕字同華陰本。
第六行	高、祖二字小損同長垣本。(祀字完好)。	高字上橫稍損連及口字之上筆，祖字左旁筆畫稍損，祀字墨重。	高字上橫稍損連及口字之上筆，祖字左旁示字上部右邊稍損，祀字下有石泐。	高字上大半全損，祖字左半全損，改字左半末筆上損，祀字左下半損，右邊末筆中間損。
第七行	大字紙破，(司字完好)。	司字中間損。	司字中間損，山字下半損。	大字第二筆中間損，司其二字中央損，山字下半損，侯字筆畫全損，者字闕，以字右上半損。
第八行	孝武、禮祀豐五字紙破闕字，門字右半，嶽字下半紙破。(備、故二字完好)。	禮字稍損，封、禪、之、禮四字墨掩，備字稍損，故字筆畫損。	禮字全損，思字上半損，備字右半損，故字右上半損。	禮字全損，思字上半損，巡字右半損，備字右半損，故字右上半損，門字稍損。
第九行	(完好)	(完好)	門字稍損。	門字稍損，下端有石泐。
第十行	(失佚)	焉字墨掩，猶字右上小損，存字第二筆左端小損。	節字右半損，祀字全損，焉字左邊損，至字全損，猶字一上小損，存字第二筆左端小損。	之世二字稍損，節字大半損，祀字全損，焉字左邊及右上損，至字全損，猶字右邊筆畫損，存字筆畫損。
第十一行	(失十字)，其、往二字完好，祠字同長垣本小損。	禮從其三字中間有斜石泐，往字小損，祠字左邊下半損。	禮從其三字石泐加寬，往字下半損，祠字全損，其字上半損。	之字第二筆損並連及末筆左端，禮從二字右半損，其字左邊損泐較華陰本加寬三倍，往字下半損，祠字全損，其字上半損。

位置	順德本	長垣本	華陰本	四明本
第十二行	(完好)	有字紙破，亨字第二筆末端斜損連及祭字中間，然字墨掩，石刻二字左邊有石泐，紀時事三字稍損，字摩滅三字左邊有石泐，四字墨掩。	亨祭二字間石泐加寬，紀時事三字全損，字摩滅三字左旁稍損。	亨字筆畫損，祭字中間損甚，左旁只餘半筆，紀時事三字全損，字摩滅三字左旁稍損。
第十三行	華字稍損，(餘字完好)。	掌華嶽之主五字間有斜石泐，其若二字稍損。	掌華嶽之主五字間石泐加寬，其若二字稍損。	子字右上角損，掌字右邊稍損，華嶽二字中間損甚，其若二字稍損，民字上右端損，事字勾筆末端損，神字右半稍損。
第十四行	所字小損。	所字小損。	所字小損。	所字小損，載字墨掩。
第十五行	第二個巖字小損，遂荒起失三十五字。	第二個巖字稍損，資字小損。	第二個巖字稍損，資字小損。	第二個巖字稍損，資字小損。
第十六行	口雍梁起失二十三字，(岱字完好)。	文字上方損，岱字有石泐。	文字上方損，岱字有石泐。	文字上方損，岱字有石泐，漢字筆畫稍損。
第十七行	基字小損，(明德惟馨四字完好)。	基字稍損，明字中損壞一細道，惟字中間損，馨字左端損。	基字稍損，場明德惟馨五字石泐加寬，馨字左端損。	中字筆畫損，設字筆畫損，望侯二字有石泐，脩字右損，基字稍損，共字墨掩，壇字稍損，場字損，明字左上半損，德字右半損，惟字中間損，馨字筆畫損。
第十八行	(完好)	(完好)	(完好)	札擎斂三字筆畫稍損，民字右大半和說字全損，疆字墨掩。
第十九行	(完好)	(完好)	京兆二字小損。	京兆二字小損。
第二十行	(完好)	諱字墨掩。	(完好)	周字筆畫稍損。
第二十一行	陵字小損如長垣本但較全，萇字左方損。	陵字筆畫稍損，另字少三字墨掩，萇字左方損。	陵字筆畫稍損，萇字左方損。	陵字已不成字，字少游三字小損，唐字左邊有石泐，萇字左方損。
第二十二行	京字左半紙破，掾字左小損，陵字左小損，杜遷市三字和書佐二字左邊稍損，新字左下紙破，邯鄲公下各字左邊均損。	京字左半稍損，掾字左半損，陵字左旁存半，右半稍損，杜遷市三字左邊損，書佐二字稍損，邯鄲公下各字左邊均損，香字墨掩。	京字左半損，掾字左半損，陵字左旁存半，右半稍損，杜遷市三字左邊損，書佐二字稍損，豐字上半左邊損，中間右豎筆稍損，邯鄲公下各字右邊損泐加寬。	京字全損，勅字損甚，掾字左半損又有墨掩，陵字殘損較多，書字左上全損，佐字損並有墨掩，豐字損，刻字稍損，邯鄲公下各字損泐嚴重並有墨掩。

圖八：四本損泐比較圖



圖九：四明本 一九八三年北京故宮博物院銘刻館展場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

- 一 四本拓本流傳情況的新材料
 - 二 四本缺泐比較
 - 三 順德本的紙墨
 - 四 原石的亡佚及四本年代
- 附錄 華陰本木函及前後夾板題記

華山，古稱西嶽，為五嶽之一，位於陝西西安市東一二零公里的華陰縣。西嶽廟為歷代帝王祭祀華山之神的廟宇，一九八八年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關中勝蹟之一。西嶽廟始建於西漢武帝時，歷代修葺重建，現存建築群基本上是明、清擴建後的形式。¹廟內碑石林立，素有「小碑林」之稱；據宋代金石書籍，如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²等著錄，華嶽廟內曾有東漢碑數通：

西嶽石闕銘（永和三年，公元一三八年）

華山廟碑（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年）

樊毅修西嶽廟復民賦碑（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年）

華山亭碑（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年）

樊毅修華嶽廟碑（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年）

以上各碑，都已亡佚，除延熹八年的華山廟碑有拓本傳世外，另外各種，墨拓未見有流傳。³延熹碑原石拓本迄今所知者有四本，即所謂長垣、華陰、四明、順德四本。順德本一九七一年入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因此得以日夕摩挲，並校勘各

1 何修齡：《華陰西嶽廟的古代建築》，《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第三期，頁五四至五八。又見侯衛東：《西嶽廟建築研究》，載中國科學院中華古建築研究社：《中華古建築》，頁二九五至三一七，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零年。

2 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九、十二、二十四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又見施蟄存：《水經注碑錄》，頁一七一至一七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亦有論者以為最後兩碑實為同碑刻的別稱，見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陝西石刻文獻目錄集存》，頁五，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九零年。

3 施蟄存前引書，頁一七四，云羅振玉於《再續寰宇訪碑錄》說曾見樊毅修華嶽碑拓孤本於越中徐氏，惟原物未見，真偽不辨。

本異同，一九七七年草成《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⁴；二十年以來，有關華山廟碑的新材料很多⁵，其中當以故宮博物院馬子雲先生（一九零三至一九八六）和施安昌先生的文章，最有創見。⁶

碑帖校勘問題比較複雜，除了對比字劃完整、石花缺泐、風格筆體外；有很多紙張、墨色變化、拓後填墨、補描、修飾等細緻地方，如果只憑印本來考證，而非親身體驗，仔細觀察原物，往往得出與實際情況相反的結果。為了詳考四本的異同，筆者曾於八二、八三年間赴北京故宮和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詳校長垣、華陰、四明三本；記錄了紙張的殘損，每字的缺泐情況、接紙、疊紙、墨濃掩字、修描填墨、拓墨呈色和近人題跋⁷等，並做了詳細的筆記。近年又因主持「中國古物表面科學」

4 林業強：《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文物館藏品專刊之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一九七七年。

5 近十餘年有關西嶽華山廟碑的論述主要有：

李棧：《天下四本漢西嶽華山廟碑圖錄輯釋》，一九七六年，未刊稿本現存文物館。此稿即李氏在順德本拓冊後跋文中述及的《華山碑考》，稿內考訂文字全轉錄自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秦更年：《漢西嶽華山廟碑續考》及一九三六年《燕京大學考古學社社刊》中的《玲瓏本漢西嶽華山廟碑考》，並無創見。

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頁八一至八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王玉池：《書風典雅，拓工精良——西嶽華山廟碑》及其華陰本，《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頁八五至八七。

楊震方：《碑帖敘錄》，頁五五至五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田中有：《小玲瓏館本西嶽華山廟碑》，《書品》，二六七號，一九八二年，頁二至八，（日文）。

梅原青山：《西嶽華山廟碑》，東京：二玄社，一九八三年，（日文）。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頁二四，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高文：《漢碑集釋》，頁二七五至二七六，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趙自強：《北京圖書館藏石刻敘錄》，頁三至三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蔣文光：《顧炎武〈書西嶽華山廟碑後〉墨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十一期，一九八九年，頁一零四至一一一。

袁維春：《秦漢碑述》，頁二七七，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一九九零年。

周長源：《阮元摹刻的〈西嶽華山廟碑〉和摹補碑中缺字的巨硯》，《文物》，一九九二年第八期，頁八六至八九。

牧野象山：《教則本西嶽華山廟碑記》，《書道季刊》，四十號，增刊，一九九五年，頁一至四二，（日文）。

吳振峰：《五嶽第一廟——西嶽廟及其碑石》，《書法》，總一一二期，一九九七年，頁四八。

6 馬子雲：《談宋拓華山廟碑》，《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季訊》，三卷二期，一九八二年，頁二至九。《談西嶽華山廟碑的三本宋拓》，《文物》，一九六一年第八期，頁三一至三五。施安昌：《評清人題西嶽華山廟碑及其歷史背景》，《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四年第二期，頁六六至七五。施安昌：《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7 華山廟碑早期的題跋錄文見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叢書集成初編》重印《文選樓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秦更年：《漢西嶽華山廟碑續考》，上海：石渠寶笈，一九二八年。李棧：《玲瓏本漢西嶽華山廟碑考》，《燕京大學考古學社社刊》，第四期，一九三六年，頁六二至七六。

研究計劃，聯合校內物理、生物、化學、電機系的同事，以最新科技手段，如電子掃描顯微鏡、偏光顯微鏡等，為文物館所藏古物進行測試；最近曾為部份碑帖紙墨拍攝顯微照片。本文題為《補說》，主要是更正一九七七年拙文錯誤的地方，也將近年個人觀察所得，作一匯報，非敢超越前人，只是嘗試以新角度為碑帖鑑定研究提供依據而已。

(一) 四本拓本流傳情況的新材料

清末時，長垣、華陰、四明三本俱入端方（一八六一至一九一一）寶華齋中，這是眾所週知的事。端午橋當時財雄勢大，為搜羅珍寶，往往不惜巧取豪奪⁸，獨李文田（一八三四至一八九五）後人不為其利誘所動，順德本始終存於李氏泰華樓近百年，直至本世紀七十年代初，才經北山堂轉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辛亥革命後，端方收藏散佚，華陰本曾歸吳乃琛，其後入藏故宮博物院。此本裝潢、拓墨，最為考究，又因長期流傳於華陰，鄰近西嶽華山，故最為顯赫。各家題跋，四本之中，也以此為最，所以在清初時，王弘撰（一六二二至一七零二）曾告誠子孫云：「華嶽碑，希世之珍也，什襲以藏，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為題跋……庚辰（一七零零）六月十八日辰示輔兒。」此本的裝潢為天啟四年（一六二四）時，郭宗昌（？至一六五二）家僮惠靈偃、史明⁹二人的裱工，硬木函及前後夾板，滿刻題記，阮元《碑考》及秦更年《續考》均未載；全文詳附錄，內中郭氏自跋兩則，可為晚明文人好古風尚的真實寫照。

清末端方女兒下嫁袁世凱五子袁克權，以四明本為裝奩。袁世凱去世後，生活拮据，四明本曾抵押於濟寧李汝謙。¹⁰其後於三十年代輾轉為潘復所有，筆者曾據李校先生（一九一零至一九九六）的順德本跋文初稿，以為四明本其後下落不明，謂：「……後分裝二軸，以題跋的一軸歸汪時暲，其原拓一軸運至南京……」¹¹這其實是錯誤的，潘氏之後，四明本輾轉歸胡惠春先生（一九一一至一九九五）。胡氏為著名陶瓷收藏家，齋名為「暫得樓」，五十年代初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後移居香港，成立開發公司，精印藝術圖錄，亦為敏求精舍創立人之一，其留滬陶瓷曾分兩批贈上海博物館，近年上博新館亦闢專室長期陳列，明清堂名款瓷器則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¹²胡氏收藏亦旁及書畫、織繡、玉器、碑帖、紫檀

8 舊燕：《端方圖謀劉熊碑》，《藝林叢錄》，第八編，頁一零三至一零四，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年。木叟：《文史瑣談二則》，《紫禁城》，一九八三年，頁二一。

9 見上註7，阮元書，卷四，頁四二、四四、四七。

10 見上註6，施安昌（一九九七），頁三零，錄一九二四年李汝謙、潘寧詩。李校曾於一九三六年邀約吳氏、潘氏作華山碑會，見上註7，李校文。

11 見上註4。該文完稿於一九七六年，發表時作者客居倫敦，未悉李氏已訂正跋文。

12 上海博物館編：《胡惠春先生王華雲女士捐贈瓷器精品選》，上海：上海博物館，一九八九年。林業強：《臺閣佳器——暫得樓惠贈堂名款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一九九三年。

家具等，只不過並沒有像他的陶瓷收藏所為人熟知。四九年後，胡氏藏品運港，亦於香港購得四明本。一九六四年章士釗訪港，曾為此本題端，記此本的近期流傳情況甚詳。¹³一九七五年胡氏將此本捐贈故宮博物院，當時因為某種關係，捐贈條件是不作宣揚，¹⁴直至八十年代初，故宮銘刻館重開時，四明本才首次公開展出（圖九），裱邊題跋完好，從未割裂分離，世人亦至此才知道四明本的最後歸屬。

至於長垣本，朱鼎榮《讀石墨餘馨後記》云：「長垣本在天津某氏，前年聞由法院經售，索三萬金……」。¹⁵其後不知如何流入日本。長垣本題跋冊最末四十三頁有中村不折（一八六八至一九四三）的漢文題識：「……時昭和四年八月廿四日長垣本華山碑歸于敝齋。」據此，則此本於一九二九年已入中村氏之手，中村於一九四三年歿後，故居闢為書道博物館，此本亦為該館之重點藏品之一。

順德本出現最晚，伍詒堂之後的流傳經過很清楚，但早期的情況則很難考證。此冊最早的跋語是孫星衍（一七五三至一八一八）：「此馬氏玲瓏山館藏本，有宋牧仲、金壽門圖書，詒堂得於廣陵，真元揭也……」。碑內首頁碑額「華」字右側有「金氏冬心齋印」長方朱文印，「碑」字左側有「小玲」、「龍」、「馬」、「半槎」、「日璐之印」、「馬氏圖書」。但是翻遍全冊，未見有宋犖（字牧仲，號漫堂，一六三四至一七一七）的印記，只在首頁碑額「廟」字右邊有「審三堂圖書印」圓形白文印，孫星衍很可能誤認此印首二字為「漫」字，故此有此跋語。長垣本曾為宋犖所有，如果宋氏曾看過或藏過順德本，不應在他著作中看不到有關的資料。

此外順德本碑文各頁，各行簑衣裱的上端，兩行之間，於裱裝前，均鈐蓋騎縫半印。本冊碑文每頁四行，行六字，每行之間及外框，以染墨的黑紙襯托。每頁的騎縫印鈐蓋三遍，即於一二行間，二三行間，及三四行間，各印均從中間分裂為兩個

13 章氏題識云：「華嶽碑四明本未剪本大軸歸陶齋，後陶齋遣嫁一女於項城袁氏第五子克權，即以是為裝奩。克權字規菴，以好學稱。父歿後，生事日窘，碑乃受質於濟寧李一山（汝謙），汝謙跋中曾明言之。潘復（警航）與汝謙小同鄉，以番洋萬版直捷購得；因彼同時收有宋版《資治通鑑》，遂自署為『華鑑閣主』，以誇耀於世。警航晚年曾以碑示余，並倩為補題收購始末，而余倉猝南下，未就。迨解放初，警航夫人恐長物漫藏，貽譏誚盜，乘儉人某南竄之便，託其攜帶至港，交其留港之女保存。顧儉人忘其宿諾，據為己有，十年以來展轉復展轉，卒以港幣萬元有奇，妄售於亡友鎮江胡筆江家嗣惠春。而惠春謂是碑漢代高文典冊，今日僅存孤本，應歸國家永寶，免致浮寄於私家之手，時憂散失。甲辰冬余滯留海隅，幸得再觀是軸，並聞惠春深明大義……謬題長句於下，至潘夫人倩余為洪喬貽書儉人，責令原碑交余齋返京師，余僅得使惠春與居間者徐北郊傳觀是書……不勝太息云……甲辰十二月在香港，孤桐章士釗題，時年八十有四。」跋中的「徐北郊」，當為「徐伯郊」之誤，徐氏為徐森玉先生哲嗣，精書畫鑑定，故宮五、六十年代由海外購回名蹟，多經其手。

14 馬子雲先生一九八二年訪港時談話。又見馬氏：《石刻見聞錄》，載《碑帖鑒定》，頁五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15 《美術叢書》，六集，第一輯，頁二二零，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零年。

三角形。綜合此印的多個形式，可以看出蓋的是白文二字方印的上半邊，印文作懸針篆，二字可釋為「范綱」，第二字右下半缺（圖一零）¹⁶。此范氏應是第一個將順德本剪裁、裝裱成冊的收藏者，騎縫印的用意很明顯，是防止在付裝池時裱工偷龍轉鳳，或者抽起數行謀利。此冊每頁背面的右下角，也有小楷註明頁數及「李棧」朱文印（圖一一），年代雖比前印晚了許多，但其作用也是一樣的。順德本在金冬心手上的時候，早經剪裝成冊，因為諸本鈎本均是如此，所以這個「范氏」必在金農之前；遺憾的是范氏不能詳考，否則可以提供一點順德本在金農和馬氏小玲瓏山館前的流傳資料。

至於金冬心（一六八七至一七六三）與順德本的關係，和他的雙鈎本衍生流傳情況，錯縱複雜，將另文討論。但是我們知道至遲在乾隆元年（一七三六），順德本華山廟碑已成為揚州徽商也是鹽商的祁門馬氏小玲瓏山館¹⁷中的珍藏，因為在這一年，揚州八怪之一的高鳳翰（一六八三至一七四九）在馬曰琯、曰璐（約一七零一至一七六一後）兄弟處，用「傾刻帖法」雙鈎西嶽華山廟碑，並賦詩題記，藏之行篋。¹⁸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此冊首所鈐印的「金氏冬心齋印」，據黃惇先生¹⁹的考證，是金氏早期（三十六歲前）用印，其使用時間恰好和他著意臨摹華山廟碑同時，有多項他臨摹華山廟碑的屏幅或冊頁存世²⁰，他自己也說：「華山片石是吾師」²¹，可見華山廟碑對他的啟發和影響。

（二）四本缺泐比較

華山廟碑拓本傳世四本各有長短，李棧順德本跋語說得最公允：「……此本（順德本）紙墨最古，長垣拓字最完，華陰題跋最多，四明猶是整紙……」。所以研究華山廟碑，必須綜合四本才可以看到原碑石的完整面貌。有關四本的綜合校字，筆者一九七七年文中曾附有損泐比較表（見本書圖七），是參照了馬子雲先生一九六一年的舊文²²，再對照四本，稍為修訂。製表之時，發覺個別字的缺泐很不合理，最明顯的是順德本的首行和末行各字，明顯比長垣本殘缺，甚至有個別例子，如首二字「周禮」，華陰、四明兩本都比順德本完整。這現象就好像考古發掘中的「倒裝地層」，埋得深的層位比埋得淺的年

16 此印及「審三堂圖書印」釋文，蒙王人聰先生賜告，謹此致謝。

17 有關小玲瓏山館的資料見丘良任：《揚州二馬及其〈小玲瓏山館圖記〉》及羅蔚文：《山館幾易主，玲瓏奇石猶存》，俱載《揚州八怪考辨集》，頁五六至五七三，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18 李金新、郭玉安：《高鳳翰年譜》，《揚州八怪年譜·上》，頁三二零至三二一，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一九九零年。

19 黃惇：《金農早期書法作品考》，《文物》，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頁七九至九一。

20 伏見沖敬：《金冬心臨華山廟碑》，《書品》，一八三號，一九六七年，頁二至三二，（日文）。又見上註黃惇文，頁八七至八八。

21 《魯中雜詩》之一：「會稽內史負俗姿，字學荒疏笑聘馳，恥向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此詩未載於冬心詩集中，原蹟在天津。黃惇先生一九九七年見告。

22 見上註6。

代要晚，在拓本來說，就是捶拓年代早的反而比年代晚的要損泐多些。一定有一些外在或內在的因素，改變了墨拓的效果，故此產生了這樣的特殊情況。這問題多年縈迴腦中，直至親自檢視了三本原拓，再對照順德本，才恍然大悟，也再次體驗了校碑一定要通過原拓進行，鈎本或印本，都不是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筆者這次整理四本缺泐的方法如下：首先是將原拓上的各種細緻變化，在印本上看不到的特點，一一記錄；這包括紙張殘破，現在看到的白色無墨的地方，其實不是損泐，而是下層的裱紙，這情況在順德本有多處。另外是墨拓上紙時，近碑石兩旁刷紙不牢固，或上墨前捶打不深，紙未深入字口，墨拓自不明晰，順德本首尾兩行，空白位較各本為多，就是這樣形成的。也有拓時用墨太濃，墨汁掩蓋了部份字劃，這情形在長垣本最明顯，所以有人說長垣本是用凍墨拓成。四明本也有這樣的墨濃掩字情況出現，但沒有像長垣本那樣明顯。最特別的情形是接紙或疊紙，古代紙張不大，華山廟碑高約一七五，寬八十五厘米²³，一定要接駁紙張，才可全拓。對此紀宏章先生在《傳拓技法》²⁴中有很詳盡的描述：「接紙時，紙口要上壓下，切勿反接，否則不易揭取。接紙的接頭一定要在字與字的空隙當中……紙的接口接好後，要用打刷順著接口處再打一遍，也可用木槌墊氈子打一過，再用平刷刷之。條件許可，接口之間最好撕出毛茬，還可用鑷子將拓紙接口上下之間揭取薄薄一層，再互相壓合，這樣接茬便不易露出，拓片的效果會更好。」

長垣、華陰、四明、順德四本拓片都有接紙，而且都接駁得草率，並沒有在接口之間撕毛邊，刷捶時也不用力，所以順德本有好幾個字，上層的紙日久脫去。四明本是整張，接紙痕最易分辨出來，其他的三本，因為已剪裝成冊，必須逐字仔細觀察，將字下剪斷不連接的地方記錄，另外字上如有明顯的二層紙張疊起，或有明顯的折痕也記錄下來，然後將各字的記錄轉標在原碑石復原位置上，接紙的地方，一定會連成縱橫連貫的直線。下一步再綜合以上考察所得，以不同顏色在照片小樣中標出四本的石泐、紙破、墨掩、接紙情況，同時一起將所有資料，也在碑石復原圖上標出（圖一二至一五，各圖內黑色是石泐，白色是接紙和疊紙，灰色是缺字）。兩組圖都再次確定了捶拓年代的順次是順德本最古，長垣本次之，華陰本又再次之，最晚是四明本。順德本碑石上還未出現長條狀的崩裂紋，但碑左右兩邊，文字很貼石邊，所以已出現了缺泐，在右邊尤其明顯，這邊旁的缺泐，在四本都可以看到，而且越後越嚴重。長垣本由十二行，第十二字「亨」字起有一豎裂痕，直下連至十三行底的「茲」字，十五行和十七行底部也開始損裂了，所以在「明德惟馨」四字中，李文田的校字云：「華陰本場字從土旁下起，裂文中過明德惟三字；長垣本惟字左半以下，石圻去一片。」²⁵

²³ 此據阮元摹刻原石，見上註5，周長源文，頁八六。

²⁴ 紀宏章：《傳拓技法》，頁四至四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²⁵ 順德本校字，見上註7，李校文，頁七六。

華陰本崩裂更嚴重，長垣本中的豎裂現在向右上伸延至第八行的「禮」字，再向右邊連第一至五行中間的一大片石，中間的右半已缺了八十餘字。碑中央第十三行崩裂擴大成三角形。四明本的損壞情況最嚴重。以前分開的裂痕，現在都連起來，右方一大片的石，向左及上方伸延。由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四本碑石完殘狀況的比較。

至於接紙的形式，四本各有不同。四本之中，只有四明本未經剪裁，而且保存了碑額左右兩旁大和三至五年（八二九至八三一）的唐人題跋，其餘三本都未存。為了節省用紙，一般陝西拓本的習慣都是碑文全拓，然後用細紙另拓碑額，所以很多時古拓碑額都很容易失佚；華山碑其他三本，因為剪裝了，碑額和碑文上半部是否拓在同一張紙上，抑或分拓，現在沒法稽考，但按常理，應該是分開的，尤其是長垣、華陰兩本，碑文剛好分成兩半來接紙，更說明了碑額是獨立拓的。

據觀察及碑石復原顯示，長垣、四明兩本，是兩紙橫接拓成；長垣本的接紙痕比四明本低兩字。四明本右方缺字的地方接紙高一字，這可能是因為阮元重裱的時候，在白配上了新襯紙的原故。華陰本是用三張紙接拓的，除了上下二紙橫接外，在第十五行「興」字起，下有很明顯的豎行接紙痕，一直連到最下的「古」字。說明拓碑接紙並無一定的規律。

順德本的接紙更複雜，整塊碑石分成四部份，從第十行「仲宗之世」上下分割，此行的文字在已失佚的一頁中，所以無法引證是否原本有接紙痕，此行的右方分成上下兩紙，接口是在「傳」字。此本「傳」字缺下半，在眾多從金冬心雙鈎本衍生出來的版本都是如此，翁方綱（一七三三至一八一八）誤以為金農摹自長垣本，以為他「勾摹尚未精審」²⁶，但是這恰巧就是辨別摹本或雙鈎本出自順德本的明證；趙烈文（一八三二至一八九三）在他雙鈎長垣本冊中²⁷，附有《華山碑諸本異同表》（圖一六），認為這個缺下半的「傳」字，是特有的，並有「金壽門本非長垣本說」長跋語，考證顧南原本、黃小松本、唐竹虛本等²⁸其實都是同一來源，即同出自金冬心本（順德本）。李文田在詳校諸本之後，也注意了這現象，並更正了翁氏的觀點。「傳」字下半缺了，並非因為石已損泐，而是一個很偶然的現象，拓紙接疊不善的結果。同樣第二行，在同一水平線（同一接紙線）上的「也」字，李文田校字云：「也字係兩紙合縫之處，日久致脫上面一層……」，這是十分正確的。

26 見上註7，秦更年書，卷二，頁一三。

27 此冊現存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有此冊的木版拓冊。

28 此三本詳見趙烈文跋長垣本，上引秦更年書，卷二，頁一四。

(三) 順德本的紙墨

順德本的拓紙是白麻紙，這是宋元碑拓最常用的紙。此紙的特點是：「顏色白中帶些青灰，不如後來的宣紙白。紙漿粗，纖維長，有小疙瘩，豎簾紋（線紋）距離不勻……」²⁹；麻紙拉力強度大，在所有紙中，抗老化性能最好，抗蛀性也很強，受墨性亦不遜其他紙張³⁰，故此從唐代開始已廣泛在文書、繪畫、墨拓上應用。而且拉力大，可以抵受強力捶打而不撕裂，所以特別適合於拓碑。

最近筆者用偏光顯微鏡（Olympus PU-10K）³¹為順德本及有關材料拍攝了五十倍的顯微照片（圖一七至二零），可以看出順德本紙張的纖維粗而長，接近現代皮紙或砂紙，顏色的確白中帶灰。顯微照片還可以看到古物上常見的，古董商常說的所謂「皮殼」或「包漿」。這是因為器物經過了長時間的自然變化。玉石器面的灰化、陶瓷器上的片紋、青銅器上的銹蝕，都是這樣的現象。碑帖的自然老化跟器物不一樣，這主要是紙墨的變化。古人喜歡用很抽象的形容詞來描述這些現象，如「紙墨相發、精氣內蘊、清麗雅潔、紫光隱露……」等，往往使人墮在層霧中，不明所指。從顯微照片，我們可以看到拓紙因為長期的磨損，在空白及有墨色的地方，部份纖維自然斷裂丟失，形成很自然的斑駁、黑白交纏的現象，拓冊上墨色沉實，沒有浮光，墨色深入紙內，所謂「精氣內蘊」，可能便是這樣吧。舊拓殘了，如果在重裱中，在損泐的地方描補，新墨色必不能和原來的融合，側光映照，可以看到浮光，在顯微照片上（圖二零，《宋拓十七帖》描補細部），很清楚看到新填的墨把原來磨損的灰白淺色纖維平均地染深色了，與原來的墨色有很大的分別。同樣，近代拓本，墨濃濃的把上下的纖維滿蓋，漆黑一片，再也看不到纖維黑白交纏的現象。利用顯微鏡觀察碑帖拓本紙墨，判別新舊，簡單方便，而且對原物不會做成損害，即所謂「無損傷性測試（Non-destructive Test）」，應很有發展的潛力。

順德本和其他三本華山廟碑都是擦拓而成的。傳拓碑帖上墨方法，有「擦拓」和「撲拓」兩種，撲拓是用撲包上墨，而擦拓則用捲緊的細白絨氈製成的擦子蘸墨拓製，用擦子上墨較困難，但較撲墨快³²，一般古碑拓，多是擦拓而成。鑑別拓本是擦拓或撲拓而成很容易，只要仔細觀察字劃間的墨色紋理，如果呈點狀的，則是撲拓而成，因為墨液經過撲包最外層的布絹滲出，這些墨點又往往聚成一團團的；而擦拓則會造成平行條狀的紋路，通常由上而下。

29 馬子雲：《碑帖鑒定淺說》，頁八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30 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頁二二一至二二八，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31 坊間有一種輕便手提的，像手電筒的三十倍帶照明的小型顯微鏡（如National HI-393）也可使用，但不能拍照。此次拍攝承楊秀麗小姐協助，謹此致謝。

32 馬子雲：《金石傳拓法》，頁二四，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順德本另一個特別是字與字之間有很細的方格陰刻線，即所謂「隱隱有棋局界畫」，最先注意到這點的是嚴可均（一七六二至一八四三）。³³其實這些方格在很多碑石上都有，古時刻石，或書丹，為了規整，一般都預先打上方格才書寫或鐫刻。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格線在順德本上很明顯，有連成一直線的，如第三行末「嶽」字下面。這些「棋局格」在長垣本也隱隱看到，但是在華陰本和四明本上，已幾乎看不出來了。這和捶拓早晚有密切的關連。碑石長年捶拓，不免有磨損，字劃也逐漸變細淺，首當其衝的是較細的筆劃，或細方格線。也間接地說明了華陰、四明兩本的年代比順德本和長垣本要晚很多，這和上述碑石缺泐復原結果是互相吻合的。

（四）原石的亡佚及四本年代

華山廟碑原石久毀，眾所週知，但是碑毀原因及時間，則眾說紛紜。一般都從顧炎武（一六一三至一六八二）「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地震碑毀」說³⁴。一九七七年拙文更進一步引伸為：「陝西大地震，西嶽廟及寢堂皆圮，此碑也被震成碎石而全毀。」³⁵這是未經深思熟慮的假設，按常理，碑石堅硬，任何強烈的地震，只可以把碑石震裂，怎可以像現代碎石機般把龐大的石材粉碎？所以這說法很值得商榷。

趙岫於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刊行的《石墨鐫華》中有另一說：「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嶽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為砌石。」³⁶趙氏酷喜金石文字，家居秦漢故都，且萬曆十年上距嘉靖不遠，其說法應有一定的可靠性。

第三說是天啟元年（一六二一）郭宗昌跋華陰本：「余家華下近百年前有客訪其石已毀。」³⁷此句有兩種斷句法，施安昌先生³⁸標點為：「余家華下，近百年前有客訪其石，已毀。」並且引伸說：「照此，嘉靖前已毀」，又引元人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卷十石刻中，華山廟漢碑只錄「漢西嶽石闕銘」，而沒有其他漢碑的記載，認為：

³³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頁一九，台北：台灣世界書局重印本，一九六四年。嚴氏以為這些「棋局界畫」為真本所特有，「重摹本皆無」。

³⁴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指海》，十二集，卷一，頁一七，上海：大東書局重印本，一九三五年。又見上註⁵，蔣文光文，頁一零四。

³⁵ 見上註⁴。

³⁶ 《知不足齋正本》，卷一，頁一一，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刊本，又見華陰本跋，上註⁷，阮元書，卷四，頁四七。

³⁷ 見華陰本跋文。《漢西嶽華山廟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印本，一九八零年。

³⁸ 見上註⁶，施安昌（一九九四）文及（一九九七）專著。

「……由此說明華山廟碑等四碑，金末元初已經不存……則與郭宗昌的近百年前碑石已毀的說法吻合。如此，關中（即華陰本）、四明兩本便是宋時（確切說應是金）所拓，順德、長垣兩本則是宋或更早的拓本。」

郭宗昌此跋收錄於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卷四內，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曾重印，並加上句逗，斷句為：「余家華下近百年，前有客訪其石已毀。」³⁹如果這樣的讀法成立的話，則「近百年」指郭宗昌世居於此，非指百年前有人訪碑，而碑已毀。此跋書於天啟元年，那時碑石早已亡佚了，所以郭氏所說是實情。再看《類編長安志》的材料，據中華書局⁴⁰的出版說明：

「《類編長安志》是把北宋宋敏求的《長安志》加以分類並有所刪削……其中遺址故蹟多經駱氏親自考察，頗為翔實可信……另卷十石刻著錄一百四十餘種，對考證關中碑刻及其存佚情況也大有用處。」

此書中的「石刻」一卷的確保存了不少珍貴碑刻資料，但駱氏著錄標準，似乎比較注重唐代以後的碑石，一百四十餘目中，只有十項是唐以前的，漢代的只有五項，很不全面，與駱氏自詡：「不憚涉遠披荊莽而追訪」之所得，極不相稱。已經有人指出駱氏編纂此書時，在增刪《長安志》分類和體例上，編排得很不理想；卷首書目沿襲其時坊肆編刻書籍，以多為貴，很多書目抄自其他書籍，書名被妄改、誤抄，態度極不嚴肅；整書被形容為「近乎後世的旅遊指南讀物」。⁴¹我們都知道西嶽廟中，漢以後，唐以前的碑石最少還有北魏興安二年（四五三）《修華嶽廟碑》和北周天和二年（五六七）趙文淵《華嶽神廟之碑》（又稱《華嶽頌碑》）。前碑早亡佚，所以駱書不載，不足為奇；但趙文淵《華嶽頌碑》至今仍存，此書也未載。就是唐代部份，與華嶽廟有關的石刻，駱氏只列了《唐華山石闕題名》、《唐顏魯公題名》和《唐修漢未央宮碑》，大名鼎鼎的《唐述聖頌碑》也失載，足證此書華嶽廟刻石著錄，似乎只憑拓本或道聽途說，而非親自訪查，很不可靠。所以書內未有著錄漢延熹西嶽廟碑，絕不表示該碑在元代不存在。

另外一個旁證是西嶽廟碑第五行和第七行下半，文字空位中間有北宋「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題記，這是碑拓年代的確切上限，即凡有此題記的拓本必不可能早於元豐八年乙丑（一零八五）。此題記附在長垣本冊後（圖二一右）⁴²，順德本和華陰本則失佚，四明本題跋仍存，但中央有石垢損泐，有幾個字已經看不到了（圖二一左）。元豐乙丑已是北宋末年；長垣本此題記的字劃已開始有輕微缺泐，說明捶拓年代距離元豐八年有一段時間，很可能

39 見上註7，阮元書，頁三九。

40 駱天驥：《類編長安志》，黃永年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零年。

41 上註，附黃永年：《類編長安志》，頁三三零至三三五。

是在四十一年後的金代或稍後。順德本應該拓得早一些，確切日期還須更具體的證據，而且此本唐宋人題跋不存，更無從比較。

至於拓本年代下限，個人認為嘉靖三十四年陝西大地震，仍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以前曾引《中國地震資料年表》⁴³中的材料作為證明：

《隆慶華州志》：「石刻：嘉靖乙卯冬關中地大震，山嶽石刻逸失過半。」
張鳳鳴：《羽王先生集》：「西嶽廟中無漢碑，以地震皆毀故也。」

由此可見這次地震，災情確實嚴重，碑石毀失，與之很有關連。張鳳鳴為明末人，崇禎時殉國，與顧炎武差不多同時，可見在當時，碑毀與地震已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這和郭宗昌跋語也無相牴牾之處，但是究竟應該怎樣理解萬曆趙岫《石墨鐫華》的「碎碑砌石」說？《華嶽志》⁴⁴中幾條材料對此很有啟發：

卷一：西嶽廟

頁五五：嘉靖二十年修……已圯重建者，左右司房九座，鬱壘殿二座，歷代碑樓，東西旱船各二座……。

頁五六：三十六年修嶽廟後寢：乙卯冬關中地震，嶽廟暨寢皆圯……。

頁五六：四十一年後修嶽廟……乙卯冬西土震動，嶽廟傾圯……垣墉有傾頽者，棟宇有折撓者，瓦石有毀敗者……悉撤而新之，務完其初……。

頁五七：萬曆三十年重修……先是顓靈角樓遭回祿，比歲廟宇為霖潦所嚙……咸次第修舉……。

頁五八：古碑亭二：乾隆間，巡撫畢沅建漢唐以來碑銜、殘碣、斷石於壁，大小二百餘枚。

卷四：金石

頁一：金石……概自黃巢寇火，有明地震，石遂遭劫，然猶未甚也。至嘉靖間，修廟之役，捶之、鑿之，用代磚瓦，而古碑遂不可問矣。

頁二一：顏真卿題名……又因地震之後，以碎石砌嶽廟大門，牆上亦有唐人題名……。

⁴² 所有有正書局系統的印本（包括最晚出的北京：中國書店，一九九二年版）長垣本中此題記，在最初製版時曾經修描失真，日本博文堂膠版本及東京二玄社柯式版本，均較存神。

⁴³ 見註4，林業強文，引《中國地震資料年表》，頁三九七，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⁴⁴ 李榕原等：《華嶽志》，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刊本，台北：成文書局重印本，一九七零年。

頁三七：崔恭題名：……朱楓《雍州金石記》……西嶽廟題名……明時地震後，以碎碑砌左右門牆腳，右牆下所砌碑，已鉗鑿漫滅，間有可識者……。

綜合上述各條材料，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一五五五）地震，碑石仆倒敗壞在先，後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兩次修嶽廟的基建中，主其事者並沒有「整舊如舊」，而變相地破壞古建築，不但「瓦石有毀敗者，悉撤而新之」，而且「捶之、鑿之，用代磚瓦」，把殘破碑石敲碎，用來砌廟門、牆腳，這是漢延熹西嶽廟碑的最後命運。至於碎碑，是否與「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有關，現在已無從稽考了。故此趙涵的說法基本正確，「嘉靖中」是指嘉靖整個年號的中葉，嘉靖共四十五年（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乙卯地震是在三十四年，已是嘉靖朝的後期，而兩次修廟更晚，所以趙說「此碑嘉靖中猶在」是實情；當時此碑在華嶽廟的位置，很可能是在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修的「歷代碑樓」之內。總而言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原石失佚年代的下限必在嘉靖後期，即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間（一五五七至一五六二），這也是原石拓本捶拓的下限。華陰、四明兩本明顯較順德、長垣本為晚，有碑帖專家定之為明拓⁴⁵，似乎不是沒有道理的。

補記：

長垣本翁樹培跋云：「案宋神宗元豐八年乙丑正月甲辰，詔赦天下……此題在元豐八年，則此本為南宋搨本無疑爾。」是以前人早已注意到宋人題名與墨拓年代上限的關係。當然靖康之難後，宋室南遷，華陰為金人統治，「南宋」當為「金」之誤。此外陳文述：《頤道堂文鈔》（道光三至八年刊本）卷七亦已質疑顧亭林的「地震碑毀說」，云：「……夫地震碑毀，當是破碎，非竟泯沒其文也。縣令碎為砌石，亦未必悉磨治之，則砌石之背，殘字或猶有存者……中郎妙隸，安知不有時而復顯於世也。」此與拙文引《華嶽志》材料不謀而合，惜近年修嶽廟所出之殘字，悉為道光錢寶甯重摹本，未見有延熹原石。修嶽廟之報導，詳《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一日及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七日各期。

附錄：華陰本木函及前後夾板題記

木函蓋正面

宋拓本華山碑 壬寅小除夕桂馥記

⁴⁵ 見上註5，王壯弘書，頁八二。

癸卯四月鄭□□識（一印不清）

「侯官鄭氏」（印）

阮元觀。「琅嬛僊館」（印）

成親王。「詒晉齋印」（印）

石菴。「劉塘」（印）

嘉慶乙丑冬至觀，因識。英和

魚山馮敏昌。「馮伯子」（印）

漢延熹華嶽廟碑。「茱華吟舫」（印）

今世海內三本之一，河間紀昀題。「閱微艸堂」（印）

拔地依天之氣，嘉慶丙寅秋九月廿二日方綱。「翁方綱」、「覃谿」（印）

盤陀老人觀，張騰蛟侍

戊寅夏日陳希祖識。「玉方」（印）

乾隆四十八年臘月八日新安程晉芳、吳江陸燿同觀

木函蓋背面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

華山碑前明已燬，今海內僅存三拓本，此為明郭允伯物，曾歸朱石君先生，跋尾極多，所謂華陰本是也。道光丙申入覲都門獲睹，愛不忍捨，而索價甚昂。阮相國曰：「此希世珍，勿失交臂」。遂破慳以重值得之。相國來賀，並再題焉。日下大說，目為奢侈。事達天聽，謂近臣曰：「此雅致豪舉也，何足論。」而此帖益名矣。做碑字題額並識。

戊戌冬日福州梁章鉅書

木函上側

此華陰本明郭宗昌物，與四明本、長垣本鼎足為三。

乾隆辛亥初秋伊秉綬

木函下側

漢延熹華山碑 乾隆甲午十月借此山史本，殫二十日思力雙鉤之。方綱

木函右側

神物當天，歷代寶之。嘉慶辛酉東武劉墉書

世傳三本，予皆於卅年前借得摹藏之。四明本已鈎為大軸，長垣本用墨太重，惟此本神理最足，洵可寶也。方綱

木函左側

此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雖兄弟之墨莊樓。雲駒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山史嘯月樓。乾隆丙戌歸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吾友朱竹君。郭允伯號宛委山人，其家僮惠靈偃、史明二人善裝潢，於天啟四年重裝，即此本也。方綱

木函底面

余藏金石古文，雖不及永叔、明誠之富，至於癖結膏肓，自謂過之。得輒攷問裁定，即命裝潢。時與家僮雜作函而藏之。視藏鏤者，同是一累而間適殊矣。於是取收藏家事語，書之函。武平郭宗昌胤伯志。「郭宗昌印」(印)桓玄以圖畫視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大點汙，玄惋惜移時。米南宮洗手帖略云：每得一書。裝訖入奩，印以「米氏秘玩印」，閱法二案相比，濯手親展視客。客凭几細閱，余趨走於前，客曰「卷」，即卷；「舒」，即舒。客據案甚尊，余執事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欲不以手衣振拂之耳。天啟元年上元手書于松談閣。「神游宛委」(印)

夾板正面

乾隆五十六年春王文治觀。「夢樓」(印)

錢唐黃易觀。

宋拓西岳華鎮碑，華陰本石君藏，東武劉墉書。

吳張塤、嘉定錢坫。

秀水錢載觀。

夾板背面

長洲錢榮、嘉興錢楷、錢唐吳錫麒、青浦王昶、柏山法式善、長白鐵保、玉保同觀，江德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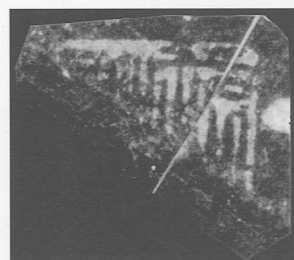
吳縣顏純、宜黃謝階樹同觀。

江都羅聘、嘉善周升桓、儀徵江德量同觀。「江」(印)

永當守護，無轉他人，嘉慶六年歲在辛酉九月朔日梁同書。「不翁」(印)

(原載《書海觀瀾——中國書法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文物館，一九九八年，今略作修改。本文為研究撥款委員會(RGC)資助之「中國古物表面科學」研究項目之一〔項目編號CUHK182/96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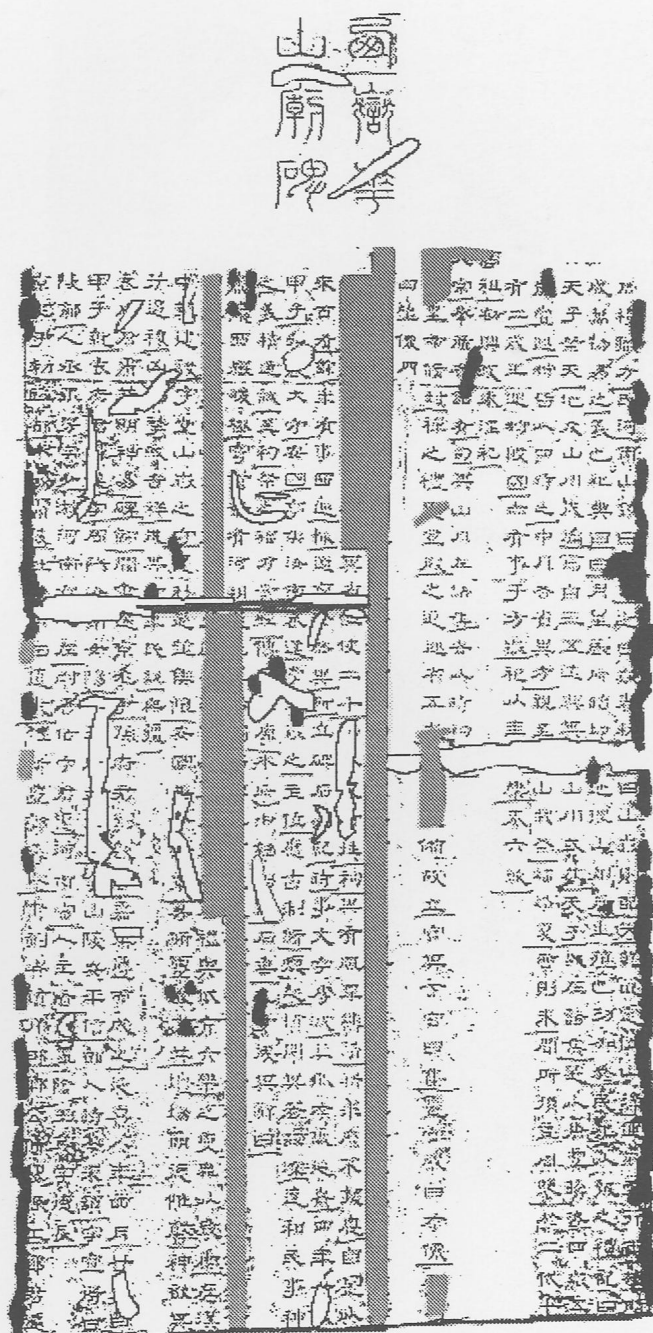
圖一零：順德本「范綱」騎縫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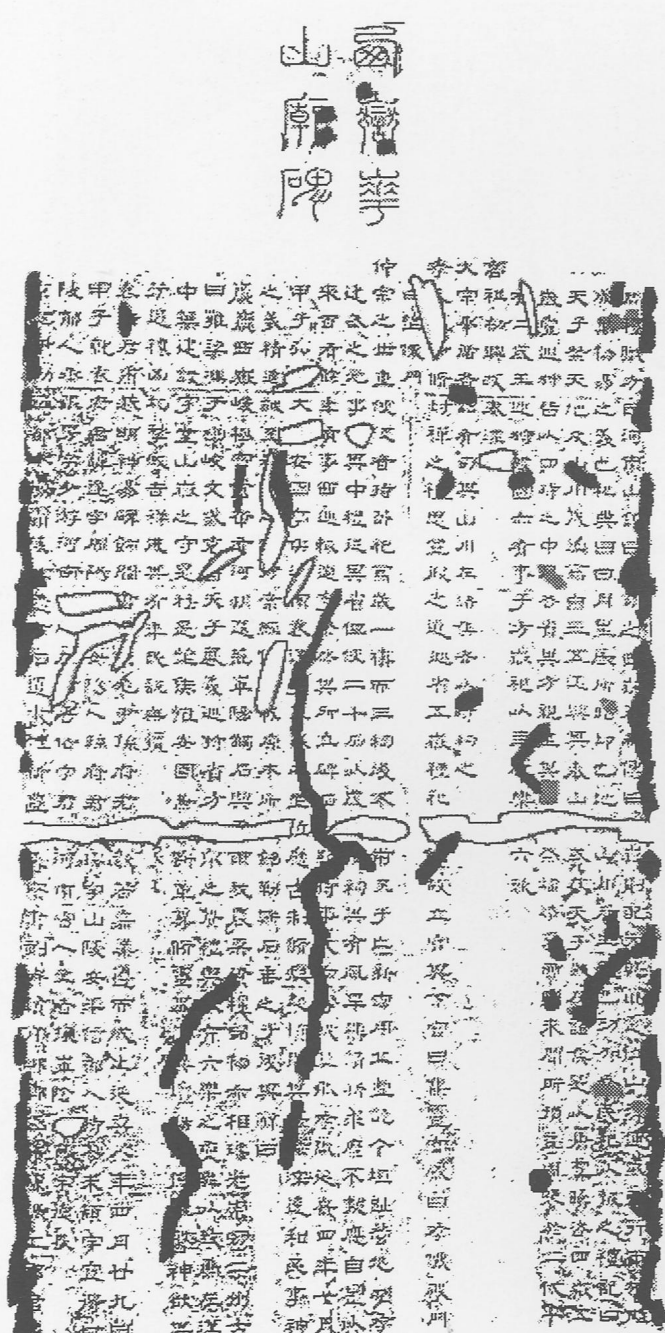
圖一一：本冊背面頁碼及「李棧」印



圖一二：順德本碑石復原圖



圖一三：長垣本碑石復原圖



圖一四：華陰本碑石復原圖



圖一五：四明本碑石復原圖



圖一六：趙烈文《華山碑諸本異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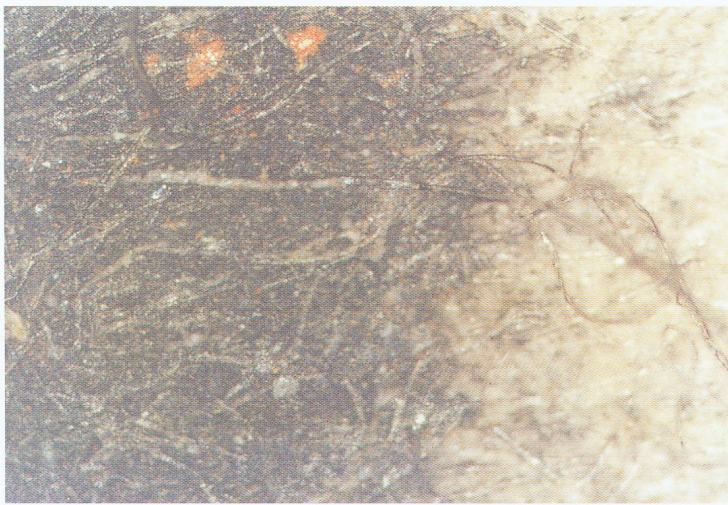
華山碑諸本異同表									
長垣顧南黃小唐竹金邑張芭陳南阮梁									
真原本本松本靈本門本堂本叔本伯本									
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十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二十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三十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四十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五十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六十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七十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八十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一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二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三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四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五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六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七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八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九十九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一百	行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周	禮

圖一七：順德本五十倍顯微照片 空白處（上） 紙破裱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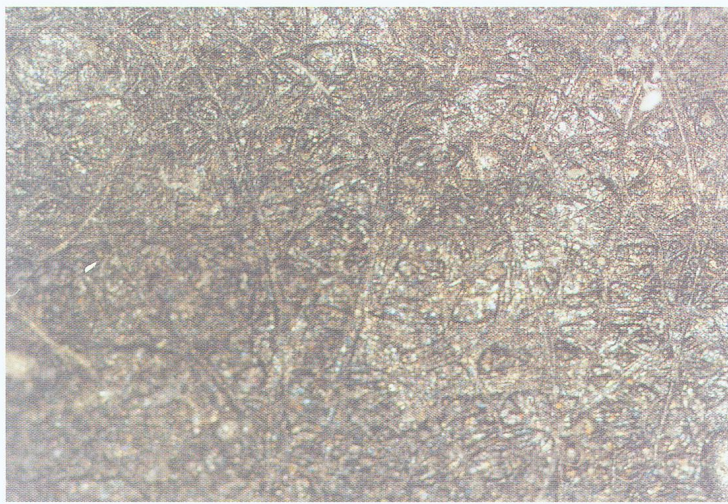


圖一八：現代砂紙（上）、溫州皮紙（中）及單宣（下）纖維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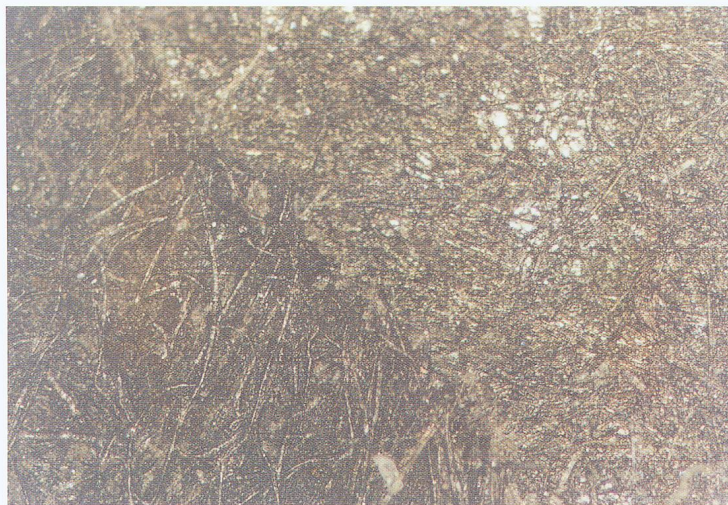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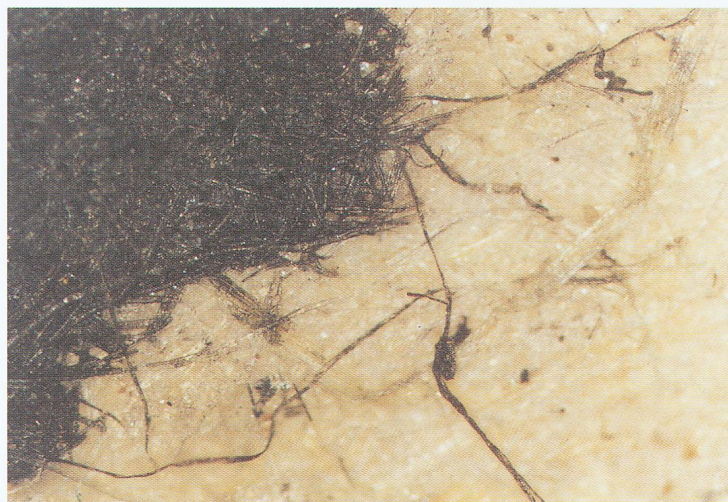
圖一九：順德本五十倍顯微照片



字口(上) 拓墨處(下)



圖二零：五十倍顯微照片 填墨(宋拓十七帖)(上)
清代拓本(石門頌)(下)



圖二一：長垣本（右）及四明本（左）元豐八年王子文題記

元豐七年歲次乙未十一月癸丑奉議
郎知華州軍事王子文題
旨改題示 卷之四 庚戌八月
同侍省內侍殿前祿 題卷

元豐七年歲次乙未十一月癸丑奉
議郎知華州軍事王子文
旨改題示 卷之四 庚戌八月
同侍省內侍殿前祿 題卷

圖二二：金農自畫像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品



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

- 一 金石文字癖——金農早年精研碑版
 - 二 金氏冬心齋——金農早年室名
 - 三 華山片石是吾師——金農臨華山廟碑
 - 四 壽門雙鉤華山碑——金農摹順德本的特徵
 - 五 故作怪異示奇古——金壽門雙鉤本的流傳
 - 六 壽門恃賣古董為生——順德本的缺頁
- 附錄 金農致方輔札——「華山碑額缺二字」問題

金農（一六八七至一七六三，圖二二），原名司農，字壽田，三十九歲更名農，字壽門，號冬心先生，別號很多。出生於浙江錢唐（今杭州），但客居揚州很久。詩、書、畫、刻印、銘硯都很有成就，為「揚州八怪」之首。金農很年輕時就沉迷於碑版的集藏和考訂，自己的藏品中也不乏罕見的舊拓孤本。順德本華山廟碑首頁碑額有朱文「金氏冬心齋印」，論者都以此拓為他早年度藏的墨拓善本之一。金農自己終身亦以華山廟碑為個人隸書風格發展的範本和基礎，多次臨寫，有多項臨本存世，雖然全部已不是純粹追求形似的摹寫，而是以意為之，但仍可看到華山廟碑對金農的隸書影響之鉅。本文嘗試以文獻結合現今仍可看到的實物標本，考證金冬心和華山廟碑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並兼及順德本雙鉤本的流傳，以及其兩版缺頁的佚失及復原的相關問題，就正於方家。

（一）金石文字癖——金農早年精研碑版

金農少年時代¹即以詩聞名鄉里，二十一歲投師蘇州，受教於何焯（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家塾中，兩年後，因為父親去世，不得不輟學離去。短短的兩年中，何焯的碑版考證功夫，深深影響了年輕的金農。三十歲前後的金農沉緬於金石碑版之中，自己亦富於碑拓的收藏，有關這樣的文獻資料²不少，如：

¹ 有關金農生平詳張郁明：《金農年譜》，《揚州八怪年譜·上》，頁一八六至二六九，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又見黃惇：《金農書法評傳》，《中國書法全集·六五·清代編，金農、鄭燮卷》，頁一至二二，北京：榮寶齋，一九九七年。

² 以下資料詳顧麟文：《揚州八家史料》，頁二四至八零，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六二年。金農：《冬心先生集》，頁一一、一五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重印本。

厲鶚：《樊榭山房集》卷一：《金壽門見示所藏唐景龍觀鐘銘拓本》：「嗜古金夫子，貪若籠百貨，墨本爛古色……」

同上，卷一：《江上訪金壽門，出觀顏魯公麻姑仙壇記、米海嶽顏魯公祠堂碑拓本》。

杭世駿：《詞科餘話》：「冬心先生嗜奇好古，收儲金石之文不下千卷……」

金農：《冬心先生集》卷一：《楊知、陳章見過冬心齋，予出漢唐金石拓本二百四十種共觀》：「……聖唐與神漢，文字古所敦。吉金貞石志，辯證蒐株源……」

金農：《冬心齋硯銘自序》：「予夙有金石文字之癖……石文自《五鳳石刻》下，於漢唐八分之流別心摹手追，私謂得其神骨，不減李潮一字百金也。」

上揭材料除了最後兩條為金農自敘外，其餘都是他同年摯友的側面描述，如厲鶚（一六九二至一七五二）、杭世駿（一六九六至一七七三）等，均與金農一生過從甚密。厲詩寫成於康熙五十三／四年（甲午／乙未，一七一四／五），時金農僅二十八、九歲。《楊知、陳章》詩錄於《冬心先生集》卷一，按集中順序，該詩約成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是年金農三十一歲。足證金農早年確是金石文字癖。他也有一定數量的碑刻拓片收藏，隨便拿出來與摯友共賞的漢唐金石拓本已達二百四十種，杭世駿甚至說他收藏的金石文字不下千卷。更值得注意的是，冬心齋裏的收藏並非以量取勝，也有為數不少的舊拓孤本和不常見的「異本」，如乾隆早年成書的吳玉搢《金石存》（見下文），即著錄了他藏的孤本《漢征西大將軍楊瑾殘碑》十餘字，為宋代金石著錄如「歐、趙、洪、婁諸書所無」的孤本。更為人所熟知的是《西嶽華山廟碑》，吳氏說他的藏本「殘缺止十餘字，餘或筆畫小損，皆可辨認，篆額六字亦全，較勝郭允伯所藏……」。雖然金農平時只以鈎本示人，但如下文所示，鈎本其實是出自自藏本（即順德本），別無他本。可能是先入為主的緣故，華山廟碑遂影響了金農一生隸書創新的取向。

（二）金氏冬心齋——金農早年室名

順德本華山廟碑首頁碑額「華」字右側有朱文長方印，印文為「金氏冬心齋印」（圖二二三）。此印印文渾穆剛健，光潔素雅，有論者以為是牙質印章。³此印也是順德本拓冊唯一的金農印鈐，冊內並沒有金農其他的印章或題識、觀款等。金農三十五歲前後的《范石湖隸書軸》（見下文，圖二二四），款署「冬心齋主金司農」，據此「冬心齋」應是金農早年的齋名。「金氏冬心齋印」也出現在金農早期的書法作品中，現在看到的作品最低限度有以下各幀⁴：

³ 黃惇：《金農早期書法作品考》，《文物》，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頁八零、八四。

⁴ 同上文，頁八零。

- 一、《隸書五言聯》，南京王一羽藏，約書於三十至三十五歲間。
- 二、《臨華山廟碑軸》，流入日本，約三十四歲前後，見下文（圖二六）。
- 三、《行書游禪智寺詩軸》，故宮博物院藏品，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一七二二），三十六歲。
- 四、《隸書張融、蔡中郎等傳記冊》，鎮江市文物商店藏品，雍正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四十七歲。

以上《行書游禪智寺詩軸》是現在存世金農最早有確切年干可考的書法作品，而「金氏冬心齋印」最晚是附在四十七歲的《傳記冊》中，此後，似乎並不再見使用。這與他停止使用「金司農印」印章，看來是同一時候的。黃惇先生首考出金農在三十九歲前署款不寫作「金農」，而作「金司農」。⁵雍正三年（一七二五）正月，三十九歲的金農在北遊前夕，才更名為「農」，但是「金司農」印還繼續使用了一段日子，直至最後在故宮藏的《臨華山廟碑冊》（見下文，書於雍正十二年甲寅，金農四十八歲，圖三三）上出現，大概在五十歲之後此印便停止使用了。

雍正十一年，金農四十七歲，是年刊印其詩稿，名為《冬心先生集》。如果我們翻檢集內金氏早期詩文作品，從中也可以看到金冬心曾多次使用「冬心齋」的堂名：

《冬心先生集》⁶卷一，頁二：「楊知、陳章見過冬心齋，予出漢唐金石搨本二百四十種共觀。」
頁十四：「冬心齋中石刻襍帖。」

張郁明：《金農年譜》⁷：

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二十八歲 「編集《冬心齋石刻》。」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三十五歲 「冬，歲暮，於江上老屋整理《冬心齋石刻襍帖》。」

上揭資料顯示，凡與「冬心齋」有關連的，都是涉及金石碑版文字的；聯繫前文，我們知道早年的金農確有「金石文字癖」，沉緬於碑版文字的訪尋、考證、校勘與鑑藏，「金氏冬心齋印」於金農早期使用，正好符合了他這段時間的學術興趣和活動。

⁵ 同上文，頁八六至八八。

⁶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重印本，頁一一。

⁷ 見上註1，張郁明文，頁一九五、二零零。

(三) 華山片石是吾師——金農臨華山廟碑

金農一生對西嶽華山廟碑十分推崇，於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赴京應博學鴻詞科失敗後，在山東曲阜所作的《魯中雜詩》⁸中，最能說出他的看法：

「會稽內史負俗姿，字學荒疏笑騁馳；
恥向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

金農早年師事何焯，何氏書宗晉唐，但由詩文中，我們看到金農已從王羲之會稽內史的框框中解放出來，上溯漢隸，不把晉唐書派放在眼底。康雍時期，書法崇尚趙董媚俗習氣，寫隸書的人不多，僅有鄭簠（一六二二至一六九四）、朱彝尊（一六二九至一七零九）、王澐（一六六八至一七四三）等人，都學夏承、禮器、史晨、曹全等碑。金農早年隸書也曾學鄭谷口，從夏承碑入手，傳世還有這樣的作品流傳。如《范石湖隸書軸》⁹和《蘇東坡五古四首卷》¹⁰（圖二四、二五），前軸署：「冬心齋主金司農」，詩卷則署「金司農」，都是金農三十五歲前後，個人隸書風格未形成的作品。其後金農別樹一幟，用功於華山廟碑，獨寫質厚含蓄一路；又運用「倒薤法」成獨特的隸法，或摻楷法成「楷隸」，或晚年獨創的「漆書」，終其一生都以碑為宗。

金農終身臨寫華山廟碑，現在流傳下來的臨本最少有以下八種，年代由康熙至乾隆，有早至三十四歲的，也有晚至七十二歲的，書風多變，亦有多種面貌：

（甲）臨華山廟碑軸¹¹：紙本，十行一百七十五字，自「巖巖西嶽」至「廿九日甲子就」。款：「農臨漢華山廟碑」。鈐印：「金氏冬心齋」、「金司農印」、「壽田」。此軸流入日本（圖二六）。浙江省博物館有金農臨乙瑛碑軸¹²（圖二七），筆法與此極相類，軸上鈐「金司農印」及「辛丑以來之作」，辛丑為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金農時三十四歲。所以此兩

⁸ 見《冬心先生續集》自書稿本墨跡，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引自註1黃惇文，頁二二。

⁹ 福建省博物館藏品，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此書以下簡稱《圖目》），十四，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編號：閩「一」054。

¹⁰ 揚州市文物商店藏品，見《圖目》，六，編號：蘇11-064。

¹¹ 黃惇等，上揭《中國書法全集·六五·金農、鄭燮卷》，圖版五。

¹² 《圖目》，十一，編號：浙「一」088，又見劉九庵：《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頁六一四，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軸可以代表金農早期學習階段，雖然臨本並非形似華山廟碑或乙瑛碑，但用筆嚴守漢碑筆法，具備漢隸特徵。

(乙)臨華山廟碑冊¹³：紙本，二十開，碑文全錄，冊首：「漢西嶽華山廟碑」。款：「稽留山民金農對臨」。印：「金農印信」、「壽門」、「冬心先生」。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品(圖二八)。書法風格接近雍正八年庚戌(一七三零)的「王融傳」隸書冊和「王秀冊」，應是四十五、六歲前後的作品。「倒薤法」已應用得十分熟練了。

(丙)臨華山廟碑軸¹⁴：紙本，書碑文上半，自「周禮職方氏」至「以時祠之」。款：「雍正甲寅嘉平書于廣陵心出家盦杭郡金農」。鈐印：「金司農印」、「冬心先生」。一零二點一乘六五點五厘米，現藏廣東省博物館(圖二九)。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金農四十八歲。

(丁)臨華山廟碑軸¹⁵：紙本，書碑文中部，自「建武之元」至「軹過亨祭」。款：「杭郡金農」。一四一乘五三點五厘米，現藏福建省博物館(圖三零)。書法接近上揭廣東省博物館軸，應是同時作品。

(戊)臨華山廟碑屏¹⁶：原為四屏，現剪裱成冊一至十四開，自「立宮其下」至「營兆猶存」。款：「稽留山民金農」。印：「金司農印」、「冬心先生」。黃易(一七四四至一八零二)、宗稷辰、邵松年跋，《古緣萃錄》著錄(圖三一)。此冊的原來四屏全貌木刻拓本發表於日本《書品》¹⁷(圖三二)，據西川寧的考證，此四屏書於五十歲中期，為金農中期作品。書法結體方整，稍用「倒薤法」法，黃易評之為：「此中年最精之跡，餓隸渴筆，不讓古人。」

(己)臨華山廟碑冊¹⁸：紙本，四十單開，二七點一乘一四點七厘米，錄全碑文，款：「漢西嶽華山廟碑，雍正甲寅十二月杭郡金農書」。印：「金司農印」、「冬心先生」。故宮博物院藏品(圖三三)。此冊書於揚州，甲寅即一七三四年，金農是年四十八歲。用筆勻平，橫豎筆劃粗細一致，接近他後來的「楷隸」，即楷書和隸書的混合體。

13 《圖目》，十，編號：津7-1252。

14 《圖目》，一三，編號：粵1-0718。

15 《圖目》，一四，編號：國1-055。

16 見《清金農臨華山廟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7 見伏見沖敬：《金冬心臨華山廟碑》，《書品》，一八三號，一九六七年，頁三；西川寧：《金冬心雜事》，《書品》，二二五號，一九七二年，頁二至七。

18 上揭《中國畫法全集·六五》，圖版一一。

(庚)臨華山廟碑四屏¹⁹：絹本，書碑文下半，有缺佚，或原本不止四屏。「禮從其省」至「郭君遷」。款：「錢塘金農書」。一零三乘二八點五厘米，現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圖三四)。此四屏以楷隸為之，結體風格酷似前故宮雍正甲寅冊，應是同時作品。

(辛)臨華山廟碑軸²⁰：紙本，一五二乘四五厘米，六行，六十三字。書碑文前半，自「周禮職方氏」至「所生殖也」。款：「西嶽華山廟碑，書為耀南學長兄，七十二金農」。上海博物館藏(圖三五)。此軸是目前所知的金農最晚的華山廟碑臨作，純以「變體八分」——「漆書」書成，用筆蒼勁老練，隸書的波磔全被橫劃代替，完全從原來華山廟碑的筆法特徵中解放出來，是金農晚年變法的代表之作，是軸書於一七五八年。

(四) 壽門雙鉤華山碑——金農摹順德本的特徵

順德本華山廟碑很可能在康熙年間已入「金氏冬心齋」中，但金農似乎秘藏墨拓原本(也有可能是原拓很早已轉歸馬氏小玲瓏山館)，平時只以雙鉤本示人，鉤本輾轉摹寫，流傳很廣，也因此引起不少的混亂。對此混亂，光緒壬辰(一八九二)趙烈文(一八三二至一八九三)在長垣本的長題中，和他雙鉤長垣本冊中附記《金壽門本非長垣本說》²¹，有很精闢的見解：

「……華碑三本支派流傳，不若今之考辨明晰，而國初最烜赫有名者為關中本，故壽門藏之自稱關中本，顧氏鉤之亦號曰關中本。至關中真本見者稍多，而後知此本之不同，於是又屬此本於長垣。長垣本藏於宋氏，珍護什襲，不使人見。至乾隆五十八年歸陳伯恭，而後踪跡日顯，此本又漸難附麗。第金石家立說，甚少能綜覈……疑似之間，足生異論。……」

古代善拓名蹟，藏者多珍而秘之，不如二十世紀，珍品劇蹟藉印刷品化身千萬，為研究和鑑賞家提供了不少方便。古時資訊閉塞，耳食附會，以訛傳訛，自是免不了的事。金冬心的鉤本，亦免不了一些附會傳說。要從諸多的鉤本、重摹本中，分

¹⁹ 《圖目》，一八，編號：新1-42。

²⁰ 上揭《中國書法全集·六五》，圖版二七。另美國顧洛阜氏舊藏有極相似的立軸，「庚午」紀年，但書法呆板，個別字錯書，恐是偽贗。見曾幼荷：《中國書法》，圖版八六(Tsang Yu-ho Foko, Chinese Calligraphy,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1971, pl.86)。此軸見本書圖三六。

²¹ 此冊封面題簽：「漢華山碑長垣本靜圃影模，天放樓珍藏」，「趙惠父氏」(印)。此雙鉤墨蹟冊現存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有此冊的木刻拓冊。

辨出那些是源於金農雙鉤本，我們必須先詳細校出順德本獨有特徵，為其他本所沒有的，然後再對比各本，自可將底本的淵源辨別出來。趙烈文在撰寫《金壽門本非長垣本說》的同時，也命他的兒子趙寬製作「華山碑諸本異同表」（圖三七），詳列了長垣本、顧南原本、黃小松本、唐竹虛本、金壽門本、張芑堂本、陳南叔本和阮梁伯本中四十字的異同比較，證明「顧、黃、唐、金」四本是屬於同一個系統，與長垣本有明顯分別，但趙烈文自始至終從沒有機會看到順德本原本，所以慨嘆說：

「……聞金壽門本，嘉慶間歸江寧伍氏，有孫伯淵跋。又歸張子絮，見長垣本冊尾汪孟慈跋。今歸南海李若農學士。安得馳書嶺表，響搗以歸，一印余說，使百數十年蓄疑未決者，一旦豁然，不亦快哉！」

我們現在將趙氏表內部份校字，對比順德、長垣、華陰、四明影本，確證趙說正確（圖三八）。順德本系統中的各本，的確有同樣的特徵。拓紙中露白，一般都是因為石泐破損，紙張未受墨的緣故。但順德本有幾個字，因為接紙，或紙張破損而呈現白色（在圖三八中，這些特殊地方以斜線標出），這是偶發的特殊現象，不可能在另外本子中出現，除非是有意的翻刻或重摹、雙鉤；這些獨特的字有：

第一行十九字：「傳」

此字位於兩紙相接處，下半紙已佚。

第四行首字：「歲」

此字捶拓過輕，紙未刷入石，故筆劃粗肥。

第八行十字：「思」

下半「心」部中央紙破。

第八行三十八字：「門」

右半紙破損。

第二十二行三十字：「鄂」

右半紙破損。

（五）故作怪異示奇古——金壽門雙鉤本的流傳

盛清康熙乾以至清末，金冬心雙鉤本輾轉相摹，廣為流傳，錯綜複雜，與《蘭亭帖》及《閣帖》歷代翻刻重摹，不相上下。我們以上列的特徵作為指標，稽考諸家著錄、華山廟碑四本跋文和秦更年《西嶽華山廟碑續考》內的各種「重摹本、翻本、偽本」，檢出金冬心鉤本衍生出來的本子，計有以下多種。

A 顧南原本

據文獻著錄，最早看到金氏雙鉤本的是顧藹吉（字晚先，一字天山，號南原，吳縣人，康熙四十七年，一七零八，以貢生任儀徵教諭）。顧氏曾著《隸辨》，這是一本很著名的隸書字典²²，成書於康熙晚年，書內有項綢於康熙戊戌（五十七年，一七一八，金農該年三十二歲）的識語。顧氏刊印此書的時候，已是晚年，因為他在自己的序中說：「竭其愚才，積三十年

之久，然後成書。……」此書的康熙原版罕見，一般坊間見到的都是乾隆癸亥（八年，一七四三）黃晟重鈐本。有關顧氏華山廟碑鈎本或藏本有以下文獻材料：

顧藹吉《隸辨》，卷七，頁二十三，康熙末年：

「華山廟碑……華州郭胤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無異家，予從商丘宋尚書摹得之，即無異藏本也。……」

嚴可均（一七六二至一八四三）《鐵橋漫稿》²³跋長垣本，書於嘉慶年間：

「……長垣本……顧南原曾鈎此本，與翁覃溪閣學士鈎本，皆無鋒芒，與真蹟不合。……」

陳文述《頤道堂文鈔》，道光三至八年：

「……長垣本……顧南原、高西園、金壽門雙鈎本皆從此出。……」

趙烈文《長垣本跋文》，光緒壬辰，一八九二年：

「……余所藏顧南原手鈎本，此即顧誤認長垣本為華陰本，收入《隸辨》，翁覃溪力攻其誤者，見余跋顧鈎本冊尾。……」

按趙烈文「異同表」所列其自藏的顧氏手鈎本的特徵，顧本的底本其實出自順德本，與長垣或華陰本並無關連；顧氏將長垣本和華陰本混為一談，更證明他說的：「從商丘……摹得之」（即真接摹自長垣本）實不可信。嚴可均、陳文述以為顧本出自長垣本，也是出於同樣的錯誤而以訛傳訛。按蔡澄《雞窗叢話》²⁴載顧氏藏有華山廟碑的「明中葉搨本」，據說「墨稍濃，精彩煥發，其用筆頗肥澤，已開唐隸之先聲……」。又方朔²⁵曾於咸豐十年（一八六零），於濟寧得「顧南原手鈎油素關中本」，前錄郭允伯、趙子函二跋，有「南原」、「道古齋」二小印，碑文闕九十七字。如此冊可信，則顧氏似乎又確曾手鈎過華陰本，很可能此本鈎摹於刊印《隸辨》之後，故未及錄入。至於蔡澄著錄的顧藏明拓華山廟碑，未見諸其他的著錄，其後也不見流傳，看來多半是翻刻的贗本。

²² 有關此書的簡介詳張潛超主編：《中國書法論著辭典》，頁一五六，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零年。

²³ 各條均轉引自秦更年：《漢西嶽華山廟碑續考》，卷一，頁一七、二零；卷二，頁一四，上海：石渠寶笈，一九二八年。

²⁴ 同上，卷一，頁一六。

²⁵ 同上，卷一，頁二五至二七。

B 吳山夫本

顧氏《隸辨》之後，著錄金農雙鈎本是吳玉搢《金石存》。吳玉搢，字藉五，號山夫，淮安山陽人，《碑傳集補》卷四十五有傳。²⁶現在流傳的《金石存》有兩個版本，坊間最通行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印李調元（一七三四至一八零二）《函海》本。此本舛誤較多²⁷，華山廟碑的錄文，殘缺很多，實不足為據。

由於《函海》本錯誤缺失，故此在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李宗昉（？至一八四六）有重校本²⁸，由「山陽李氏聞妙香室」印行出版。此刊本附有吳玉搢乾隆三年（一七三八）的自序，知此書原稿成於乾隆三年之前，是年金冬心五十二歲。書內錄了華山廟碑的全文楷書釋文（圖三九），個別文字闕文以□標出，碑後原案語²⁹：

「右西嶽華山廟碑，錢唐金壽門舊有此拓本，余從摹得之，殘缺不十餘字，或筆劃小損，皆可辨認也。此碑自嘉靖時毀壞，拓本流傳甚少。關中郭允伯所藏，得自樓雲駒，後歸王無異，後又入商丘宋太宰家。凡顧亭林、朱竹垞、劉太乙、顧南原所見，皆此一本……乃允伯自云缺百二十字，而此本乃不若是之甚。郭本有額，而此本篆額『西嶽華山廟碑』六字亦全，豈不較勝於郭本耶？又梁谿吳棟臣客淮陰，自言其家亦有一本，得之其鄉秦氏，雖不知視此本何如？要之，此碑之流傳於世者，尚不止此數本也。……」

和顧藹吉一樣，吳玉搢也錯誤的將長垣本和華陰本混為一談，亦不知道金壽門本和長垣本的分別。但是吳氏很清楚的說，他是從金冬心藏本中「摹得」，並且說「金壽門舊有此拓本」。換而言之，吳氏著《金石存》時，此本已不在冬心齋中

²⁶ 《碑傳集補》，卷七，頁一五二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一九八七年。

²⁷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一九三六年。此本李調元序云：「丁酉（按即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予在京都琉璃廠書肆買得抄本一冊，不錄書名，亦無編書人姓名……乙巳年（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歸田後，陝西臬□王蘭泉先生謹昶者，始以書來告曰：此書名《金石存》，乃吾鄉博學宏詞趙公諱搢所著，鈍根老人其別號也。……」

對李調元的識見和錯誤，王昶（一七二四至一八零六），在《春融堂集》卷四十五（見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三七一），跋《函海》所刻《金石存》有所辨正：「吳君玉搢，淮安山陽人，生平好古，撰《金石存》十五卷，於乾隆三年自為序以記之。余與其弟玉鎔會試同年，故見其書，錄而藏之。後三十年，余在西安，聞綿州李君羹堂調元刊《函海》，此書刻於其中，謂為無名氏作。余寓書以告之。今《函海》刻成，則以是書為趙搢所編，且為趙氏是吾鄉人，曾於乾隆初年以博學鴻詞薦。是時所舉鴻詞未嘗有趙搢，而吾鄉所薦鴻詞亦未有其人。且謂其別字『鈍根老人』，未審錯誤何以至於斯也？」

²⁸ 此刊本李宗昉序云：「……近視學兩浙，偶購得李兩邨觀察粵東所刊先生是書，見其文字譌舛，缺失至三十餘碑，為之慨然。適汪宗伯夫子書來，緘是書原稿見示，委以校對之役，又得海寧州許生槎讀書稽古。……」

²⁹ 見《金石存》，卷七，隸存二，頁七至九。

了；這是與事實相符的，因為前文已指出順德本至遲於乾隆元年已轉歸馬日璐小玲瓏山館收藏。此外《金石存》中有多處文字描述吳氏和金農的過從，互相交流金石碑版研究心得，如：

卷七，頁六：

「孔子廟庭哀碑，不知何時淪沒，歷代載籍皆無可考。錢唐金壽門語余曰：雍正時閩人何琦，字禮康客游曲阜得之……」

卷九，頁二十：

「漢征西大將軍楊瑾殘碑……錢唐金壽門客游淮陰，出以示余……」

康、雍間金農正沉緬於金石之學，所以吳山夫《金石存》內的部份資料，採訪自金農，時空上也與金冬心這一時期的金石癖興趣正好吻合。最值得注意的是《金石存》中的華山廟碑錄文第一行「春秋傳曰」的「傳」字作「使」（圖四零）。前文已指出，這正是順德本獨有的特徵。李文田在順德本第一頁跋語和「傳」字校記中也注意到這一點。這個缺「寸」的「傳」字，實在是驗證金冬心鈎本系統的重要依據。

C 翁方綱本

有關「傳」字的輾轉傳摹（圖四零），最有趣的是翁方綱（一七三二至一八一八）。翁氏順天大興人，字正三，一字忠敘，號覃溪，為乾嘉間著名金石學者。華山廟碑四本之中，他前後校了三本，但始終與順德本緣慳一面，也一直誤認金冬心鈎本的底本出自長垣本。從翁氏在華山廟碑三本中的跋語中，以及翁氏的《復初齋文集》³⁰和《兩漢金石記》³¹的記載，他研究和鈎摹華山廟碑的過程如下：

乾隆甲午（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冬：

「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無異本見示，即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齋中，殫十日思力摹為冊。」

戊戌（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五月：

「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鈎商邱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本所闕之字，此皆有之，因更摹一本。又借竹君本

³⁰ 《復初齋文集》，卷二十，頁十五，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重校本。

³¹ 《兩漢金石記》，卷十，頁二至七，《國學集要二編》重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七年。

來細對，別摹其副以寄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時重修嶽廟，石已具矣，會有疑其贗者阻之，遂不果勒）。既而以商邱詩核之，則所謂宋拓僅闕十字者，蓋即此本。……蓋原石第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市」三字，「遣書佐」「書」字，又「鄂」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極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也。（陸蘆墟臨第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損之法）。是商邱本闕十字，與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蒲亦云爾，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為疑矣。「春秋傳」「使」字，陸臨正同，而顧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商邱闕十字之拓本，未得親見一對臨之，故姑就金壽門雙鈎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璧。……」

庚戌（五十五年，一七九零）八月：

「……嘉定錢竹汀持此未裝大幅（四明本）來都，借留几間旬日，周山茨、陸啓士、羅兩峰同看。……」

癸丑（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冬：

「始獲見宋商邱所收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陳伯恭侍讀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摹搨五日而還之。視余二十年前雙鈎王山史本，形較減削而神逾腴厚矣。昔年桂未谷自曲阜借得金冬心所鈎摹一本，即從此出者，而「春秋傳」「傳」字，竟誤作「使」。予竟誤據以付伯恭鋟木，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耶？宋漫堂雖自云闕十字，然實與《洪錄》無異，即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為海內第一本矣！」

我們再將上揭各條簡要綜合如下：

一七七四：鈎摹華陰本

一七七八：以金冬心本補華陰本缺字

一七九零：見四明本

一七九三：見長垣本，認為金農「鈎摹尚未精審」，尤其是「傳」字。

翁氏先入為主，一直以為金冬心的雙鈎本源出長垣本，因為長垣、華陰、四明三本之中，華陰、四明本都缺百餘字，只有長垣本較完整，故此翁氏誤認金本為長垣本，實有其客觀的因素。李文田在順德本的校記中，首次指出翁氏的錯誤：

「……今按翁早年所鈎未谷之本，實出冬心所鈎，即本其所藏，故此本既缺『傳』字下半，而鈎本如此，非誤也。金氏既有此本，何為遠求之商邱？」

稍後的趙烈文也在長垣本長跋及《金壽門本非長垣本說》³²中與翁氏商榷，毫不客氣的批評他的不科學，他用了「異同表」證明翁氏的「桂未谷本」實在是與顧南原、黃小松、唐竹虛三本同一系統，全都是淵源於順德本。翁氏在一七七八年所說的缺十一字（即：「歲、門、節、杜遷市、書、鄆、『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內中「節」字順德本已失佚，「杜遷市」等字近碑末，各本均損泐相近，無法比較外；「歲、門、鄆」三字以及首行的「使」字，據上文論證，正是順德本自己獨有的特徵，不同於其他三本。趙烈文以當時的條件，而且未見順德本原拓，能夠挑戰金石權威，作出這樣的結論，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D 積古堂刻翁覃溪本

上述翁方綱摹本北京帖肆積古堂曾石刻行世，見諸著錄有：

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³³：

「此翁覃溪先生所摹本也，自跋先得王無異本鈎摹，後又得金壽門雙鈎本補入，以成全璧，其原石所闕十一字，則吳江陸蘆墟以意補之也。」

楊守敬：《望堂金石文字》³⁴：

「翁覃溪本，兼采三本，支雲從刻石，存京都積古堂。」

劉喜海：《滄河山民文稿》³⁵：

「此翁氏雙鈎長垣、四明、華陰三本合摹者，都門帖肆積古堂重鈎勒石。體勢頗完，點劃亦準，翻刻中尚稱精善，足見審定經營。第諦校宋拓原石，斷不能無銖黍訛舛，且刻法故作累累貫珠形，大露鈎痕，致失古意。華陰本缺一百餘字，是雖補成完璧，而未曾註明原缺何字，致失華陰本舊面目，亦未為妥。暇日借華陰本校讀時當為標出，以資考鏡。」

此本號稱「兼采三本」，四明、華陰缺百餘字，所藉以補全的其實是金冬心鈎本而非長垣本，詳上文。

³² 見前註21。

³³ 上揭秦更年：《漢西嶽華山廟碑續考》，卷一，頁三八。

³⁴ 同上，頁三七。

³⁵ 同上，頁四零。

E 商邱陳氏本

這本和上本是同一個源流，也是先以華陰本為底本，再補以金冬心鈎本。劉喜海《滄河山民文稿》記之甚詳³⁶：

「此商邱陳伯恭假得朱氏所藏華陰本鈎出，翁覃溪先生復所以摹金冬心雙鈎長垣本補其闕字，并郭允伯以下諸名人題識，同鈐梨木，摹刻頗工，隸法亦有典型，視諸摹本為勝。惟補字『春秋傳』之『傳』字，沿金冬心之誤鈎作『使』字。覃溪先生見長垣本後，所以有悔曷由追之歎也。是冊刻於大興朱氏得華陰本之後六年，商邱陳氏得長垣本之前十有六年，時維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也。」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即公元一七七八年，按上文翁氏以金冬心本補華陰本缺字於是年，當時翁氏和陳氏都未看到長垣本原拓，故此認錯金本摹自長垣本。

F 曲阜玉虹樓本

此本見邵松年《古緣萃錄》黃易跋金農臨華山廟碑屏³⁷：

「先生最愛延熹華山廟碑，手自雙鈎，今刻於曲阜玉虹樓下……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正月二日。」

又見劉喜海《滄河山民文稿》，劉氏稱之為「曲阜孔氏重摹本」云³⁸：

「此本為曲阜孔氏玉虹樓所勒，似從桂未谷摹金冬心雙鈎長垣本上石，故『春秋傳』『傳』字誤鈎作『使』，細審宋拓原石，確是『傳』字，特上半『使』字稍長，下半『寸』字稍短，且略為墨痕所掩，是本貌似古意則失真，故作奇拙轉成怪異，直是金冬心隸書耳！」

曲阜玉虹樓主人為孔繼涑（一七二六至一七九零），嘗刻《玉虹樓石刻》、《玉虹樓帖》、《玉虹鑑真帖》、《玉虹摹古帖》、《谷園摹古法帖》等。檢容庚《叢帖目》³⁹第二冊有《谷園摹古法帖》二十卷，第一卷為：「漢華山碑、漢石經殘碑尚書、論語各兩本」，其中的「漢華山碑」即此本。對於此帖張伯英評云：

³⁶ 同上，頁三九。

³⁷ 原蹟見前註16，又見邵松年：《古緣萃錄》，卷十三，頁二四，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澄蘭室石印本。

³⁸ 上揭秦更年書，卷一，頁三八、三九。

³⁹ 容庚：《叢帖目》，第二冊，頁四八八至四九五、五一一至五一一，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谷園摹古法帖》二十卷，清孔繼涑輯。繼涑字信夫，號谷園，宣聖六十九世孫，為張文敏照之婿。文敏以書名天下，君傳其法，書學既深，收藏亦富，有鑑別之識……刻帖於近代人書摹勒易肖，古碑則不惟神韻難傳，即形似亦不易得……孔氏家中僕役多能鑄石，雖重摹古碑，未盡精彩，不能比原本……」

容庚（一八九四至一九八三）按語云：「漢華山碑從小玲瓏山館本出，摹勒至劣，乃不識隸法者所為也！」

劉喜海也有相同的批評⁴⁰：「……作怪異以示奇古，轉失漢人法度，則同一病也。雙鉤古碑襲其貌固難，得其意更難……」

G 黃小松本

此本見趙烈文「異同表」⁴¹，又見趙跋長垣本云：「趙次侯藏黃小松本」，趙次侯即趙宗建，常熟人。黃小松，即黃易（一七四四至一八零二），仁和人，著名書畫金石家。此本未見諸其他著錄。

H 唐竹虛本

此本亦見趙烈文「異同表」。趙云：「……世行丁筱農刻唐竹虛本」。唐竹虛，即唐翊華，武進人。此本後為方朔收藏，詳《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⁴²卷三：

「……武進唐竹虛少尉舊本，前有『乾隆戊子（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仲春鈎於大梁節署，翊華』隸書一行，後載一跋中有『……此從商邱宋尚書家摹得之』十一字……於十二歲時，武進唐小迦丈（其年），以其尊人竹虛少尉，於乾隆戊子在河南畢秋颿中丞幕府手鈎此本見贈……道光乙巳冬日書於都門枕行館時臨二百本畢……壬辰在塾，查琴齋明經；乙巳入都，延膏源大令，於此皆鈎一本去，亦甚肖。今來山東，何子貞太史首鈎一本，張小蓬司馬、沈小石大使，亦相繼各鈎一本裝之，皆極佳……」

其後在同治年間，此本又為歸安丁彥臣所有，丁氏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在山東濟南將這本木刻印行，近年臺灣新

⁴⁰ 上揭秦更年書，卷一，頁三八、三九。

⁴¹ 見前註21。

⁴² 台北：學海出版社重印本，一九七七年，頁一至六。

文豐出版社《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八冊重印，坊間易得⁴³（圖四一）。此冊首，錄有唐竹虛於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零）的識語，云「……此從商邱宋尚書家摹得之，即無異藏本也，庚寅九秋竹虛翊華識。」後有何紹基咸豐九年（一八五九）跋云：

「方小東有此鈎本，余借來影鈎之，張小蓬又借鈎之。近日雨舫（按即崇恩）處沙南侯君題字，余借鈎之，小蓬（按即張槃，一八一二至？）從余鈎本影出二通，一贈中丞，一自藏之。」

何跋後又有方朔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書於濟南的跋文，基本內容與上揭《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相同。

丁彥臣自識云：

「西嶽華山廟碑，彥臣家藏摹本凡四，一為儀徵阮氏所立揚州北湖者，一為吾郡嚴氏可均從成邸所藏長垣本雙鈎者，一為北平翁氏所摹，一為婁東鄒氏所摹。今又得此雙鈎本，乃從商邱宋氏所藏原拓摹出，似較勝於各本。彥臣反覆審定，與翁氏、鄒氏二本如出一手，而鄒氏係未曾補殘缺之本，是三本皆從原拓影摹無疑……同治戊辰秋七月朔五日歸安丁彥臣筱農。」

從上面的材料，我們知道唐竹虛將此本誤認為長垣本，也和顧南原、吳玉搢一樣，長垣、華陰兩本混淆不清。唐氏自云於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鈎自畢沅（一七三零至一七九七）藏本。畢氏，江蘇鎮洋人，字繡衡、秋鵬。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於陝西布政司任內主持修繕華嶽廟的工程，該年翁方綱曾將金冬心本補華陰本寄陝西，以便「勒諸祠下」（見上文）。⁴⁴據翁跋當時石材已具備，但有人懷疑鈎本真偽有問題，最後還是「不果勒」。據前方朔跋，在十年前，畢氏早已有金冬心鈎本在河南署中。翁摹本是華陰本、順德本的混合體，而畢沅又精研金石，所以有人提出異議，「疑其贗者」，而阻止以翁本翻刻於華嶽廟，也是可以理解的。

從上引唐竹虛本的諸家跋文，可以看到拓本雙鈎本輾轉臨摹的複雜性，在人手傳摹的過程中，筆意失真，或摻以己意，將殘缺妄補，都使鈎本可信性大打折扣。如果我們將丁筱農刊雙鈎本和順德本原拓比較，其中的差異是顯然易見的。古代印刷術未精，賴刻石木刻以流傳，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難怪何紹基在此本跋中說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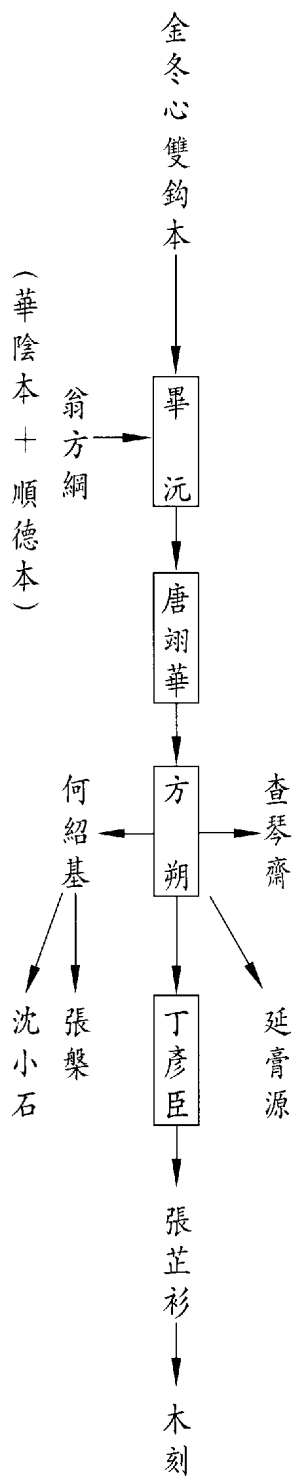
⁴³ 頁六零六至六零七八，又秦更年上揭書，卷一，頁三七至三八。

⁴⁴ 上揭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頁四。

⁴⁵ 上揭丁彥臣刻本，頁六零七六。

「……但遇古拓，各自鈎存傳賞，即何異許多古拓在世乎。然不可令俗手不解古法者鈎之，致古人受屈也。」
 「雙鈎古帖，貴得神趣，僅摹形質便毫釐千里矣！昔從燕庭假此帖，令人精約鈎之，竟無是處。始悟摹古不在得貌，非善書人，直無庸動手鈎古帖也。」

現將唐竹虛本的傳摹流傳關係表列如下：



I 揚州鮑氏本

此本亦見劉喜海：《滄河山民文稿》⁴⁶：

「……此近日通行之翻刻本也，傳聞為揚州鮑氏所勒者。鮑氏未詳其名，觀其首數行，如『鎮』字、『春秋傳』等字，缺泐處似從金冬心雙鈎長垣本撫出者，而殘蝕之高低大小，又多不合矣，其字體之癡肥、筆意之惡劣，不必辨而自見……都中帖肆澄觀堂聶姓又以此本翻刻碑版，市僧作偽，更不足論矣。……」

J 高西園本

高鳳翰（一六八三至一七四九），字西園，號南村，又號南阜，山東人，揚州畫派代表畫家之一。據《高鳳翰年譜》，高氏於乾隆元年（一七三六）秋⁴⁷：

「在揚州馬曰琯兄弟處，用『傾刻帖法』雙鈎《西藏華山碑》，『不旬日而古帖就』。其傾刻帖法，『本學堂小兒郎嬉戲弄具，可謂術之小而成就於一時者，莫若此矣。』并賦詩題記藏之行篋。」

46 上揭秦更年書，卷一，頁四零至四一。

是以高鳳翰確曾直接在馬氏小玲瓏山館中鈎摹過順德本，以後對此的著錄有三：

朱錫庚嘉慶十六年（一八一）跋長垣本：

「……長垣本……顧南原、高西園、金壽門雙鈎本皆出於此。……」

陳文述：《頤道堂文鈔》⁴⁸：

「……長垣本……顧南原、高西園、金壽門雙鈎本皆從此出。……」

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卷二錄桂馥跋長垣本⁴⁹：

「此西陂宋氏完好本，金壽門、高南邨所鈎，並出於此。……」

此本似流傳不廣。此外亦有一些著錄將「高西園」易為「高西唐」的。見王澐（一六六八至一七四二）：《竹雲題跋》⁵⁰：

「……曩在京師從商邱宋蘭揮檢討齋頭得觀漫堂家宰所藏宋本，即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者，文甚完好，唯末行闕一兩字耳……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山人雙鈎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

「西唐山人」即高翔（一六八八至一七五二），亦為揚州八怪之一⁵¹。高翔善八分書並臨過華山廟碑⁵²。此條材料專指

⁴⁷ 李金新、郭玉安《高鳳翰年譜》，《揚州八怪年譜·上》，頁三二零至三二一，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對此莊素娥提出不同意見，見其《高鳳翰繪畫研究》，台北：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八七：「高鳳翰和馬氏兄弟的往來，最早記錄是乾隆二年……據查此文所引的《戲用傾刻帖法雙鈎摹製西嶽華山碑記》並無日期的記載。又《南阜山人全集》中，乾隆元年亦無與此有關的詩作，故《高鳳翰年譜》所記，不足以信。」但正如莊書頁八八所說：「……高一向好與文士交遊，他於雍正十二年起，便已常洽公赴揚州。以其地位及與盧雅雨的交情，不可能沒有機會見到馬氏兄弟。……」此外最重要的旁證是乾隆二年五月廿五日，高鳳翰病痺廢右手，此後終其一生，改用左手書畫。開始時作書繪畫筆劃笨拙，難以控制；其後雖然經過長期訓練，克服了運筆的困難，新的創作也另有一番「生、拙、拗、澀」的趣味，但是對比以前，始終未能得心應手，尤其是鈎摹古拓的精細工夫，怎樣也不能用筆穩健精確。故此高氏「用傾刻帖法雙鈎摹製西嶽華山碑」必在廢右手之前，即在乾隆二年五月之前。此外高氏於乾隆六年北歸山東故鄉定居終老，此後未涉足揚州。凡此種種均足證高氏雙鈎華山廟碑必在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年上半年（一七三四至一七三七）之間。在未有更新發現的材料之前，我們仍從《高鳳翰年譜》的乾隆元年說法。

⁴⁸ 上揭秦更年書，卷一，頁二零。

⁴⁹ 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卷二，頁二六，《叢書集成初編》重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⁵⁰ 見秦更年上揭書，卷一，頁四。

⁵¹ 胡藝：《高翔年譜》，《揚州八怪年譜·下》，頁一七七至二零八，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長垣本，高翔的鈎本似乎也源自長垣本，與順德本並無關連。

K 其他各本

除了以上各本以外，翁氏所補的「長垣本」是據「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鈎商邱家藏本」。⁵³故「顏氏本」實為翁氏補摹系統的祖本。此外丁彥臣認為「唐竹虛本」和「婁東鄒氏本」，「如出一手」。此鄒氏本，於楊守敬《望堂金石文字》亦有著錄⁵⁴。唯顏、鄒兩氏失考，未能進一步論證。

(六) 壽門恃賣古董為生——順德本的缺頁

金農以詩、書、畫、刻印著名，但也有為人所不知的一面。如有斷袖分桃之癖，喜狎邪之遊；另外除了鬻書賣畫之外，還寫燈畫燈，刻硯造墨，販賣骨董、古舊書畫碑帖⁵⁵；鄧之誠甚至說「壽門恃賣古董為生」。⁵⁶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金冬心十七札冊》⁵⁷，內中有他議價買賣書畫碑帖的文字；也有自言苦況，向方輔商借銀兩的經過，今摘錄如下：

* 《輞川圖》有古色，頗可蓄也。議值二金。

* 《蘭亭》并《尋墓》冊子、《觀化圖》手卷、二扁額、《孝經》二本、舊箋紙對，俱繳還。

* 《漢嵩山太室闕銘》，不佞藏三十年矣，今以相貽，鑒家定有賞及其奇古也。《褚生帖》是實價。所留諸種，須照原單方可行。銀過繳還，如不值數，則擲下也。

* 《懷素自序稿》，便中亦望檢付。

* 昨日所見《宋人大幅山水》，索價八金，可惟台鑒否？如可，只議其值，不妨遲日與白物也。宣紙價近日頗貴，此老索值，亦不過昂，如要，只存之。程正路墨價，乞擲下，彼人索過幾次矣。

* 送畫冊後，索取潤筆又旬日矣。令友何故遲遲乃爾也。刻下有急用，令友處一時既不能應手，尊處轉挪數金，俟令友得意時，除算可也。果有不可緩之需，故爾相告，萬勿靳卻，是禱。

52 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藏高翔《臨華山碑冊》，書於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見《圖目》，八，編號：津2-138。

53 上揭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頁四。

54 上揭丁彥臣刻本，頁六零七六；楊氏著錄見上註³⁴。

55 蘇蓮：《關於金冬心》，香港大公報藝林版，新七二期，一九七九年。

56 鄧之誠：《骨董瑣記》，卷六，頁一七零，北京：中國書店重印本，一九九一年。

57 《十七札》錄文見日本《書苑》，三卷九期，一九三九年，頁七五至七七。又見張郁明上引文，頁二三五至二三八。

* 此時旅舍青黃不接之時，需用頗繁，暫向尊處借糧五金，不出十日，便送還也。

* 悉知老兄客居，亦處空匱，因恃舊愛，故小小通財也。頃示手墨，并朱提四金收到，旬日一有所得，即奉償還。

據黃惇的考證⁵⁸，《十七札》約書於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金農六十六歲）。《三體詩自序》云：「乾隆壬申初春，春雪盈尺，涇突失炊，予抱子影……」具見金農晚年的生活清苦，時有斷炊之虞。販賣書畫古物，亦於札文常見。華山廟碑很早便讓入馬氏小玲瓏山館中，因為最遲在十六年前的乾隆元年，高鳳翰已在山館中「傾刻鉤帖」摹臨此墨拓。馬氏兄弟好學博古，旁逮金石文字，其家建有叢書樓，藏書百櫥，為江南四大家之一⁵⁹，此外還蒐藏書畫名蹟及金石碑帖。馬曰璐曾得宋拓《唐刻十三經》，即予刻石，可見馬氏曰瑄、曰璐兄弟「賈而好儒」的特色。從《金冬心集》、《南齋集》⁶⁰和《沙河逸老小稿》⁶¹等投贈作品，金馬兩者之間的交往活動，都集中在金農早中年；金農似乎很早便將自藏的華山廟碑原拓本讓給馬曰璐，至於當時是出售、持贈、或抵押，現在並沒有甚麼確實論據可以證明。

此拓入馬氏之後，便失去兩開。李棧在順德本跋語中說：

「……原闕二葉，殆由冬心齋付小玲瓏山館時，并明季清初題跋抽出，欲為他日必贖之地；冬心在雙鉤本附記嘗隱約言之，獨惜後來終未作延津之合……」

這恐怕是臆測之推想而已，我們二十餘年來注意文獻材料，從未發現「冬心雙鉤本附記」中的有關文字記載。早年的金農，生活似乎比較充裕，就是將華山廟碑出讓與馬氏，也不至於如一般商賈的狡獪，抽起其中兩開圖利。兩頁的失佚，李文田的校記和跋語，比較實事求是和客觀：

「同治甲戌歲自江西差竣入都，重為考究，知此本所脫兩葉，在馬氏既得未失之際，而此本即金壽門本也，吳山夫《金石存》所收華山碑一通……據吳氏說，是此本脫葉不在金壽門手可知矣……以見跋此碑者，不始於孫伯淵，或係前人跋語，均在馬氏時佚去也。」

「……馬本先為金壽門物，即吳山夫《金石存》所謂錢唐金壽門有此本者也，吳不云金本有佚脫，而伍氏收得之

58 見《中國書法全集·六五》，頁二零三。

59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四，頁八六至八九，「行庵」條，北京：中華書局重印本，一九六零年。

60 馬曰璐：《南齋集》，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印本，一九三五年。

61 馬曰瑄：《沙河逸老小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本，一九六六年。

時已脫兩葉，亡九十六字，計當在半槎家散失也。……」

其推論是：（一）與金冬心同時吳玉搢《金石存》內華山廟碑文字齊全，並無缺佚；（二）首次出現有關脫頁的記載是在伍詒堂，見嚴可均跋文，故此失佚的時間，應在這兩段時間的中間。順德本現存最早的題跋是孫星衍（一七五三至一八一八），也是跋於伍家。在這之前的金氏及馬氏只見藏印而未有題跋，所以李文田說「或係前人跋語，均在馬氏時佚去也。」李校更引伸為「并明季清初題跋抽出，欲為他日必贖之地。……」順德本華山廟碑公認為宋拓，按理似乎應有較早期的題跋，但究竟是「抽出」還是失佚，仍需要更進一步的資料論證才能確定。

關於兩版的缺頁，李校推測說：

「……世俗所稱人間四本半者，其半本殆指桂未谷之殘冊，予頗疑其即此本之脫頁，然自同光以來已無人得見之，極難考證矣。」

我們查遍所有著錄，未見有所謂「桂未谷殘冊」，此說不知何據。記載中只有張廷濟《清儀閣金石題識》和高學治《陵茗館金石文字續刻》⁶²的蔣易、汪容甫、張叔未遞藏殘本。此本有額，張廷濟曾將之與華陰、四明對校，二本殘泐之字，此殘本亦缺，所以張以為「亦是明拓而非宋本」，足證與順德本並無關連。

順德本既然失去兩頁，李文田曾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請趙之謙（一八二九至一八八四）補摹缺頁九十六字，趙氏在補摹第一頁首行有註云：「……長垣、華陰二本在浙中而不得借，因摹舊雙鈎本補之，俟異日更鈎真本。」我們詳校了趙補摹的兩頁文字，「舊本」其實是從「金冬心雙鈎本」系統中摹得的，最值得注意的是「節」字缺右半，這在趙烈文「異同表」中列為「金壽門本系統」的特徵之一。所以趙之謙的補缺，實在是很忠於原拓，也是較接近順德本未缺佚兩頁前的原貌。如將之與拓冊後胡鏞（一八四零至一九一零）按長垣本補摹的兩頁比較，可以看到其中明顯的分別。趙之謙不愧為金石大家，其識見與鑑別水平之高，就是在這小小的補頁問題上也一絲不苟，務求盡善盡美。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將趙補的兩頁與丁筱農刻唐竹虛本比較（圖四二、四三），摹手高低，顯而易見。本文原擬於最後討論怎樣為此拓兩開缺頁復原；現在看來這項工作其實在一百年前，李文田⁶³和趙之謙已完成了，墨拓冊內的補字已是最好的補缺，我們實在找不到比趙氏補摹更好的版本。本冊彩版中，趙氏補摹頁後，我們附印了順德本兩開缺頁的「百衲本」補字。我們嘗試綜合長垣、華陰、四明三本，挑選最完整清晰的拓字，拼成此本，以作補缺參考，但這已不是順德本的原本面貌了。

⁶² 見上揭秦更年書，卷一，頁三三三至三四。

附錄 金農致方輔札——「華山碑額缺二字」問題

金農除了屢臨華山廟碑外，還不時在他的著作和信札中論及華山廟碑，上述的《魯中雜詩》是很好的例子，此外最為人熟知的是日本高島菊次郎舊藏，後捐贈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金冬心十七札》之一的《華山碑札》⁶⁴（圖四五）。此札為紙本，一九點五乘一五點三厘米，札文行草：

「華山碑闕二字，遍尋不得，真是恨事。堂溪典殘碑，亦覓不得，奈何？《三體詩》并《畫竹題記》刻本之前，欲刻小像，已作一讚，奉求大名，乞即書來，字體肥重為好也。即使付剞劂氏矣。諸件俱已裝成，將夾板一副來携去也。若能明日啟行，賦詩贈別，不可少耳。弟金吉金頓首。『冬心先生』（印）。」

十七札中，八札上款受信人為「密庵」，另外四札上款為「君任」，餘下的五札未署受款人，此札是其中之一。「密庵」及「君任」，即方輔⁶⁵，新安人，工書，法蘇米，能擘窠大字，兼工製墨並在揚州經營紙墨，《揚州畫舫錄》及《國朝書人輯略》有傳。⁶⁶十七札書法相類，內容措辭亦相近，應是同時期的信函。此札中提到的《三體詩》及《畫竹題記》將付刻版，黃惇據此考訂此札書於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春日。⁶⁷此外一九八零年香港《書譜》，六卷四期，頁三二，王冬齡：《金冬心的書法藝術》一文中，附圖有冬心兩札。首札上款亦署「密庵先生」，札文亦述及《畫竹題記》將刷印裝釘（圖四六），據此，此札必與上札同時所書，札文如下：

「二項存弟處，即當致之已。君索其詩稿以報也。扇明晨書。華山碑額二字尚未尋覓，以付剞劂之事，勞他日，故未得暇耳。《畫竹題記》三四日內，便刷印裝釘，可以携歸，佐啟顏之具也。草草奉復不備。弟金吉金頓首。密庵先生千古。『金吉金印』（印）。」

⁶³ 李文田善書，尤精北魏和漢隸。李校舊藏有文田臨漢碑金箋四屏，其中一屏為臨華山廟碑，書於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亦即李文田得順德本後八年。此軸題識云：「西嶽華山廟碑三本之說，萌於翁覃谿而成熟於阮文達，幾以為人間無復有第四本。此從北宋拓本臨出，舊藏揚州馬半槎小玲瓏山館者也，以校華陰、鄆縣兩本，始知其僅屬明代拓耳……己卯閏三月弟李文田。」鈐「李氏仲約」、「秦華山館」印。此四屏曾於一九七一年文物館開館《文物展覽》中展出，場刊小冊編號為一五三。四屏中的臨華山碑軸亦刊印於《明清廣東法書》，頁二一七及圖版九一，香港：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美術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一九八一年，發表時誤為文物館藏品。（圖四四）

⁶⁴ 《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中國書跡篇》，圖版二零七，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九八零年。

⁶⁵ 見楊廷福、楊同甫：《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下冊，頁八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⁶⁶ 詳見俞劍華：《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頁四八，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兩札內容，都說華山廟碑缺二字，很多學者都以為「華山碑」是指金農自藏的順德本。但究竟所指何事，仍須進一步研究。我們知道順德本最遲於乾隆元年已由「金氏冬心齋」轉歸馬氏小玲瓏山館收藏，在該年高鳳翰用「傾刻帖法」摹臨了馬氏所藏的華山廟碑。⁶⁸所以這時（乾隆十七年），金農自藏金石拓本中，已沒有華山廟碑原拓了。我們曾經懷疑日本十七札中的「二字」可能是「二頁」之誤，如果這個推測成立的話，則必然是指「順德本」在入馬家之後的缺頁，即後來佚失的「仲宗之世」和「遂荒華陽」兩頁。但是後札又明確的說，所缺的是「碑額二字」。順德本，以及其他三本，碑額齊全，所以這個推測亦不能成立。

西嶽華山廟內素有碑林之稱，碑石各代都有所建，最著名者是漢延熹八年袁逢碑，其次是北周天和二年（五六七）萬鈕于撰、趙文淵隸書的《西嶽華山神廟之碑》（圖四七）。⁶⁹此北周碑原石還在，現存西安碑林，簡稱「華山碑」或「華嶽頌」。金冬心致方輔札中所指的「華山碑」很有可能是此「北周華嶽頌碑」而不是漢延熹碑。古代拓碑，為了節省用紙，碑文和碑額多分紙另拓，時間久了，舊拓的碑額往往佚失。金農札文中的「華山碑額缺二字」，疑是指這樣的情況。

方輔善書，並對隸書八分素有研究，著有《隸八分辨》，論者以為「徵引繁富，持論一貫，不失為精審之作。」⁷⁰此書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刊本行世。方輔本人亦收藏過《西嶽華山神廟之碑》的舊拓。檢厲鶚《樊榭山房集·續集》卷六，有《方君任見示後周西嶽華山碑且索賦詩》。⁷¹集內詩文按年序排次，此詩成於乾隆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亦即冬心札前五年。同書《文集》卷二，有厲鶚《方君任隸八分辨序》。⁷²綜合以上材料，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假設：方輔為了蒐集歷代隸八分書的資料，以為撰寫《隸八分辨》一書作基礎，他發覺自藏的《後周華山碑》碑額缺二字，遂致函金冬心，請他代為尋覓此二字，以補殘缺。這樣的理解札文內容，當然也是推測而已，但據迄今所掌握到的資料，這似乎是較為合理的解釋。

（一九九九初夏完稿）

67 上揭《中國書法全集·六五》，頁二零三。

68 李金新、郭玉安：《高鳳翰年譜》，《揚州八怪年譜·上》，頁三二零至三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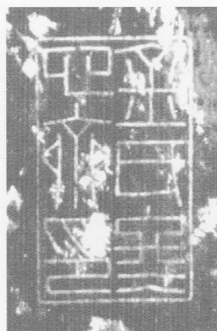
69 楊震方：《碑帖敘錄》，頁五五至五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又見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頁五零九，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

70 張潛超主編：《中國書法論著辭典》，頁一五四，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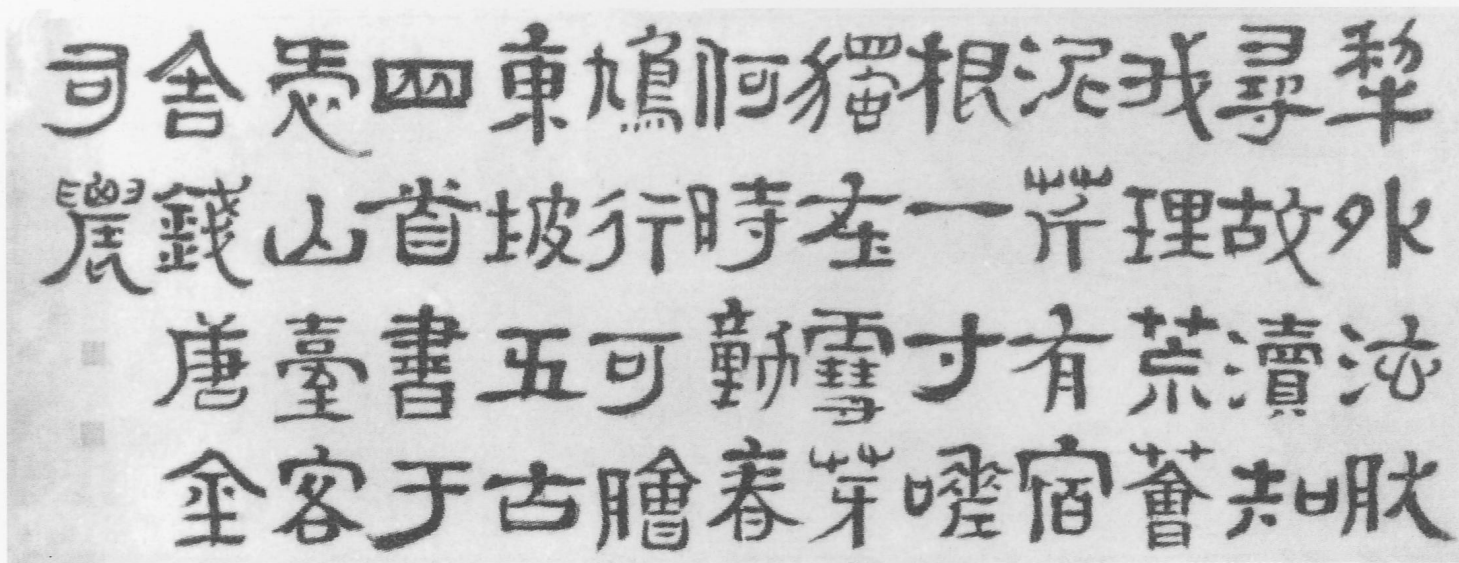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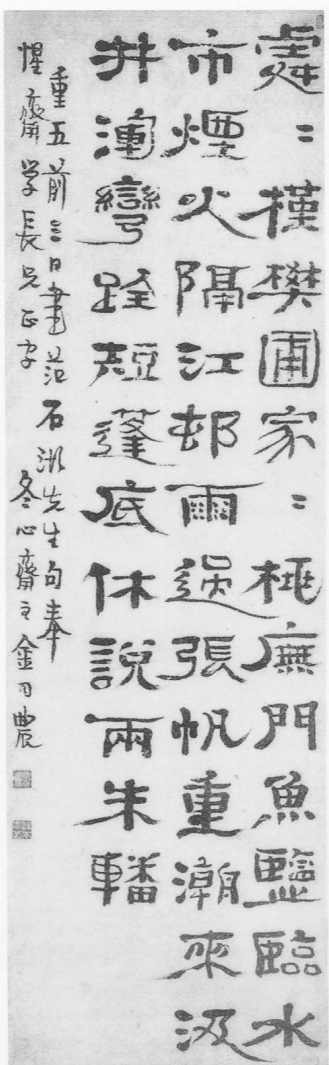
71 《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重印本，頁三三三，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八年。

72 同上，頁四四二至四四三。

圖二三：順德本首頁「金氏冬心齋印」



圖二四：金農《范石湖隸書軸》 福建省博物館藏



圖二五：金農《蘇東坡五古四首卷》 揚州市文物商店藏

圖二六：金農《臨華山廟碑軸》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
興雲雨我農桑資糧物亦相
古曰雖梁馮翊岐文武昌天
省方王帛之禮與岱六樂之
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是
安國蕪其芳遇穰山精靈基
神歆其君肅恭明神易碑
無疆哀府若嘉業遵而
孫存君到欽就農臨漢
廿九日甲子就農臨漢

圖二七：金農《臨乙瑛碑軸》 浙江省博物館藏

魯相人璘以孔子廟在闕里
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
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
史典主守廟元嘉三祀司
雄司空趙宋聞于朝詔如
選年四十一以經通一藝
舉文舉十孔蘇任之

圖二八：金農《臨華山廟碑冊》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對	稽	君	公	利	新
臨	留	遷	脩	者	豐
	山		蘇	賴	郭
	民		張	川	香
	金		工	日	察
	農		部	鄧	書

圖二九：金農《臨華山廟碑軸》 廣東省博物館藏

周禮縣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
配天乾山定任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
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
民祀曰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山川歲遍焉
述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曰唐虞
五歲歲巡狩皆曰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
燔燎夏曆則未間所損益周墮于二代之高祖
殷國亦有承循各誌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
雖正甲寅嘉平書于廣陵心出家食枕郡金農

圖二零：金農《臨華山廟碑軸》 福建省博物館藏

建武之元事舉其時禮從其省
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
風旱禱請餘來靡不報應自是
山來百有餘事西巡輒過
亭祭郡金農

圖三一：金農《臨華山廟碑屏》

立官稽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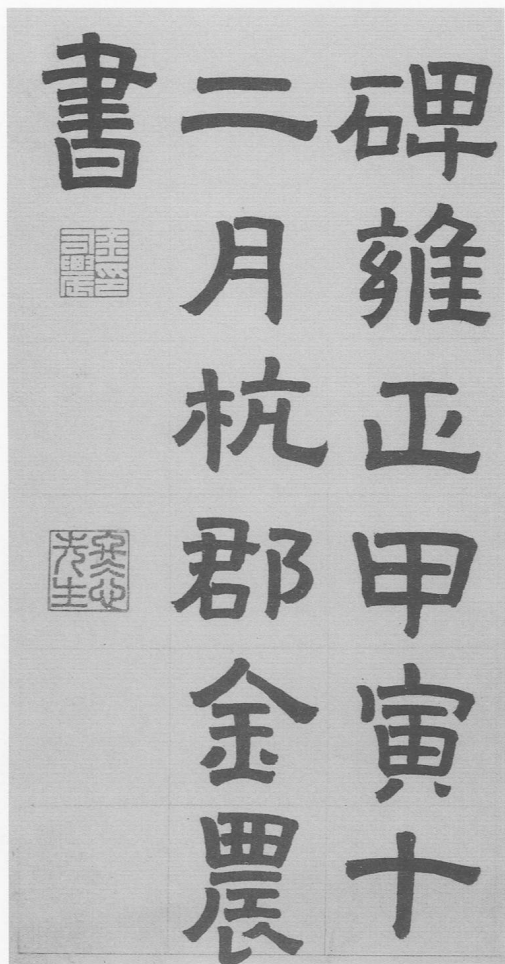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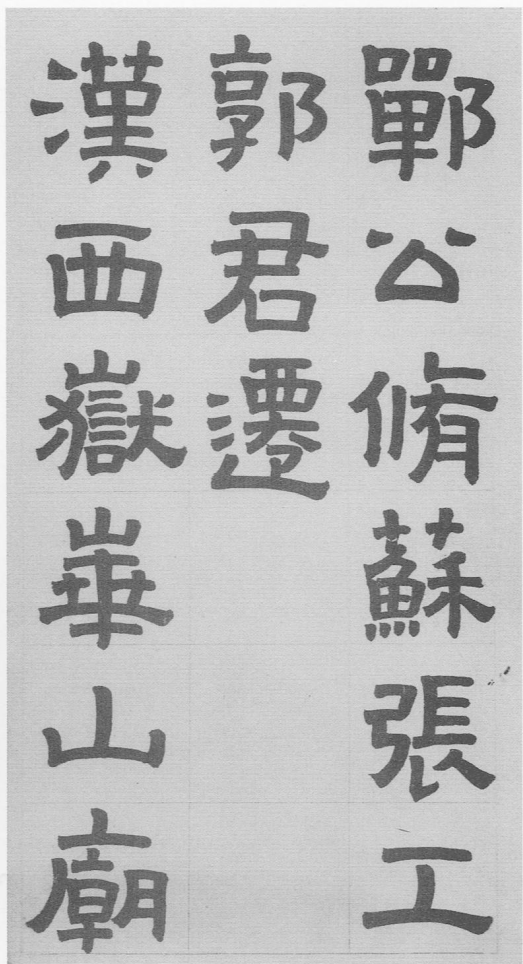
其下民

官曰金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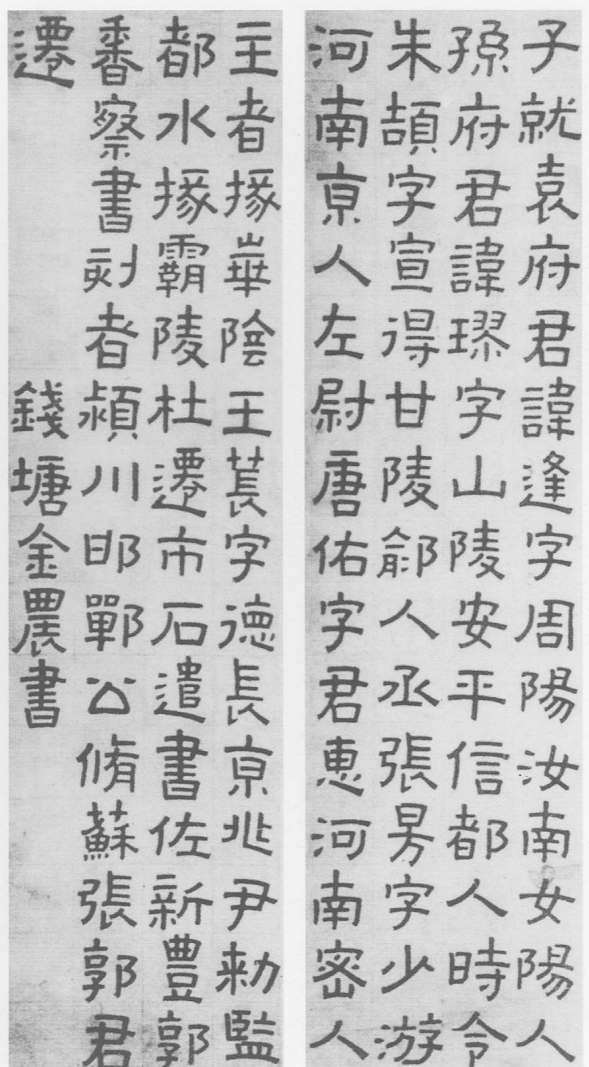
圖三二：金農《臨華山廟碑屏拓本》

華嶽碑
立官其下官曰集靈宮
縣曰多傳縣門曰望僊
門仲宗之世重使使者
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
祠復不承前至于出新
寗用石記今垣趾替
北猶多稽留山民金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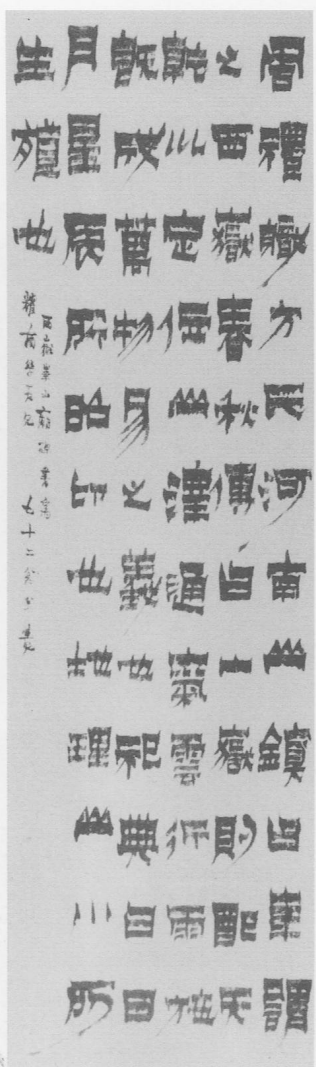
圖三三：金農《臨華山廟碑冊》 故宮博物院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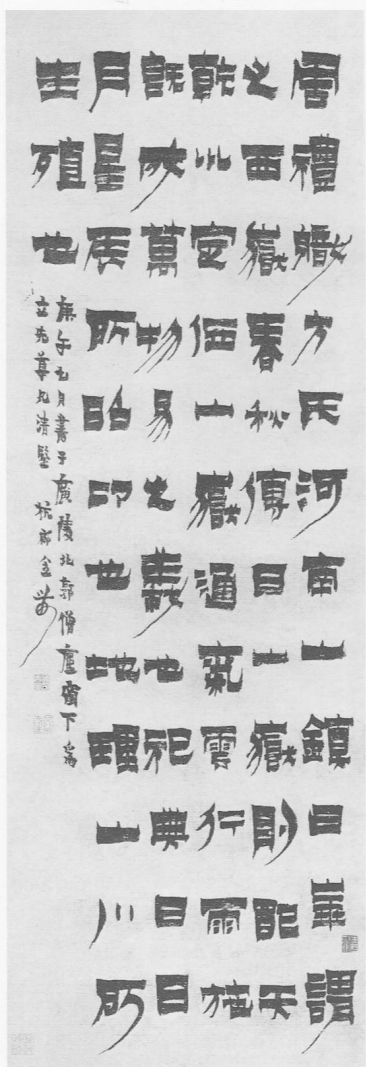
圖三四：金農《臨華山廟碑四屏》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博物館藏品



圖三五：金農《臨華山廟碑軸》 上海博物館藏品



圖三六：偽金農《臨華山廟碑軸》 美國顧洛阜氏舊藏品



圖三八：
諸本墨拓特徵對照表

長垣顧南黃小唐介金邕張芑陳南阮梁
莫本原本松本壺本門本堂本叔本伯本

	十斤			八斤	四斤	三斤											一斤
祀	節	門	思	禮	禪	歲	心	既	行	山	傳	禾	彡	正	誦	𠂔	禮周
祀	𠂔	月	思	禮	禪	𠂔	五	既	行	山	傳	禾	彡	西	誦	華	禮周
祀	𠂔	月	思	禮	禪	𠂔	五	既	行	山	傳	禾	彡	西	誦	華	禮周
祀	𠂔	月	思	禮	禪	𠂔	五	既	行	山	傳	禾	彡	西	誦	華	禮周
	泐翁云	泐翁云				泐翁云											
祀	節	門	思	禮	禪	歲	五	既	行	山	傳	禾	星	正	謂	年	禮周
祀	節	門	思	禮	禪	歲	五	既	行	山	傳	禾	星	正	謂	年	禮周
二											傳	秋	春				

[illegible]

															本德順
															本原南顧
															本松小黃
															本虛竹唐
															本農筱丁
															本垣長
															本陰華
															本明四
22.30	22.21	22.17	22.14	22.13	12.15	11.23	10.10	8.38	8.10	4.1	1.21	1.19	1.15	1.13	1.12

漢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崑謂之西嶽春秋使曰山嶽則配天乾以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叩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遍爲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

金石存卷七 隸存二

七

虞疇谷曰嶽五□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祇祭燔燎夏酉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段國亦有事于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大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 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遐之道巡省五嶽裡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壁曰存僊壁門曰望僊門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帝用正堂訖今垣趾營地猶存建□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亨祭然其所

立碑石刊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園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玉位應古制脩殿起垣閤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初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雖梁馮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王帛之贄禮與岱方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過穰凶札竿紘吉祥歲其有丰民說

金石存卷七 隸存二

八

無疆

末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邁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孫府君諱璆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陵鄒人丞張晃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萇字德長

京兆尹勅臨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刺各穎川郎鄭公脩蘇張工下君□

右西嶽華山廟碑錢唐金壽門舊有此拓本余從摹得之殘缺不十餘字或筆畫小損皆可辨認也此碑

圖四零：《金石存》（右）、《兩漢金石記》（左）及順德本（下）的「傳」字

漢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使曰山嶽則配天乾以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漏為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

金石存卷七 隸存二

七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

講起居注文淵閣直學士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夫與翁方綱

西嶽華山廟碑

篆額六字今所見者殘冊也据洪氏錄續是二行廟字內月作月蓋舟之省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使曰山

嶽則配天乾以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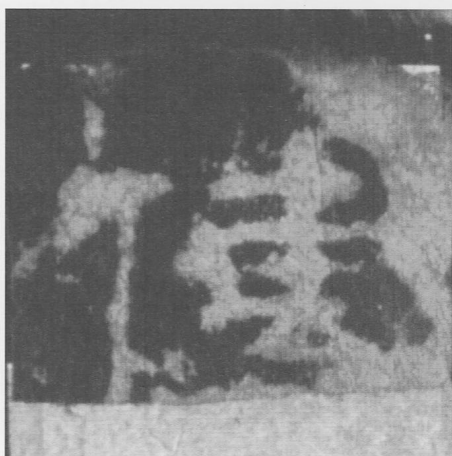
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印也地理山川所

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

山川歲漏為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

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

因真金石記卷二



周禮職方氏河
南山鎮曰車謂
之西嶽身來傳

四嶽五典壹巡
狩皆以四時之
中月各省其方

孝武皇帝脩封
禪之禮興豈假
之造巡省五嶽

璧月曰望佩明
仲宗之世重使
使者持節祀偽

生所豐都壽察
書刻者領川邸
石造書

陽公脩蘇張
陽公脩蘇張

圖四二：丁彥臣刻唐竹虛本（順德本缺字部份）

仲宗之世重使
使音持句祀偽
歲一禱而三祠
後不承前至于
亡新寧用前正
訖今垣趾營兆
猶存建武之元
事舉其禮從

遂荒率陽觸石
興雲雨我農桑
資糧品物亦相
瑤光崇廟三州
古曰雖梁馮于
幽岐文武克昌
天子履義巡狩
省方王京之類

事猶訖亡後歲使仲
舉孝令新不一者宗
興建壇寔承禱壽之
中益趾用爵而世
禮之營正至三祀重
成无兆豈于祠焉使
省天幽古瑤資興變
方子峻曰光糧雲荒
王履文雖崇品爾華
鼎義武築祠物致陽
之趣克馮二亦農觸
贊狩昌于朔相業石

圖四四：李文田臨華山廟碑軸 李棧舊藏品

乾以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
曰日月星辰所昭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
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遍焉自三五迭興
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

拓本臨出舊藏揚州馬半槎小玲瓏山館者也以按華陰鄭縣兩本始知其僅屬明代拓耳
西嶽華山廟碑三本之說萌於翁覃谿而盛於阮文達幾以為人間無復有第四本此後北宋
鍊生三兄年大人出金牋索作隸書因檢臨漢碑四通惟教正之已卯閏三月弟孝文田

圖四五：金農《華山碑札——十七札之一》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品

華山碑閣二家遍尋不
見出是恨事望深典強
而亦究其所以
并畫行題記刻本之前
刻小像已作一請看
大名已請來中體肥
而也易得付刻
恨日裝成將夾板一副
去也若解何以
別亦有少因
金農

圖四六：金農《致密庵先生札》

二頃存弟處即當致
之已君索其詩稿以報
世扇用晨書華山碑
字易未尋愛以刻閣之
夢世目加未乃暇耳
行題記三四日任制
可以據歸作
不備
密庵先生
弟金農

圖四七：北周《華嶽頌》碑額（右）及碑文局部（左）

西嶽華山
神廟主碑

開國男南陽
趙文淵字德

後記

文物館藏順德本延熹西嶽華山廟碑出現較晚，聲名遠不如其他三本顯赫，這除了歷年藏者珍秘，未能公諸同好之外，沒有普及的印刷本流傳，亦是一個主要原因。本拓於一九三六、三七年間曾於北京珂羅版精印，據李棧跋文云只印百本；但此版現仍不時於舊書肆購得，印數恐不止此。其後第二次的印刷出版是在一九七七年，即本藏品專刊的第一版，當時只印了五百部，所以不久便售罄了。大約同時，台北均風出版社以北京珂羅版本翻印謀利，妄於首頁加鈐「曝書亭藏」印，並在「出版說明」中云：「……至於馬氏玲瓏館本更未見流傳，現徵得曝書亭主人同意，借出藏品，精印百部，以饗讀者。……」市儈作偽，不必道論，但此盜版卻廣為流傳，東瀛學者研究順德本多引此翻本。

二十多年過去了，印刷照相技術突飛猛進，文物館決定再版順德本，為文物館藏品專刊之一。墨拓、題跋、校字各頁均以彩色原大精印。另附華山廟碑四本逐字剪裝比較，及補訂考證文字，增添輔助圖版，以為碑版學者及書法愛好者研究參考之資。

本篇承師友賜助，馬子雲先生、汪宗衍先生、王壯弘先生，自八十年代初已惠賜教言；馬、汪兩老已先後於八六年及九三年謝世，問學無從，謹致深切悼念。王人聰先生、李潤桓先生亦多方面提供意見，指正謬誤；游學華先生校訂文字，鄒少貞小姐中文打字，在此一併誌謝。

林業強記於沙田吐露港畔
一九九九年六月